闯荡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推荐语
- 自序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推荐语

自序

候机大厅里有些嘈杂，偶尔有播报航班延误和唤人抓紧时间登机的声音，穿破纷乱，扑进耳里。我坐在6号登机口前的硬椅上，等待起飞。又将是一个多月的昼夜混淆苦思冥想辗转腾挪奋笔疾书粉墨登场，然后，仰望漫天烟花，穿过橙黄大街，丢下明亮城市，驰入空旷高速公路，带着央视演播大厅的欢乐余温，回家，团聚……再然后，又是一年。此前，不足一个月之前的那个此前，我还在一个叫《关东大先生》的电视剧组里，作剧本改编和执行导演，时间竟快得如此粗暴，猝不及防。

我知道，我过上了那种让有些人羡慕有些人不屑有些人猜测的生活。其实，生活就是生活——周而复始，又，不断生长新鲜。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循环，骨缝间的沽名钓誉催着我，扎上鸡血，抡圆了前进，几乎目不斜视，耳边虎虎生风。直到编辑让我写这个序，我才猛然刹车，并有些发呆——它究竟所谓何来?

暮然间，看见一个坐在电脑前的胖子——那是，几年前了吧? 那是一个夏天吧，应该有蝉鸣和燠热，应该没有空调，应该开着窗子，应该吃得很饱——他放弃了一个已经坚持许久的某报专栏，开始敲这些不想换饭的字。那是他长大以后，至今为止，唯一一次没有物欲目的的写作，纯粹得让他自己难以置信，他挥汗如雨，他激动莫名。他在书写他曾经熟稔的一个名为年轻的东西。那些个无风的日子，他感觉自己很老了，而事实上，他那一段时间，比他任何时候都年轻。一切的紧张、慌乱、狂喜、酸涩与干涸都是后来的，后来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向名利靠拢，直到这一刻，他坐在冰凉的候机椅上，仍然分外尴尬——他已丢了纯真。

记得，我曾想将你们即将看到的这些字，抛到回收站，并不作别。那是我自以为已经熟悉了影视剧的写作以后，觉得它严重缺乏了矛盾冲突，严重缺乏了起承转合，我觉得一旦将它公之于世，便丢了

手艺。不记得，是怎样一个岔，把这个念头支开了，反正，它被保留了下来。它可真幸运，可能是因为它曾经那样真诚吧－－那是一个人对流淌地追逐，企图力挽狂澜，又无力回天。

当许多个日夜真的奔跑而去，再见它，我感到温暖，我知道，我无法切割那段写它的时间，仿佛做梦，因为，它简单得让我现在汗颜。

该出发了，就说这些，算是序。

0

三十岁来临的时候，我决定盘点一下生活。

很可惜，本以为会是简单地跟自己算个账，可是却始终难以正常进行，记忆像一棵畸形的树，枝丫横生。

我总是在默默抽着烟时，想起那些过往的人，经常在重拾梦想的轨迹旁，看见那些不一样内容，但一样清晰的脸。

我看见他们，还有她们，在不同的时间，不一样的地点向我狂奔而来。我时而豪情万丈，时而满腔愤怒，时而春风满面，时而形容委琐……

烟雾中，血液一会儿冲到我肥胖的头颅，一会儿又直逼我毫无准备的神经末梢。我感到冰凉的爽切和锥心的疼痛。

我被一条无形的链索牵着、拽着、抽打着。

随即，压抑、快乐、疲惫、懊恼、冲动、矛盾、紧张、兴奋……一连串似乎毫无关联的字词在我眼前迸溅出来。

我无法入睡……

1

我妈不知道我为什么和施小君分手，所以，她对此始终保留着遗憾。她说，她一直把小君当作儿媳看待，她很喜欢。

但，现在，她坚决不想让施小君成为我老婆了，理由简单得很——你怎么可以找个离过婚的女人呢?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

妈说，你说呢?

说这些时，我刚刚进入家门不久，斜倚在客厅的沙发上，我看见头顶的日光灯，和几年前一样，泛着惨白的光芒。

须臾，爸从卫生间出来了，举着两只未擦干的手，打量了我一会儿，说，你从奉京跑回来一定有什么事吧?

我说：是的……

但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说了。

妈说，小君刚才突然来了，好像是想通过我们，和你再好，不过，她没明说……对了，她还拿了些水果……你们前后脚。

我说，可真巧。

爸说，是不是你和她设计好的，来试探我们?

我说，我和她很久没联系了，哪来的设计?

爸说，你回来，就是看看我们?

我说，爸，我都30岁了，我个人的事，你们能不能不管?

爸说：你看，还不是和施小君有关?

我说：和她真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赶一块儿了。怎么跟你们说呢……真的，真没关系，我起誓——撒谎我是王八犊子!

你是王八犊子?你是王八犊子，我成什么了?！他妈混蛋逻辑!爸顺手抄起一本书砸到我头上。

妈连忙起身，拉扯着将他拽进卧房，顶上门，门里传来爸高昂的怒骂和摔东西声，很难听。

妈说，你赶快出去躲会儿，他消了气就好了……你也是的，这么大了，怎么张嘴还这么不着四六的，喝酒了吧?

我慌乱提着鞋，一蹦一蹦地，解释，啊……是……和黄韬他们喝了点儿，吃鸡脆骨了，烧烤的……

2

时兴吃烧烤鸡脆骨，是前几年的事，一开始，只出现在我的老家望海——中国北方一座不起眼的小城。

在老家时，我常去的烧烤店是“香梦”和“大花”，现在还有，但是一家做大了，一家因为开的分店太多，经营得顾头不顾腚，快黄了。

做大了的那家，如今牛×儿得有点悬乎，愣是在门口放俩迎客丫头，穿着大红旗袍，两手交叉在凸起的小肚子上，一旦有客人来，一个开门，一个伸出黑手往里请，赶上风大的时候，另一只手还得拽着旗袍开岔，按时髦的说法，怕走光。进去了，有领班给看茶，给微笑。可不知咋回事儿，我就是觉得别扭，不如原来那个脸抹得刷白、龇着大龅牙给我们点菜的老板娘瞅着顺眼。那是真心掏你钱包的笑脸，实在。

是“香梦”的老板娘告诉我，鸡脆骨是长在鸡胸口窝上的一块骨头，指甲盖儿那么大，只一块，像哺乳动物的鞭一样金贵。为了说清位置，她还瘪着嘴、压着双下颏，用中指点了点两个大咂儿中间。

那时，黄韬和还没成他媳妇的小关经常约上我和施小君，在那两家烧烤店没心没肺地吃喝，胡侃。而我们聊的，无非是一些当时认为叫艺术的东西，以及像羊粪蛋一样，哩哩啦啦，分散在各地的朋友们。

3

有必要讲一下我们身处各地的原委。

还是先从自己来吧。

在望海时，我是一家星级酒店的餐饮部餐厅经理，经常西装革履地在酒店里闲逛，看起来趾高气扬的，其实，那是在掩饰自己的虚弱——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儿什么。厨房我管不着，各个餐厅都有自己的主管，全是餐饮部总监的人，我不好插手。说白了，我干的是个闲职，有名无实，想大着胆子往兜里揣黑钱，连机会都没有，很郁闷。

那年元旦，为了排解郁闷，我和黄韬突然跑到省城奉京玩耍。

此间，汪虎在电台做一档名为《外乡客》的节目，我在黄韬和武宁的圈拢下，跟着录了一期。进棚前，武宁一再叮嘱，不能像挤牙膏一样，他问一句，你答一句，要敞开了说，甚至可以胡说八道，所答非所问，反正能剪。

后来，磁带的效果说明，在胡说八道上，我基本达到了武宁的要求。可是，放现在听，那就是垃圾。汪虎彼时就知道这一点，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居然在第二天，趁我还没离开奉京的时候，就插在其他录好的样带之前，播了出来。

武宁、汪虎纯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而我则误以为自己完全是块大牌主持人的料。之前，我在老家做过几次婚礼司仪，总能听见夸我“能压住场”的所谓好评，不管真假，我全信了。所以，在听到收音机里自己的动静之后，我浮想联翩，今后是不是可以真的到奉京来，在这方面沽名钓誉?

那晚，我和黄韬住的澡堂子。

由于方向感历来不强，又是在深夜入住，总是回忆不起来那家浴池的准确位置。

当时，管找小姐不叫找小姐，叫“崩锅儿”。

我和黄韬躺在浴池休息大厅的长椅上，一位服务生悄无声息地走到我们身后，问，两位先生崩一锅儿吗?

我俩愣了愣神儿，看他那扬眉毛撇嘴的样子，差不多明白了意思。

黄韬很真诚地问，多少钱一锅儿?

服务生笑眉耷眼地回答，便宜，二百。

黄韬晃晃脑袋，伸出一个巴掌，忒贵，俺那五毛。

我跟着起哄，你缺心眼儿啊，你！你说那是手摇土锅崩苞米花，人这是微波炉崩的外国奶油的洋苞米花。我又冲着服务生说，见笑啊，他是个土鳖，没见识。

服务生连忙向我解释，您说得也不对，是打炮儿。

黄韬假装来劲，这深更半夜，轰轰地，不影响别人休息呀?

咱这有炮房，再说了，哪能让您在这人多眼杂的地方，也不静心。

我问，火药的? 炸药的? 不能伤着俺们吧?

服务生看我们净打岔，傻笑了一会儿，说了句，打扰二位休息了，倒退着走了。

我和黄韬默不作声地点了根烟，忽然双双笑翻在长椅上。

那时，我们真不是假装纯洁，是牵肠挂肚。

4

黄韬的牵挂，来自小关；我的，来自施小君。

是的，就是施小君。

还是通过我们酒店的财务总监，认识的她。

施小君在一家银行工作，因为酒店建设期欠了银行大量的贷款，所以，银行派她整天过来盯账。

也许是财务总监大姐就有做媒的爱好？也许是她怕施小君较真儿死看着账本，便使了招儿美人计？哎，你别笑，真的，刚工作那段儿，我才128斤，配上1米76的身高，也算凑合，是后来在无所事事地狂吃海喝当中，不知不觉疯长到178斤的。我那经理的差使，就这点好，可以巧立各种名目大吃二喝。

需要说明的是，吃，我无所畏惧，但喝差劲，没酒量，只能对付点儿饮料什么的，人家腹部凸起，叫“啤酒肚”，到我这儿，打大天儿算个“可乐肚”。

施小君起初看我不讨厌，就是听人家说我不沾酒。她也不爱喝酒，沾一点儿就蒙，唯一比我强的是，我喝了满脸通红，有如猴腚，她鼻子不红，即使其他部位红得发青，鼻子也不挂色。

她长得浓眉大眼，皮肤微黑，腰板儿溜直，特别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海报上戴着草帽搭着毛巾支援大寨建设的姑娘。

没人捅破那层窗户纸前，我还敢有事没事找个茬儿，跟她逗两句乐子，可自从财务总监大姐把事儿说明白，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在酒店碰见，充其量点个头，还整得多大事儿似的，脸蛋子发烫。她也有点儿不大自然，笑一下，紧忙着低头。

财务总监大姐问我时，我说听听她那边啥想法。

财务总监大姐问她时，她说再考虑考虑……

我抓破脑袋，也寻思不出她得怎么个考虑，这东西完全是感觉，一堆一块儿都摆这了，行不行，给个痛快话，不就得了吗？

我找黄韬咨询，黄韬先是冲我笑，把我笑得发毛，最后甩了一溜词儿，有可能、八成儿、不一定、没准儿、大概、差不多……

我当时就翻脸了，他妈到底能不能行啊?

黄韬慢吞吞道，她－－妈，能不能行，跟你关系不大，关键还在这丫头个人身上，是吧?

我说，你别废话了，快告诉我，咋样?

黄韬又是一通大笑，你有这劲儿，还不如直接去问她呢。

5

黄韬就是这么个人，能稳住架儿，但我总怀疑，他家火上房了，他还能琢磨一会儿，这火，到底算是固态、液态，还是气态?

他拥有一副小圆脸儿，嘴巴前撅，总像在努力寻摸啥吃的，两颊要么光滑得发青，要么毛茸茸邋邋遢遢——是连鬓胡子带来的恶果。

他从小练书法，后来又鼓捣篆刻（我叫它“抠戳儿”），都是细活儿。大概是引申作用，这厮对传统陋习继承得头头是道。就说喝茶，那玩意儿能怎么地呀，不就是解渴吗？他偏得搞得规规矩矩，各式各样的茶壶茶碗，准备了一大柜，喝不一样的茶还挑不一样的杯，事儿事儿的，看着都腻歪。可我那帮哥们儿里，大多还专爱捧这臭脚。比如大老胡，每次从上海回家，都给他带点儿有关的东西，除了赶上大年送茶具，平时休假也不空手，什么黄山毛峰、天台云雾、龙湫、涌溪火清…… 一罐一罐地拿，据说还都不便宜。我就不明白了，整这个景儿有什么用？这不分明是惯毛病吗?

刘贤、二老胡、武宁、牛波涛这几个厮也那味儿，近两年脾气长了，好不容易聚到一起，没等咋地呢，先沏上一壶，品着。

有一回，我也打算像他们那样腻歪一把，从省城奉京回家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特意跑超市里，给黄韬和大老胡一人买了盒减肥茶。这俩人走在街上经常听到路人对他们的惊叹：哎呀——猪站起来啦！你想想，他们都肥成啥样了？可气的是，这俩人见了我的礼物，不领情不道谢不说，还撇嘴摇头地寒碜我——没文化。

这帮人赶上啥时候来劲儿了，还犯宋代酸文人的臭毛病，坐一起写毛笔字、斗茶，让你感觉雅得都活返祖了，在这工夫，我什么也插不上，就跟着干着急，实在受不了，翻出黄韬家不用的杯子，把他们糟践剩的茶水折进去。由于杯小，只能多拿几只装，摆在我自个儿前面，等凉透了，一口一个，干了。那次，大老胡看我又来这个，说，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姑子妙玉说过这样的话——“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

我说，没空等你们装蛋，润个嗓子比夫妻生活前戏还麻烦。

这方面，他们真不像从俺们这儿蹦跶起来的。

特纯的东北爷们儿，尤其是我老家望海的爷们儿，哪有这么絮烦的，要不就用瓢大口大口灌凉水，从嗓眼儿到尿泡儿不留一点儿缝；要不就是大瓷缸子怒饮花茶——又祛油又满鼻子喷儿香。

这两样，我小时候都有经历，我爸那时在一个叫红螺的小镇，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妈是拖拉机手，他们租的小屋就在农村，小屋所在地好像被当地人称为“下河洼”。有大集的日子，我家前面的河套边上挤满了十里八乡的老百姓。这时，比我大几岁的小犊子，就俩人一伙，用木头杠子抬着桶，去卖水，现——压——的呀——，洋——井——的呀——，一分钱一碗，二分钱管够啦——他们有个不约而同、心照不宣的吆喝法儿，把“管够”喊成“灌狗”。

还有花茶，印象最深的，是照看我的老张大姥（我的望海老家管老爷叫大姥，管姥姥叫小姥）的搪瓷缸子，白色的，印了大红喜字，底儿周围有磕破的黑圈，缸内壁有很厚一层茶渍，深褐的，和老爷子的牙颜色相当。爱和他一起蹲在大槐树底下扒瞎的老头儿，都和他差不多，左手大茶缸，右手夹根报纸条子卷的旱烟，或者举着烟袋锅，装烟末子时，把茶缸很技术地放在膝盖上。

老张大姥说过，“没有这茉莉花茶、蛤蟆癞烟顶着，真熬不过夜。”声音像说评书的单田芳。

他白天带我，晚上帮生产队守牲口。

那种生活是自由的。

6

是的，我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但也尴尬。

不要以为我故意搞得神神道道，真的，我很难找到归属感。

在农村，我不纯粹，我不是地道的乡下孩子，我爸妈都不是种地的。虽然我幼时也在垄沟前面吃新翻出来的花生，吃得晕头转向，吐得眼冒金星，但那并非我家的园子。一群小混蛋排着号偷自己家苞米，我只能臊眉耷眼跟在后面，甘当“白吃饱儿”；进了城，压力“噌噌”上涨，我没上过幼儿园，即使我通过一个破烂铁皮文具盒的上盖，很早就把“小九九”背得滚瓜烂熟。可是我不知道何为纪律，导致我在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因为憋得够戗，上着课跑到教室的后面，掏出小鸡鸡，冲墙一顿狂浇，被老师和同学怒称为“臭流氓”。

我在酒店时，认为自己应该是个记者；成为记者后，认为自己应该是个专业作家；我在老家望海时认为那片林子太小，飞不开；到了省城奉京后，又时常想有个靠海的小屋，能专心写点儿自己想写的东西……

对施小君，也一样。

我弄不清自己是喜欢，还是青春的冲动或欲望。

男女之间，除了一见钟情，多数情况都该是在熟悉之后，才能彼此有些春意盎然。我肯定不是一搭眼就能爱上谁的人，可对她又委实不甚了解，怎么人家财务总监大姐一提，我就动心了呢?

通过多方打探，得知，施小君所说的考虑考虑，是有很大原委的。

其一，她上学时，便是“校花”，追求她的半大小子能有一个加强连；其二，望海某局局长家的公子已经盯了她一年多，各类软硬兼施的二愣子打法儿全比画上了，例如开车尾随、隔三差五送花、年节假日请饭、出没路口长跪，没错，是长跪，由于城市太小，有点儿花边新闻传得疯快，我都听说过，就是没想到故事的女主人公是施小君，

要不是那小子有个官儿爹，这事儿都能上晚报，就算没上，也把他那倒霉爹整得挺狼狈，后来谁一说那位局长，就先加上个定语短语——跪大街那花痴他爹。

你琢磨吧，我的对手或者说那什么——情敌，多猛。

可是，奇怪了，越是听说这些，我还越较上劲儿了……

黄韬、二老胡他们，管这叫“压力变动力”。

我在后面将要讲到的一个叫罗罗的女人，管这叫“男人的征服欲”。

谁对?

7

太累了，不寻思谁对谁错的事了。

反正我知道“征服欲”这东西和面子有关系。

说到“关系”这词儿，倒是想起我们老家的一种语言习惯，说起什么事和什么事之间没有关联，或者什么人跟什么人之间毫不相干，很多人不说与其无关，而是说，不发生关系。俩老娘们儿，在菜市场因为缺斤少两鸡毛蒜皮的事，吵起来了，一个指责对方耍秤杆子，一个干脆不承认这菜是从她那里买的，卖菜的就嚷嚷，你这萝卜跟我也不发生关系呀！你找我干啥呀？！买菜的则反击，我跟你也不发生关系呀！不是你的玩意儿，我找你干你妈后脑勺啊？得，这就动起手来了。

还有面子的事，其实，是人都要。

很多人以为东北汉子特别在乎这个，有时，身边人也这么说，咱北方人就是太好面子了，大钱赚不来，小钱不稀罕赚。胡说八道！东北这片儿水，深浅和别的地方没啥区别，鱼鳖虾蟹一样不缺，不过就是个比重不同罢了。往南说，台湾有个腿脚不利索的歌手，前两年火的时候，不也唱着问岛民吗，钞票和面子问题哪个重要？都一样，人嘛，全好个脸儿。

我也要面子，尤其在面对女孩的问题上。

我总结出一个规律，但凡有过死缠烂打狂追姑娘经历的，都是自信心特别强、有胆量、有韧性的好汉，倒不一定能成啥大事，但最起码都会小有作为。

我活得窝囊，有姑娘冲我示爱，挤眉弄眼，都快把眼仁儿累出来了，我还得观察，看她是不是眼睛有病，或者，是不是逗我玩儿呢，等我都明白了，人早没兴致了。有那豁出去的，干脆当我面直说，问我的态度，我还得装会儿假正经，跟人谈人生的漫长、人类的苦难什么的，气得人脸发紫，恨不能给我个耳光。而哪位姑娘被我相中了，

那是王八掉灶坑——憋气又窝火，我不正经跟人说，要么找人瞎聊，显摆学问，一套一套的，都是历史啊、哲学啊之类的屁话，要么就跟人家像有仇似的，一点好脸儿不给，动辄还找理由跟人吵架，把人弄得特冤枉，碰上心地善良的姑娘，问我，你这是为啥呀，干嘛对我这样，我不欠你啥吧？我还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他妈最近准备当诗人了，你得理解我们诗人——就这气质！

当然，这是上学时候的德行，现在强多了。

8

起码，从施小君那儿开始，有变化了。

但，需要强调，胡搅蛮缠那种手段，至今我还学不来。

能够正面面对施小君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听说她要离开酒店。据说，她每天待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单位，总觉得别扭。我后来干新闻，亲眼看到过这样的标语，“防火、防盗、防记者”。在那时，酒店财务部，暗中的口号是，“防火、防盗、防小君”。这东西，只要当事人不傻，基本上都有察觉。所以，施小君觉得特别压抑，打算调回银行。

知道消息，有些晚，她已经有两三天没来酒店了。

我想，再这么耽搁，恐怕真就一丁点儿戏都没有了，得找到她，然后敞敞亮亮把事说透。同时，还有个特心虚的想法——即使被她给回绝了，也无大所谓，反正她走了，再怎么寒碜，也都烂在彼此肚子里了。

要到她家的电话号码，我直接拨了过去。

我，酒店的——刘言。

……

哦……那个……听说你走了，挺那什么……

……

明天，明天下午，对，下午，想请你吃饭。

……

别说别的，说那些没用，就说能不能去。

……

行，那就两点。

放下电话，我心一顿疯跳，慌忙找了根烟塞到嘴上，点着。

我心理素质就这么差劲，有点事儿，双腿哆嗦，俩手冰凉，脸蛋滚烫，血压、肾上腺素、胆固醇“吱吱”上涨。

我见过各类人遇到突发事件时的表现，拿朋友说，也是大不相同，黄韬面不改色，武宁暴跳如雷，牛波涛口若悬河，汪虎双唇收紧，刘贤眼露寒光……

最让我佩服的是郁东庆，这哥们儿，个子不高，小眼睛，大鼻子，大嘴，气韵上挺像演员王学兵，比王学兵黑，脸上包多。

有一次，我们在望海新华书店门前，站着聊天，一个三十多岁丑汉，骑着没闸的自行车径直向我们冲来，“哐哧”一下撞在郁东庆左大腿里侧，仅差五公分就毁了他的“老二”，那人不但没道歉，反而骂骂咧咧，你他妈电线杆子啊，不能动弹?

我刚要上去替郁东庆辩解，郁东庆居然把我拦住了，大哥，我没事儿，你回头好好收拾收拾车闸吧。说话时，他的嘴角还是上翘的，似乎顶得挺舒服。没想到的是，丑汉得理不让人

——小王八犊子跟我犯贱是吧，装他妈什么大度！话音没落，他扬手就扇郁东庆，郁东庆往后一闪，躲过去了，我连忙去抱丑汉，和丑汉撕扯中，也没注意郁东庆，以为他趁机跑了，可再抬眼，郁东庆又背着手笑呵呵地回来了，刘言你躲开，看他能咋地? 我一松手，那丑汉就冲他过去了，郁东庆飞快地抡起俩膀子，这时，我和围观的人都看清了，他一手抓了个汽水瓶，的确，用“上下翻飞”这词儿绝不过分，不到两分钟，丑汉就已经血葫芦似的，呻吟着倒在地上，在此过程中，郁东庆始终笑着，只是嘴里一直在嘀咕，要和丑汉的妈妈做爱。

我们在警车到来前，逃了。后来，郁东庆竟从没提过这一出儿，好像没发生过。

9

什么事都当没发生过，行吗?

这话在以后的日子里，施小君没少跟我说。

但可能吗? 至少我做起来非常费劲。我是一个生活在过去和将来的人，依靠一些从前的所谓“温暖”，滋润着自己，也仰仗着意料不到的痛苦刺激着神经。我需要没有到来的东西，因为我看不见它的形状，琢磨不清它的样子。

从上小学开始，老师就告诉我们要有计划，还要有长远的规划，可我总在设计了之后，被这些东西无情地戏耍嘲弄，但很好玩儿。

前两年流行的说法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至今没听说谁否定这个。

佛教里有个提法——无常。对，就是它。西藏很多著名的禅观大师，在每天临睡前都把杯子倒空，扣起来，他们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看到日出。可是，他们比我牛的地方就在态度上，无所谓，死? 压根儿就很平常。

我不灵，我缺乏信仰。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会下意识地寻思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一切，没脸。

在约好施小君的那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

我想她的模样，头发短短的，削得很碎，眼睛大大的，眼白有些接近淡蓝，睫毛长长的，有点往上翘，小嘴红红的，像涂过隐去光泽的唇膏，她不该穿那身该死的银行工装，应该换上褪了色的军绿，那就更精神了。

我固执地认为，和我年龄相仿的家伙，只是看着她漂亮，才纷纷将脑袋削尖了，往她眼皮底下钻，根本没有领会到她身上散发的那种我们没有经历过，却依稀存在着的上山下乡时代的气质。

我想，我应该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赶着架大马车，去她家找她，怀里揣着本伟人语录之类的书，可是，她会理解我的意图吗？马车到哪借去？即使真的借到了，跑在城市的大道上，就算警察不管，也会有精神病院的过来收我。

唉，还是省省吧，就打车过去接算了。

见了面，说啥？

看她平时也不爱说话，又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怎么开头呢？

对了，还是先从她要离开酒店说起，表示一下挽留的意思，可我有什么叫人留下来的权力和理由？

有，就说离不开她，希望能够天天见到她。天啊！这也太酸了吧？她听了不会笑出来吧？她要笑了，我就傻眼了。

管她呢！笑就笑吧，我就严肃着，直奔主题，“哇哇”表白，深情一些，本来也不是闹着玩儿的事，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在哪说呢？怎么也得找个环境幽雅、闲人免进的地方吧？这可难了，当时的望海，就没有可以让你装会儿浪漫的地方。

想起来了，到二老胡家的楼去，他家承包了渔场，都在海边伺候竹节虾呢，星期礼拜回城一趟，平时，房子全靠他看着。他又忙着管理那个破败不堪的冷饮厂，很难过去，正好替他给他家的君子兰浇浇水。

就这么定了。

我还是睡不着……

二老胡会不会不同意？

10

二老胡，有学问，也紧跟时尚，但都在脑子里，看外表，不明显。

在这方面他和大老胡差不多。

需要说明白的是，他们俩只是同姓，或许几百年前有些血脉关联，到了他们这辈儿上，只剩朋友这层了。他们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大老胡是独生子，至今未婚，二老胡家中兄妹三人，他是老大，且，已经告别光棍队伍；二、大老胡高大威猛，卷发，络腮胡，沉默寡言，如旧上海印度巡捕，二老胡瘦弱斯文，直发，白脸，能言善辩，像旧时的书生。

而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是知识结构比较庞杂。

我们都在一起时，就称他们俩是“杂家”，说啥，他们都懂，都可以参与，但什么也不做，老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站在一边。我想，这有他们各自性格对他们本身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参加工作太早，没怎么样呢，先定型了。另外，他们也是那种不管谁的家长见了，都认为是好孩子的人，棱角本来就不甚分明，这么一夸，就更往圆了磨了。

那时，我经常去二老胡工作的冷饮厂玩儿，给他看新写的小说，听他的意见，还瞪俩大眼睛分析当代文学走势，琢磨来琢磨去，感觉时间紧任务重——我要不赶快拿出作品来，中国文坛就没救了。按说，当时我也不算太小了，可愣是没把这想法当笑话。二老胡天生心地善良，怕伤了我的自尊，也不把我晃荡清醒了，只负责鼓励，给我弄得自信心极度膨胀。

回头看，我那些曾经奉为至宝的文字，实在臭得要命。

但，没有二老胡他们，我会坚持到此时此刻吗?

二老胡对我的支持，哪止这些?

还是说和施小君的事儿。

我跟二老胡羞羞答答、磕磕巴巴把借钥匙的问题挤出来，他立刻就把手伸到裤腰钥匙扣上了——这是防盗门的，这是二门的，开二门得往上使劲提着点儿，要不，拧折了也打不开。你俩干脆就在我家吃得了，罐里有气儿，葱姜蒜现成的，买两瓶啤酒，买点菜就行，又省，又能露一手，为以后过日子，先练着，挺好。

11

过日子，这东西我还真没寻思过。

谈恋爱还和那有关呀？这是二老胡和我说完那些话之后，我脑子里不经意闪过的念头。我的确没把自己当熟透了的瓜，可事实上，我的同学已经有抱着孩子四处闲逛的了，每当在街上看见他们，指着我，让怀里的崽子叫舅舅或叔叔，我总是有点儿不太自然，甚至有时逼急了，还傻了吧唧的，冲着胖乎乎的小奶荒子说，叫哥哥就行。每每如此，我的同学都笑得像真捡了个大外甥似的，还一个劲儿地叨咕，那可不行，那不让你吃亏了吗？一听这话，我就特别来气，心中难免暗想，我他妈吃什么亏了？我就年轻了！怎么地？！

不管怎么想了，施小君的事还是个问题。

正如我前面所说，一切都不像我的预想。

我没有大马车可驾驭，也没打车，时间太富余了，从二老胡那离开，就没什么事儿，即使有事儿，我估计我也干不下去，骑着车在街上晃了很长时间，才到下午一点钟，我没心思吃任何东西，稀里糊涂地，就找到了施小君家的楼下。

那儿临马路有一排柳树，我把自行车支在一边，坐在路牙子上拼命抽烟，同时看着楼门。我想哼哼一支能抒发此刻感觉的歌，但每一支都只在鼻子里蹓达出两声就断了，还是抽烟吧，唉……

快到两点的时候，我到一家在一楼顺窗户开的小卖店买了块口香糖，“呱嗒呱嗒”地嚼，好像频率和秒针跳动一致，很急。

她咋还没出来呢？

她咋还不出来？

她咋地了？

两点马上就到了，她咋……

她……

她出来了！

穿着黑色的长裙，有点儿晚礼服的味道。
可惜我忘了拿束花，或者，根本就没这概念。
我站起身，拍了拍屁股，走过去，竟然有些气喘吁吁的。
哎——
唉！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
啊，不，不长……那啥……那个……
啥？
你穿这裙子……
呵呵，好看吗？
像鸡。

12

我嘴臭。这话在我望海老家的语言体系当中，就是说话不招人待见的意思。

说实话，正常聊天我还能对付，可就是关键时刻，想耍点幽默那会儿，大脑和口腔的联系就完全失控了，不是磕磕绊绊，便是形容词运用得极其拙劣，事与愿违。而我的朋友们，和我完全不同，特别是武宁、牛波涛，遇事简直妙语连珠。这大概和先天脑细胞发育，以及后天的玩命自我训练有极大的关系。

谁都得承认武宁的聪明，虽然，他出生在愚人节。

若把他脑袋扔智力测试仪里，恐怕真能把机器震傻了。我和他，还有牛波涛，小学就在一所学校，他比牛波涛大一届，牛波涛比我大一届。记得我四年级时，望海举行过一回少儿智力竞赛，我们仨都入选了校队，每天放学以后，大伙儿都跟着大队辅导员操练各种古怪习题，唯有武宁不理这茬儿，下学铃声一响，便逃之大吉，具体去向不详，有说到图书馆连借带偷印刷品去了，有说他跟踪女孩去也。反正老师拿他没办法，一怒之下，将其开除出“精英”队伍，但到临参赛测验时，他居然又死磨硬泡地回来了，且成绩明显高出平均线。到决赛时，该生表现得生龙活虎，笔试中，在睡一觉的情况下，还得了全市第一名，扣的零星小分，是错别字。

我们这群人鼓捣过的东西，武宁全沾过，什么书法、篆刻、绘画、写作、相声、表演、主持……样样不落人后。他从事过的行业更是五花八门，除了当采购员没揩着油儿，练地摊、作广告策划、广告营销、演员、电视台策划、电台主持人、电台节目监制、卖盒饭、教育机构执行经理人等等等等，无一例外赚得钵满盆盈。

他长了个倒鸭梨状的脑袋，俗称“南北头”，即使如今发福，脸盘也宽不过太阳穴以上部位，活脱脱中国版阿甘。他二十岁以前瘦弱如

猴，眼下挺胸叠肚，公开说身高176厘米，体重176斤……其实，早就过200斤了。

不管牛波涛爱不爱听，我都得说，他和我的智商是肯定比不过武宁的，但牛波涛也绝不是笨人，而且对自己的喜好有种一根筋的精神。这厮自小喜欢相声、京剧、书法，到眼下仍没丢弃。

老家望海的语言环境，说白了真是不好，平翘舌不分，尾音夸张上扬，主语倒置。

倒想起牛波涛用家乡方言演绎的一个段子，说有个平日特别拽的流氓，蹲在法院门口，正好碰见邻居了，邻居问他，搁这旮——蔫头耷脑地干哈——呢呀，大格（哥）？流氓说，打官——市（司）呢。邻居也好事儿，打官市（司）——眨（咋）地，原告儿、被告儿——啊？流氓回答，他妈地，被告儿——我。邻居还跟着乱拍马屁，被告儿好啊——指定是给谁整受伤了啊？流氓摇头，被告好啥——呀？给银（人）打错骨缝儿（骨折）啦——弄不好蹲笆篱子（进牢），我得。半个月后，邻居又在法院门口看见流氓，眨（咋）又搁这旮撞着了呢——咱俩？流氓抽着烟，也不抬头，还是打官市（司）——呗。邻居还在那问，这回原告儿、被告儿——啊？流氓还不看他，原告儿。邻居来劲儿了，妈亲呐——这把可真牛×——，你。流氓扔掉烟头，牛啥×呀，你大嫂子叫银（人）强暴咧！

就是在这样的口语范围里，牛波涛硬是把持住了，将普通话练得非常标准。

据说，到省城奉京一家剧团后，他为了练习胸腔共鸣，大冬天的，天儿没亮就跑到租住房附近小山上吊嗓子。这也是有基础，他在望海时，便经常在公园小树林里，冲着树丛叨咕绕口令，很长时间里，大伙儿都以为他是在偷窥青年男女谈恋爱呢。

这都是专业上的，为吃口饭，也应该。

实际上，此人最厉害的是对话反应，堪称机智。

他是很端正的方脸，额头有块疤，不笑时，略显凶。前些年戴瓶底子一样厚的眼镜，最近因为演戏的需要，改隐形了。他高大，但看起来不是特别威猛，大概和整天价拾掇得干干净净有关。

有一次，我、他及武宁在一起吃饭，说起他这两年开始掉头发的现象，我说，可能是肾亏导致的，武宁笑嘻嘻地接着道，听说牛波涛好像某些方面不行了——三分钟。牛波涛马上抢过话锋，对，确实差劲了，两次之间，得休息三分钟了。

13

我曾为三分钟祈祷过，你信吗?

人总会为一些事情闹心，没工作想工作，有工作想发财，没情人想情人，有情人想自由，有了合法手续想要孩子，就是种不上，四处求医问药，没结婚证的野鸳鸯，不想生，可又一枪一个，害得满世界寻找不容易遇见熟人的诊所撕心裂肺……

表面上，根本没法看出一个人究竟咋样，整天愁眉苦脸的，不一定就是真郁闷了；到处撒欢，24小时咧嘴的，兴许是满肚子孬糟，这个我清楚。不熟的，有说我八面玲珑，热情洋溢的；有说我桀骜不驯，冷得像冰的。都对。我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可也不是露出啥样就啥心情。

和我说出的话差不多，我说施小君穿黑裙子像鸡，其实不是那意思，我想说的是时髦，我真觉得有些特殊领域的女子挺推动服饰时尚潮流的。

施小君听到我那样说，并没作出什么剧烈反应，甚至没反驳，仅仅是不大高兴地撅了撅嘴，然后便问我，去哪儿？到我家坐坐?

我说，你就上车吧。

在一个马路市场，我们买了一兜蚬子、半斤花生、两根蒜肠、两个地瓜。

二老胡家的油烟机有些报老，叫唤的声特大，吸不进去多少烟，我咳嗽着挽起衬衣的袖口，频频掂勺——辣炒蚬子，火小可不行，这辣椒末是纯的，真呛。我边叨咕着，边侧过脸，看倚在厨房门口的施小君，她笑成了一朵花。

尝尝！绝对馆子味儿，还行吧?

我把花生倒入干锅，拨拢。这个，是我小时最爱吃的，当零食……盐水，谢了！“哧啦”一股水气升腾而起，得把水炒干，相当牛×了。过去都是盐水炒黄豆，但我妈文明，我要出门就不让吃那个，知

道为啥吗？呵呵，一个黄豆一个屁，我嘴馋，吃多了，再灌点儿凉水，呛点风，那就是屁股蛋子上拴挂鞭了——能响成一串！别笑，你没经验，这是生活。

做拔丝地瓜的时候，因为没敢使劲儿糟蹋二老胡家的豆油，搞砸了，出来的地瓜块儿个顶个黑乎乎，装在盘子里，像小煤堆。我说丢手艺了丢手艺了。她说，还行，可以算个特色菜。

我们都不会喝酒，也不爱喝酒，可是那天却连连碰杯。

我是想以酒壮胆。

她呢，她是为了什么？

我忘了我胡说了些什么，总之是犯了以前的毛病，下嘴千言，离题万里。

我们都有点儿激动，相识恨晚。

后来，我们到二老胡的书房，各自翻弄一些书。我们被酒精浸润得红彤彤的皮肤渐渐在黄昏来临之际变得粉嫩柔和。

我找到二老胡的随身听，又打开两节5号电池，装上，听。

音乐瀑布般从天而降，我几乎被震晕。

须臾，我把一只耳机放到施小君的耳朵眼儿，我摇头晃脑，怎么样？她微笑点头，身体随节奏轻轻颤抖。我把音量调到最大，将另一只耳机也给了她。

外面的夕阳，落了。

我屏着呼吸，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颤了一下，很轻的。我缓慢地收拢手臂，搂紧，空气仿佛一下变得沉重，我的嘴唇离她很近，她好像躲了躲，还是迎我而来。我们的嘴唇匆忙碰了一下，分开了，很快又吸引到一起，湿漉漉的。我们摔倒在地板上，我的脑子彻底变得一无所有。我想冲进去，我从没有那样野蛮，我像一个吹到最薄的气球，我寻找接纳我的天地，疯狂而迷茫，在即将抵达的一刹那，我爆裂了……

14

应了“四大快”。

好多年前，东北时兴归纳“四大什么什么”，现在，媒体在做小标题的时候还有这习惯，却寡淡无味，没有民间总结玩得精辟，深入人心。原因很清楚，老百姓的东西，直接、实在、准确，什么东西做到极致，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结果，虚头巴脑的玩意儿，从来都是招人烦的。比如说“紧”，报纸曾经在某个会议之后，列出“四大”：工人的双拳、大家的时间等等，味同嚼蜡。其实，正版的是：孙悟空的帽儿、乳房罩儿、游泳裤衩儿、避孕套儿，多生动。我应的那个，是以下四个之一：飞毛腿、火箭炮、男人破身、拍电报。

说出来，并不代表我没把那当回事，我很紧张。

明白人都知道，情绪是影响事情质量的。

我当时肯定不懂，甚至，打击剧烈。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心里求助各种听过名号的神仙，希望他们赐予我力量。

而从二老胡家离开后的第二天开始，施小君又回到了酒店。

我也是从那时知道，实际上，她和那个局长家的公子，并不像我与大家想象得那么干净和简单。

她之所以敢冒着被银行开除的危险，擅自离岗，等待调动，是因为那位公子哥儿给过她承诺，帮她进入政府部门。而能够谈到这些，是由于施小君在前不久已经答应做局长家的儿媳妇。

既然答应了，她自然也就尽了媳妇的义务。

这当然是施小君告诉我的，她还跟我说，她不是情愿的，她只是觉得那人心很诚，那人在逼她就范时说，我会负责的。

靠，真够俗的。

施小君说，谁让你不早主动点儿，财务总监大姐给咱传话儿，你也没反应，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我才……

我说，别恶心了，你们那是利益交换。

她死活不承认。

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我感觉你更好，有才。

往常谁这么说，我虽然假装谦虚不在意，其实心花怒放。这回，不知咋地，我感觉有点儿不是滋味儿。

我说，你最好别拿我和别人比较，我膈应。

她说，好吧。然后又跟了一句，我可能是真爱上你了。

我脑子里白茫茫的。

15

施小君回到酒店后，我们还保持着过去的姿态，但我心里已经开锅了。我爱上她了吗？我拿不准。

一个星期之后，我在二老胡工作的冷饮厂见到了黄韬。

二老胡问我，咋样了，刘言，有谱儿吗？

我吭哧了老半天，还是交代了。

在我家就……啊？二老胡惊诧地两手悬在半空。不能吧？他不是很信。

黄韬在一旁抿嘴笑。

那啥……也、也没太成功，我俩手生……是吧？

是你手生吧？黄韬举着支烟看我。

谁说的，我们——手都生，她特纯洁！

二老胡很是奇怪地望了天花板好一会儿，自己点了根烟，很重地抽了一口。

你小子胆儿可太大了。他突然说了一句。

有几个像你那么土鳖的？我开始得意，啥年月了，是吧，黄韬。

黄韬弹了弹烟灰，别问我，啊，我可纯洁，嘿嘿。

你说，我要有你这虎劲儿，是不是也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二老胡问我。

那不一定，关键是人家女孩儿看不看得上你。就说我这事，一开始还以为是勾引人家呢，其实是中了人家的美人计……

不吹牛×，能死啊？

爱这玩意儿真他妈怪劲儿了，二老胡由衷感叹。

我知道，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事。

黄韬还是笑，赶明儿个，我去单位给你要点儿计生用品。

他那天没戴眼镜，连鬓胡子也没清理，看起来挺脏。

二老胡不同，清清爽爽，还人五人六地扎着根儿领带。

16

朋友在一起，很少有谁穿得板儿板儿的，二老胡往往是特例，总像个过气的男明星一样，打扮得又衰又庄严。但不能否认，他的本心绝对是单纯的。

二老胡有过一段青涩而漫长的暗恋，也是初恋。

是他初中的一个同学，很漂亮，更准确些说，是端庄，又白又高，丹凤眼，但气质温文尔雅，还带点儿华贵。有电视剧要让她演个皇后、皇妃，一点儿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可实际上，她是个药店的营业员。倒不是说这行业不好，是总感觉她应该干别的什么，更符合她身上的那股劲儿。

据说，从见到这姑娘的第一次，二老胡就蒙了，他没见过能把一件破棉猴儿穿得那样精彩的，一条“马尾巴”规矩地耷拉在后脑勺，大概那时，二老胡就以为有柔顺头发的人，都有一颗柔顺的心吧。

二老胡就把这心思生拉拉撂在肚子里许多年，即便他们又念了同一所职业高中，他也没表露一丁点儿意思。他对自己也真够狠的，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忘掉，或者，事业有成之后，再开着宝马、凯迪拉克什么的去找人家。结果，很烦躁，每次总是在快忘了这姑娘的时候，她就偏偏在什么地方遇见二老胡，见面又总是匆匆忙忙，没机会说多了，把二老胡给弄得五内俱焚。

大家要一起离开家乡时，唯独二老胡表示不感兴趣，说冷饮厂方方面面对他不薄，他得帮人家闯过难关。也许，他确实这么想。可我总怀疑与那个姑娘有关，他心里是打了个结儿呀。

17

施小君也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儿。

我们在那以后，经常偷偷约会，我管不住自己，所谓沉迷吧。

也许是靠累积，我的身体状态渐入佳境，可是心却越发混乱。

施小君告诉我，那个局长家的公子最近不怎么联系她了。我问原因，施小君遮掩了几句，还是说了，他怀疑我以前跟过别人，因为第一次，没有……

那你是不是真跟过别人啊?

施小君急得要掉眼泪，真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没有，你咋也这样啊？你不是说不介意这个吗?

我不吭声。

我是说过，那是在第一次成功之后的疲倦中，好像是认为能跟她这样也挺不错的。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心理，我是在她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我害怕脱离她会导致再度失灵。

是的，变成了一种依赖。也许这种依赖会衍生情感。

为了能和她在一起，我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提供空房子的朋友，甚至，有一回坐了四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着跑到一个哥们儿在农村的姥姥家。

她从不拒绝我，无论我的要求多么不体面。

她说的话，现在想，都让我感动－－我要帮你建立一个男人应有的信心！

可是，我怎么也挥不掉那个王八蛋捷足先登带给我的愤怒和嫉妒。有时在疯狂的过程中，这个念头还会猛然闪现，我不是顿觉索然无味，就是像一个变态般的肆意发泄，不计后果。

在农村那次，我心情大起大落。

我想起了很多从外乡作家小说里看过的龌龊。

东北人不会这样，表面粗野，实则细腻。东北是个大移民区，从前的大户人家，二三百年前就和老汗王努尔哈赤的子孙进京了，现如今的绝大多数人群，都是因为战火、饥荒、工业大发展成批涌进来的山东、河北人的后裔，所以真正的土著很少，缺乏传统文化历史。

但正常的生活总还是有的，记得一位蒙古族作家在他的一篇散文里甩过一个小段儿：说县城里的官员到乡下搞调研，问老农，农闲时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老农回答，有——就是看看电影、搞搞破鞋。

我相信。

也就此推断，我们东北人身体绝对不孬，欲望是正常的，都是吃五谷杂粮嘛，也有助于繁衍。

在大炕上翻腾，下面是秫秸皮编成的席子，坚硬，冰凉，但鼓舞士气。

一身大汗，躺下来。

我说，你能不能就和那小子彻底断了？你说咱算咋回事啊？

她说，别急，行吗？

18

在等待施小君作出了断的那阵子，她去了几次我们家。

我爸妈很喜欢她，东一句西一句地和她聊天，想是要了解一下未来儿媳的家庭状况什么的吧。看着他们一左一右，问来问去，我竟然有些莫名其妙的伤感，我不知道这和爱情究竟有什么关系。每当家里出现这样局面的时候，我都一个人躺到自己房间的床上去，两眼盯着天花板，一直到感觉眼眶发酸。我想了些什么呢？我不记得了。

此间，我在参加一个聚会时，又认识了另一个女孩儿。

我还把这个女孩儿带到了二老胡的冷饮厂。二老胡没反应过来，未等我介绍，就热情地和人家打招呼，哈哈哈，我知道你，施小君，是吧？久仰，久仰！

我慌慌张张解释，你什么脑子啊？施小君是黄韬的女朋友。

二老胡立刻醒过神来，我靠，这事儿闹的，我整混了，你叫——？

温璇。

温璇人很内向，白白净净，似乎有些弱不禁风。

二老胡小声问我，啥时换的，咋没听你说呢？

我笑嘻嘻地回答，没换，这是友情客串。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啊……

温璇肯定是把我当成恋人了，她送了我一件色彩明快的毛背心，说是连夜亲手织的。

我说，不要，我不喜欢穿这东西。

她当场就哭了。

我也感觉到自己的唐突和混蛋，就往回遮，逗你玩呢，你看你？

有你这么逗的吗？呜……

我把她搂到怀里，她变成一抽一抽的哽咽。

经过施小君，我的胆子变得出奇的大，对温璇，几乎是毫不手软。在她家，她的小床上，我老练地结束了她的女孩儿时代。

温璇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会哭出来，她仅仅是看着匆忙套上衣服的我，沉默不语。

你不会恨我吧?

有点儿疼。她好像自己和自己在说话。

她用毯子盖住大腿，倚在床上，头发有些乱。

听说，你和一个银行的女孩……挺好?

没有啊，我脑门瞬间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真没有。

那你脸红啥?

我脸红了吗？不会吧，你听谁胡说啦？我整理好衣裤，坐到她的床沿。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只要你告诉我实话，我不怪你。她真像很冷静的样子。

别听他们瞎白话，净他妈扯老婆舌，根本没那码子戏，是我们单位财务总监，乱点鸳鸯谱，给我介绍了一回，我没答应。我开始镇定下来。

你保证?

啊，我保证，我发誓……

她一下搂住我的脖子，用下颏蹭我的脸，我就是问问，我信你。

19

干吗要相信我?

这是又过了段时间以后，我在电话里对施小君说的话。

施小君带着哭腔说，好，我不信你，我早就看出你在乎那个了，可我能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和别人了，你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行吗?

你说呢，可能吗?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会对你特别特别好。

咱们刚接触多久啊，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我真的爱你！真的！

她的声音堵到了我的胸口。

我叹了口气，眼睛一阵阵的发涩。

还是去见她吧。

我奔走在施小君和温璇之间，衡量着两个人，亲近着两个人，躲避着两个人。

温璇和施小君最大的不同是被动，她从来不找我，只等着我的电话。

因为这，我反倒更愿意去约温璇，她在温存时，很沉静，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闭着眼。

我想，有可能这才是个正经女人的样儿。

施小君还没有完全摆脱局长家的公子，我也渐渐失去了耐心。

可是，施小君说，你再给我一个月时间，最后一个月。

我没答腔，随她便吧，爱咋咋地，我有温璇。

而施小君在这段时间，不知怎么弄的，和我们部门咖啡廊的女主管成了好朋友，找个机会，俩人便在一起嘀嘀咕咕，所以她晃荡到餐饮部来，倒好像挺正常，虽然有很多人知道我俩之间似乎不一般，传闻四起，但她什么都不在乎了。

很快，圣诞节到了，我们酒店搞了场大型的自助餐会，社会各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还来了很多杂七杂八混饭看热闹的，就连洗碗大姐们，也悄悄打开后窗，放进了她们家的老爷们儿和丫头小子，这些猴急的家伙，身上的土还没扑落净呢，就一猛子扎到餐台前，大快朵颐。

那个局长家的公子也来了，施小君是后到的，他们坐在一个角落，没去盛食品，一直在说话。我近视，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服务员经过他们身旁时，那小子，很牛地扬了扬手，要了杯啤酒。他们始终说个不停，好像施小君说得更多。

我心里像着大火了一样。

后来，温璇也来了，和她俩朋友。我假装很绅士地过去和她们寒暄了几句，她的俩朋友笑眯眯地和我扯了两句淡，其中一个还操着假冒伪劣港台腔叮嘱我，你要好好对小璇哦。我说，真没想到温璇还有台北来的朋友，温璇和另一个人笑了，她是正宗东北的。

温璇她们吃东西的时候，我注意到，局长家公子拿起个包儿，夹在腋下，走了。施小君低着头，用手挡着眼睛，直接奔我的办公室方向而去。

我在各个餐厅转了两圈，回到了办公室，打开门，看见施小君含着泪冲我笑，旁边是温璇。

20

聪明人早就该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而我不是，我总以为我是幸运的，神不知鬼不觉。

施小君坐在我的转椅上，温璇极不自然地微笑着，坐在客用沙发一边。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并不热，可我把西服脱了下来。

我对施小君说，你对象呢，走了？然后，偷眼看温璇。

他答应跟我黄了。

什么答不答应跟你黄的?

我们……

我们？什么我们？我们怎么了？哦，他甩了你，你又上我这诉苦来了？那什么……对不起，一、我有工作，你看见了，今天我们很忙；二，我还有朋友过来了，我不希望因为你，影响她的心情，好了，有事以后再说，再见！

施小君显然对我这样的话没有准备，愣住了。

不好意思，我要拿桌子里的东西，麻烦你躲开一下。

施小君无力地站起来。

还有事吗？我还有事。

施小君眼泪夺眶而出，迅速转身，疾步走出我的办公室。

我喘了很大一口气，这人，真他妈……

温璇不出声地看了我好一会儿，说，你挺凶啊，我没看出来。

啥人啥对待，是吧，她这种，你不整点儿狠的，没完。

那也过分了，人家又没惹着你，她谁呀?

就你知道那个，银行的，跟我们部门一个姑娘最近处得不错，这两天，有空就来聊聊，没承想，拿我办公室当诉苦大会会场了。

呵，凭我的直觉，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你爱咋想咋想吧。我一屁股坐到转椅上，感觉很疲倦。

也要把我撵出去吗?

没有，我有点儿累，你怎么找到我办公室的?

打听呗，你累了？我那两个朋友还想找你到KTV通宵呢。

行，等我忙完了。

我送温璇出来的时候，看见施小君坐在咖啡廊，正对着我，目光呆滞。

21

我和温璇她们去唱歌时，心情一直不太好，似乎老有双眼睛盯着我，去卫生间穿过走廊时，看见一个女孩儿的身影，从另一头一闪而过，很像施小君。

我在电话中很强硬地对施小君说，记住，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谁也不欠谁。

我开始尽量投入地去喜欢温璇，在酒店碰见施小君，视若无睹。

快到春节的时候，我和温璇去买烟花。

路上，温璇说，我……很长时间没来了，可能……

不会吧，再等等看。

我装得很平静，可胸口像擂起大鼓似的。

咱应该检查一下，你说呢？温璇和我在一家快餐店吃饭时，她问了一句。

要是真的，咋办？我想她会这样问我，我抢在前面先问了她。

做掉呗，还能留着？

还是留着吧，毕竟是……干脆咱就结婚得了。我听她那样说，感觉松了口气，嘴上说的却不一样。

温璇露出很幸福的笑，那不行，我还没想好呢。

我急忙跟话，那就做掉。

瞬间，温璇眼睛里流出失望。

一个寸把儿长的小条，放到尿液里，如果出现一道红杠，是阴性；假如是两道，那么就是相反的答案。我是少先队员的时候，是多么希望胳膊上多一条杠啊，可此时，看见那玩意儿一点点红起来，心态恰恰是相反的，像一场嘲弄，一条，啊，是一条……啊？不对……后面那条也出现了，色很快深了，天啊！

腊月二十八这天，你干吗了？谁都不好回答。可谁要问我那年的那天，我马上会想起来。因为没有腊月三十，二十九就是除夕了，这

是它的前一天，街道上，每个人都在兴高采烈地准备过年，我们却跑到医院的妇产科。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抽掉了半盒烟。

温璇跌跌撞撞地走出来，脸色苍白。

我吭哧瘪肚地问，没，没啥事吧?

她径直上了一台等客的出租车。

我们在车上，谁也不说话，各自想心事。

我听说，施小君最近经常出入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吧，舞曲响起时，随便谁，只要伸出手，她就投入人家怀中，抱得紧紧的，甚至有人说，看见她坐进一些纨绔子弟的车里，深更半夜，绝尘而去。

我控制不住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

我实在不想让她变成那个样儿。

22

大年初二。

我在酒店的食堂外拉住施小君。

她挣了几下，还是跟我走了。

我请了半天假，和施小君到二老胡的冷饮厂。

我说，你回家过年吧，我替你看会儿。

二老胡看着我们，愣了，但还是穿上了大衣，扔下一把钥匙，有人来批发冰棍儿，你到冷库给取。

二老胡走后，我反锁上大门，撤掉了“照常营业”的破牌子，走回他的值班室。

施小君麻木地站在屋子中央，也不看我。我脱掉皮夹克，抱她，被她一把推开，我再抱，她转过身，非常僵硬。

没有暖气，很冷。

我从后面环抱着她。只有我轻微的喘息声和颤栗。阳光虚弱地淌进来，淡淡的。

施小君泪流满面。

到这时，我意识到，我其实挺爱施小君的，可能有性的成分，但是，还是爱。我也是从那个阶段，形成了对爱的定义。这东西，实际是一种自私，一个很缺乏理智的嫉妒，它占据你心很大的位置，你若想认可，也必须理解、宽容。它是矛盾的，所以，必然有剧烈的痛苦产生，没有这个滋味儿，只一味的甜蜜，绝不是纯正的爱情，或者说还不是完整的爱情。

我从不介意温璇的行为、想法，那些好像和我无关。

而施小君不同，她说喜欢哪个男明星，我都有些发酸。

我想，我该回到施小君身边。

初四。

我望海老家的亲戚都到我家来了。

大清早起来，迎着漫天乱飘的雪花，和弟弟妹妹们放了一挂很长的鞭，唧唧喳喳笑闹。

中午，我妈蒸了一大锅酸菜馅饺子，一开锅盖，满屋热气腾腾。饺子夹到大盆里，没等上桌，就被你一个我一个抓跑了小一半儿。

大家嘻嘻哈哈聚到一起，能喝白的喝白的，善饮啤的饮啤的，我这样的，就和老姨、舅妈，还有一帮小孩崽子喝饮料，各个腮帮溜鼓，满脑袋冒汗，喜气洋洋。

正吃喝得带劲儿的时候，我手机响了。

23

过年好啊……啊？啊，温璇呐。

我离开饭桌，走到小屋，老舅的小儿子欠儿灯似的跟进来。

我昨天咋没给你打电话？这不忙吗，你也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呀，我还当你没记住我号呢。是，是，是特殊时期，我是该关心你点儿，给你整点儿好的，补补，可这不是过年吗，谁家没好吃喝，还用我显啥能耐？再说，这都啥时代了，平时吃的也不次啊，多休息就行，啊。你在哪呢？我家楼附近？你咋找着的？好，好，我不管，你自己找着的，你厉害，行了吧？可……不是我说你，你啥情况自己不知道啊？还瞎出溜啥啊？赶快回家！快点儿……

我说着话，趴到小屋的窗台，向下张望。老舅的小儿子也跟着挤上来。

我没在家，外边呢，和几个哥们儿，说了你也不认识。

哥，你撒谎。

滚一边去，没你事！啊，不是说你，有个朋友凑过来听咱俩说话。

哥，你还撒谎。

告你滚一边去，你没听见呐？！那啥，他还听，你也是，赶快回家吧。

外面大雪依旧，地上铺了很白很厚的一层，我们留下的红艳艳的鞭炮碎屑不见了，有人走过的地方，留下歪歪扭扭带着鞋印的小路。天有些暗，对面楼有几家都点了灯，我看见萧瑟而单调的两楼之间，有一个穿着水蓝色羽绒服的人在很慢很慢地走，右手放在耳边，低着头，是她。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想看你，我等着你。

你咋变这样了？我今天不一定能回去，这样吧，等我完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老舅的小儿子，在餐厅里向全体家人报告我说谎的事，而且要求他爸来揍我，说是如果不惩罚我，他以后撒谎，他爹也不许碰他一根手指头。大伙哈哈大笑，继续吃喝。

能多陪我说会儿话吗？我这两天特别难受，我昨天还做了个梦，梦见你和那个银行的女孩拉着手，在我面前走了，我咋喊你都不回头。我哭醒的，真的，你不会吧？什么啥梦都是反的呀？你告诉我，是不是不会那样，你说话呀，你到底在哪呢？我知道我不会说话，你可以说呀，我听着，你说呀，喂，喂，你说呀，喂，喂……

我挂断了电话，狠狠地仰在床上。

餐厅里，一直乱哄哄。

后来，他们都吃完了，喝多的，躺倒在沙发和地板上。挺住的，坐在一起打麻将，哗啦哗啦的，和我心一样烦。

我再走到窗口，看见水蓝色羽绒服还在两楼之间，很木地站着，肩膀和头发上落了雪，仿佛塑像。

老舅的小儿子又过来扒眼儿观望，顺着我的视线抻脖子看了一会儿，被我毫不客气地拽着衣领子扔了出去。

我找出本杂志，狂翻，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老舅的小儿子再进来时，小脸通红，显然是冻的，哥，你不用愁了，那姐姐走了，我告诉她你在上面，让她上来，她没理我，站了老半天，说了句“做掉就对了！”然后……就走了。

我跳到窗边，向外面看，人确实不见了，连脚印都没有。

谁他妈用你事儿×啦？！我扬手给了孩子一个大嘴巴，异常响亮。

亲戚们都跑过来，老舅的小儿子号啕大哭……

24

从那以后，我和温璇再没见过。

我拨过她的电话，她没接，过了半年，她手机的回应已经是空号了。

仿佛，曾经沧海……

我真正地和施小君谈起恋爱来，像模像样的。

有情书，有日记，有约会，当然也有争吵。

她对我像她说的那样，非常非常好。

可每到两个人都不是很顺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一些曾经的事。得承认，我有时非常混蛋，无论什么事，但凡她和我讲理，我就会提起那个局长家的公子，她总是像被击中一样，顿时声音全无。

两个人都消了气之后，她会问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行吗?

我早就说过，那不可能。但是，我依然爱她。

施小君给我很大的自由，工作时，我们从不接触，即使我们可以很轻易地遇见。此外的时间，只要我说有事，她从不打扰我。有一段时期，我疯狂迷恋上了一款网络游戏，玩得昏天黑地，大概有小半年，把所有时间都倾泄在了电脑前面，有人都误会我们分手了，她也没说出一句埋怨的话。

有时，我和她约好了去什么地方玩儿，可是只要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朋友又找我，我就会马上丢下她，拍屁股同流合污去了，她也很理解的样子。

那个新年，我和黄韬的省城奉京之行，就是改变了去她家和准老丈人碰杯的计划，突然决定的。她同样没有二话，还给我们准备了在火车上吃的水果。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该咋办?

又想起那次来奉京。

我第一次参观了东安省广播电台。

幸福街5号。电台门前有挺拔的武警战士，戴着副白手套拦截像我们这样紧张而陌生的面孔。

是正在发胖的武宁和一个叫毛静的女孩儿，拿着一张印有嘉宾卡字样的纸条把我们领进去的。

朴素的办公区、简陋的录音棚、陈旧的播音馆，这些东西把我给震撼了，相对于酒店铺张奢华的外表，感觉这样的氛围更适宜我。

对电台一些简单的介绍是毛静完成的，她长得极像香港唱歌的王菲，但比王菲小两号，是一档少儿节目的主持人，18岁，看起来更小。我们说她是小女孩儿，她立刻否认，我是女人！声音很亮，脆生生的。

就在那天，我和汪虎在他们录音棚里，做了那期《外乡客》。

从那出来，毛静提出，去附近的步行商业街逛逛，我和黄韬也正想蹓达，便一口答应了。在当时还没有拆迁的“奉京春天”，我和他分别买了件毛线织的T恤衫，是要各自送给女友的。购物时，我和黄韬走在前面，武宁和毛静在后面，因为欣赏、挑选或别的什么，前后的距离很大。

要逛完时，我回头看到武宁和毛静从一排精品时装屋后拐过来，手拉着手，看见我们，毛静把手松开了。

黄韬给牛波涛打了电话，希望他过来聚聚，不巧，他和女朋友回老家望海了，与我们擦肩而过。

郁东庆倒是爽快，不一会儿，就来了，穿着在北极都不会感到冷的羽绒服。他感冒了，说话鼻音很重，和黄韬商量在厂子开婚姻介绍信的事儿。

忘了告诉你，黄韬和郁东庆曾经是一个单位的，是个特大型企业，生产石油。郁东庆是转业兵，分配过去的，但上班没到半年就请了长假，和武宁、牛波涛跑到奉京来上大学了。毕业后，也没回去，假期无限延长着，可各项待遇一样不少。他们家烧的液化气，还是凭

他的工作证免费领取的，他则在奉京和同学开了家广告公司，都要安家了。

我们五个人坐在王朝饭店大堂免费区，耳旁的音乐，似有若无。

武宁不断地圈拢我，来奉京吧，这儿机会比老家多多了，我能帮你，想写字就去报社、杂志社什么的，想进电台，咱可以一步一步走，以你的才华肯定没问题，明天你听听你和汪虎上的这期节目就知道了，老简单了。

毛静也在一旁帮腔，是呀，是呀，来吧，刘言，你能行的。

我有一点点动心。

大伙儿吃完饭，天已经很黑了。

武宁要送毛静回家，郁东庆得回去陪老婆，据说，他老婆感冒比他严重，还有心脏病。

我和黄韬意兴阑珊，在寒风中的步行街逛来逛去，最后，转到了旁边的一条街上，又七拐八拐地走了很久。我们一直在热烈地讨论，人是不是到外面的世界折腾才会找到自己这样的傻蛋问题，直到感觉有些冷了，才进了一家灯火辉煌的澡堂子。

25

环境到底起到啥作用?

汪虎说，狗屁用没有。

黄韬说，决定人命运。

武宁说，影响见识。

都对。

我的梦在写一些不着边际的文字上，自娱自乐，不需要除了电脑或纸笔外身外任何的东西。天下码字的人太多了，想让它成为职业，以致以此为生，地方小水浅，不行，得挪窝；想有交流，和真正的高手过招，你只能迈出去，因为，老家望海的头顶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天。

我从奉京回到望海，类似的问题不断纠缠着我，心里闹腾得很。

听汪虎讲，他还做广播剧，大多是找的比较流行或者幽默的小说自己改编的。

我当时就问他，如果我直接写你能用吗?

他说，当然可以，不过，稿费有可能特低，也有可能领导压根儿不批这笔钱。

我说，我不在乎那个，能玩就行。

所以，我开始疯狂制造这类东西。

我像当初迷恋网络游戏一样，占据了办公室的电脑，秘书想出文件，都得到别的部门低三下四地求借。

每天，我都写到很晚，然后，睡在沙发上。

什么时候写累了，就到各个餐厅转转，偶尔去酒吧听一些老外、南方人、当地的土大款聊天。

老外说得太快，我总是想不完整，但碰见孤独的就好办了，和人家逗闷子，教他骂人话。在这方面我有经验，决不掺杂使假，可称童叟无欺。过去有个调酒师，告诉一个常去喝啤酒的外国佬，“你好”叫

去你妈的，“再见”叫滚蛋，结果他自食其果，因为那洋鬼子就爱和他打招呼。

听南方人侃，也颇有意思，莺声燕语的，很有音乐的感觉。假如偶尔能听懂几句方言更是兴奋莫名，后来听多了，我竟然渐渐知道一点儿大概意思，基本上都是埋怨酒吧没鸡的。我看他们骂得太激动，就上去解释，不是没有，不在这儿，想找坐台的，去夜总会，想开荤的，去桑拿或开房间等电话。他们往往表现得羞羞答答，还说我误会了，我一转身，他们就问服务员，“傻女，夜总会在哪里呀？我们要看表演啦。”或是，“靓仔，桑拿房几楼啦，我们要去蒸一蒸。”特虚伪。

当地土大款不同，你不用教他脏话，他们语言鲜活着呢，搂个条儿正盘儿靓，一看就不是他媳妇的小女子，开口不离脐下三寸。懂不懂不知道，就是敢灌洋酒，喝XO你要给他上专用杯子，他准保跟你立眼睛，操，瞧不起我？我就爱用大缸子造，换！你问他要几盎司，他当时就把一只脚抬椅子上去，“啥盎师（司）不昂市（司）的？当服务员没他妈训练过咋地？满杯酒、半杯茶，倒满！”喝上更虎，一口一缸，还评价，“还中，就是有股臭胳肢窝味儿。”再看他，肯定开始脱鞋抠脚丫子了。

有时候，实在看他们难受，就假装到各处查岗，有一回差点儿烂眼睛。

26

我们老家，有一种特别吓人的告诫语，不该看的东西你看了，得烂眼睛。

这话，实际是糊弄孩子的。

以前，一大家子人挤一铺炕，又没啥夜生活，天一黑，为省灯油早早就躺下了。一般两口子闲着也难受，等孩崽子们睡着，看差不多了，呼哧哈哧玩儿一火，有时可能是着急，没等孩子睡塌实呢，就比画上了。孩子不明白，揉眼睛看，好心眼儿的，还劝，白天吵吵拔火儿地就得了呗，这都钻被窝儿了，还支巴啥劲儿呀？爹妈也不好意思解释，就吓唬，闭眼睛，老实睡你觉，再看小心烂眼睛。

后来，越传越宽泛，把看见什么不该看的，都说是烂眼睛的了。

那天，我本来打算回办公室写广播剧，可鬼使神差地又去了趟西餐厅，听说，那儿服务员总拿给客人多算的酒水跟厨师换菜，然后在备餐间里狼吞虎咽。我倒没想管，实在是好奇，想看看他们能换来什么菜，顺带着帮他们搞搞评估，看是不是合适，别一瓶红酒就换一盘蔬菜沙拉什么的，丢脸。

我进餐厅的时候，正好有两桌客人在吃夜宵，俩服务员，一个忙活着，一个趴在吧台里偷懒。看见我，干活那位还勒嗓子咳嗽了一声，我猜是他们商量好了，轮流工作。那合着眼的一听动静“噌棱”站起来了，倒吓我一哆嗦，我拿着样儿看了他一眼，你们值班主管呢？服务员有点害怕，战战兢兢的，小、小库房呢。

所谓小库房，实际上早被他们那位长着一张猪肚子脸的女主管霸占成私人领地了。

提起此女，我属实比较生气。她是走后门来的，除了个子达到录用条件，其他什么都挨不上边儿。该人鼻子两侧像长了一副后脚跟似的，一笑，上下牙花子还一点儿不糟践，全露出来。打当上主管那天算起，她只穿过一天比较标准的工服——黑西服上装配黑色一步裙，

其他日子，她穿的全是自己的黑裤子。也得理解，她裸着两根大腿走路，中间都能钻条狗过去。

就这德行的，还特矫情，眼里容不得半个能人。为了保住那个破主管的位置，把和她一批来的以及更早点儿参加工作的老员工开了个精光。谁工作没点儿小闪失，她找的就是打破个玻璃杯、用餐厅的餐巾纸揩屁股了之类的毛病，还愣说自己是严格管理。我要不在那辞退员工通知单上签字，她就找部门一把手，人家也劝她积点儿德，她居然哭咧咧去找主管餐饮的副总，反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还有，她这主管的衔儿，是一群香港人扶持我们管理酒店时弄上的，她和一个传说中有恋兽倾向的小个子部门总监乱搞在一起，每天数趟出入那人房间，还说是学外语去了。那批家伙们走了没多久，听说她又开始向主抓经营的副总讨教……

小库房在西餐厅与西厨房的连接处，隔着两道门，第一道，我有钥匙，第二道本来没有锁，那女主管自己加的，而两门中间有五六平米的空间。

自从那娘们儿占了窝，我基本没去过那儿。吓唬了服务员，我也是心血来潮，想顺道骂一通他们头儿，就过去了。打开头门，走了两步，打算敲二门，却听到奇怪的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我犹豫了一下，手没落下去，耳朵凑过去了，贴着门板，那声音直冲脑浆，料不到她憋着气挤出的声响还挺拿人。我抑制不住想瞧瞧男主人公是谁，差点踹门，可还是板住了，就此离开又不甘心，磨磨蹭蹭急出一身细汗。

我做了件特别小人的事——找了把椅子放到门前，因为我看见门顶玻璃糊的报纸不严实，有缝。

如你所猜，那汉子正是主管经营的副总，俩人衣衫凌乱，有丢到地上的，有仍挂在身上的。就在女主管用小餐台改成的办公桌上，用了个异常难练的姿势，一下一下，酷似耪地，而副总辛勤耕耘的态度肯定让普通农民为之敬佩。

我惶惶然落到地面，收好椅子，咽着唾沫匆匆走开。无耻的身体膨胀得几乎能磕出响儿来。

27

没响。

我和施小君4月份去省城奉京时，得到的是这样的效果。

此前，我没和汪虎联系，汪虎没想到我会真能甩膀子开写，我也没想到汪虎有关广播剧的节目已经停播。

也无所谓，就当游玩了。

是牛波涛和他未婚妻周一健从火车站接的我们。

赶上周末，他们有时间，两天一直陪着。

牛波涛和周一健是大学同班同学，都是学表演的。

当时，牛波涛在一家剧团，周一健在一所杂牌艺术学校教时装模特说普通话。

据传，这俩人走到一起，是周一健的力量。

我没理由不信，因为我知道牛波涛天生优柔寡断。

他和武宁、郁东庆一起考大学时，有个望海的姑娘跟他们选的是同一学校，就在报名考试的过程中，同他们混熟了。到奉京专业课加试回来的路上，那姑娘就把脑袋枕在了牛波涛的肩膀上，牛波涛刹时就傻眼了。在那之前，牛波涛有个高中同学一直恋着他，他正准备上大学以后再开始谈情说爱呢，这么一弄，牛波涛就不会玩儿了，该挑谁呢?

还是郁东庆帮了他个忙，郁东庆喜欢上了这姑娘。

郁东庆和牛波涛在选择去奉京读书这事上，有个缘由相似——都想躲避家庭。

牛波涛的家稍有特殊，像《红灯记》里李奶奶对小铁梅的念白：“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他至今不知道自己爸爸的下落。

郁东庆的家很普通，父亲是退休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兼做一些裁剪零活儿贴补家用，兄弟姐妹都成家了，再正常不过。可是，他

爸总在酒后痛打他妈妈，都快成家常便饭了，典型的家庭暴力，而郁东庆敢怒不敢言，只好选择躲开。用他的话，眼不见，心不烦。嗨，能不烦吗?

而其他原因就不同了，牛波涛从小做的就是演员梦，每天临睡前，都作祈祷——我要做演员，做一出名的演员！神啊，保佑我吧。他这心理暗示，作用大得很。

郁东庆学过国画，但他没想成为画家，只是不想低人一等，又热爱自由。当兵那三四年无聊坏了，到工厂又是早八晚五，委实把他恶心得生不如死。幸亏他一直没扔下文化课和那两笔绘画，居然这些还能让他有机会回到校园。

郁东庆没和我们说自己的想法，就是闷头追。

后来，武宁听那姑娘说，郁东庆整宿整宿一声不响蹲在她家楼下，劝也劝不动，她只得答应了。我敢替郁东庆向所有人保证，他和那妞儿在一起，肯定是单纯得不得了，要不然，他们不会在上学不久就分开了。那姑娘踹的他，马上跟了一个五大三粗的糙汉，到校外租房子去了，而郁东庆在大学的恋爱生活一片空白。

牛波涛不一样，他口才好，幽默，深受广大女同学欢迎。

可是，他的眼光，我实在不敢恭维，放着那些姹紫嫣红娇嫩欲滴的漂亮闺女不爱，他偏偏选择了一个额头老大，像寿星佬一样的姑娘，他还不承认自己有“丑妻近地家中宝”的传统农民思维。和那姑娘正如火如荼之际，周一健斜刺里杀来。也不提搞对象的要求，就是称兄道弟，约牛波涛东玩西逛。牛波涛压根儿就不是冷冰冰的人，也不太会冷静，就跟着穷耍一气。实质上，周一健也是个特型演员，专扮老太太的，比牛波涛大六岁。她一开始就是一味地惯着牛波涛，把牛波涛历来感受不甚深刻的亲情都激发出来了，还在适当的时候温柔地拿走了牛波涛的贞操。

我早就说过，性这东西和毒品差不多，是可以成瘾的。

牛波涛毕竟不是神仙，沾上了第一回，骨头就酥了。

回头到大额头女友那儿想解决，可人家较着死劲儿，不让，还抓破了他的手和脸。

他也真宠着自个儿，这边供不应求，就跑那边解决了。

一来二去，这事就折腾厉害了，两边都要他个话，到底怎么回事？到底跟谁？

周一健投入相对大，此刻，到了要产出的时候，当仁不让，牛波涛也便依了她。

我和施小君见到他们时，他们正如胶似漆呢。

28

牛波涛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租的一个小单间儿。

我和施小君也不方便过去睡。

晚上一群朋友聚会的时候，郁东庆说他老丈人一家正好去外地旅游了，他和媳妇守着空荡荡的三室两厅，我们可以过去凑合一宿。

那天的饭局没有武宁，他一个人留在郁东庆的公司打电脑游戏，毛静也没出现。

吃饭之前，武宁和汪虎一起到的，武宁见到牛波涛、周一健的一瞬间，似乎有点尴尬。

郁东庆和媳妇已经登记了，牛波涛拿他们开心，说他们领证时，一个负责盖戳儿的同志问郁东庆媳妇，作过婚前检查了吗？他媳妇说，查过了，他有两万多块钱积蓄。那位同志很不高兴，我问的是去医院检查了吗？她媳妇咬着手指头轻轻晃动着身子说，查了，是个男孩儿。

汪虎说牛波涛家养的小狗通人性，厉害。有一回他给牛波涛家打电话，是那小狗接的，他问，牛波涛在家吗？那边汪汪了两声，他接着问，周一健呢，周一健在家吗？那小狗又汪汪两声，汪虎自己叨咕，这俩人干啥去了呢？只听小狗，哦、呼、啊、呼、呼……喘上了，汪虎立刻就明白了。

吃饭时，汪虎的女朋友橘子过来了，她和其他人都挺熟悉，听到我们轮流说笑话，乐个不停。

那是我第一次见橘子，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在郁东庆的老丈人家，他告诉我，自从和武宁、牛波涛毕业各自找到工作，相互间的来往就越来越少，都在忙活自己的事。

武宁一会儿做广告策划，一会儿搞广告营销，偶尔还去电台混混，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牛波涛在电台工作了一年多，期间，还到曲艺团和话剧团挂兼职，忙得团团转；

他一直在搞平面广告设计，跳了若干家公司，甚至给一家墓园画过坟包儿的效果图，后来，在参与设计奉京什么博览会会徽的时候，碰到了他现在的媳妇。他这媳妇长得挺漂亮的，双眼皮儿大眼睛，还是很自然的“欧式眼”，颇有洋娃娃的味道，就是偏胖，脸上、身上多余的赘肉分外抢眼。郁东庆说，好像是她吃啥中药的副作用，她有心脏病。正因为这病，她的前男友才在快结婚时，不见了踪影。失恋那阵子，这胖“洋娃娃”像丢了魂儿一般，工作没精打采，工余以泪洗面。郁东庆看到，觉着古怪，又不忍，便时常去安慰，笨嘴拙腮，也不会说啥，就是递纸巾，冷不丁来一句：“别哭了，啥用啊？”这就有用了，人家看他似乎挺老实，把那颗受伤的芳心交给了他修补。好上以后，姑娘爹妈给拿钱，让郁东庆和同学开了属于自己的公司，还让他把租的小鸽子窝退了，搬到人娘家。

我问郁东庆，认识毛静吗?

他说，今天刚认识，上午，武宁带着去了趟我公司，问你来了没有，知道下午才到，就走了。那女孩儿蹦精蹦灵的。

我说，为啥晚上没过来，武宁、牛波涛见面看上去也不大对头?

郁东庆琢磨了好一会儿，不太清楚，好像和那叫毛静的女孩有点儿关系。

29

那次去奉京，我只和开心有关系。

大伙儿因为我到来这个由头，又聚到一起。

我想，或许我在奉京他们就不会这么分散了。

第二天，我和施小君在牛波涛与周一健的陪伴下，逛了奉京满清大院。

那是爱新觉罗家几代人攒拢起来的院落，要说一点儿皇家风范没有，似乎有些故意恶心人，但给我的感觉，它确实缺乏宏伟和气魄。

它是以一殿、一楼为中轴线，扩散而成的小围城。

东路是清初建起的空旷大场子，把头儿有个大殿，支出八个角，有瓦有柱，结合了汉、满、藏好多个民族的建筑习惯和宗教信仰盖成的，所以有些不伦不类。此殿前，左右分别戳了四间小屋，是给八旗首领预备的候旨歇脚处，一人一间，一模一样，倒也把一碗水端平了。

被称作努尔哈赤和媳妇们住的屋子，是典型的东北土财主家风格，进门就是灶台、大锅。据说，当年努尔哈赤要是想奖谁了，就在那口大锅里直接煮头猪，也不去下水，不放血，不加盐，咕嘟熟了，割块肉给人吃。我想我要是在那年月，非跟这老家伙闹掰了不可，那味儿得多恶心?

到里屋，南北两盘炕，和现在的东北农村的普通人家，没啥区别。我唯一思索的就是，这大清领导人要不去媳妇那儿过夜，把女人领这屋来，会在哪铺炕上扑腾呢？会在炕头还是炕梢儿？这炕可真硬。

有一样比较牛的，是周一健讲给我们的，说老汗王家冬天烧的是地热，一大家子只用一根烟囱。确实，跑烟儿的东西，只在他家后墙山有一处，是清砖砌成的，听说拢共十二节零三块砖，吓人哪——清朝一共十三代帝王，末代的溥仪执政三年！

中路据说是皇太极带大伙儿盖的，威武点儿的就是凤凰楼，据说是当年当地最高的建筑。倒不是摆谱儿，只当望远用了，敌人杀过来，他能趁早看见，政权不稳呐。还有个比较明显的，证明皇太极心虚的，谁见过皇宫里开后门的，就他这儿有，在后花园，留着有情况时，逃跑用。比他爹有样儿的就是卧室，房子外面知道好好装修了，屋顶上弄了五道房脊，两边的沿上，还雕了六只小动物。东北有句寒碜人的歇后语：太监带狗玩儿——无鸡遛兽，是骂谁谁整天任嘛不干，干待着的。实际出处在这，原话是“五脊六兽”，说的是谁像房上的石刻小兽整天闲着。

西路那片属于乾隆，没啥事儿回东北老家度假时住的，也是他派人建的。这边就复杂了，连奴才的房间都修得特体面，还竖了个带阁楼的大书房，叫文溯阁，整个以绿色为基调，按五行来的，绿代表水。他怕那儿着火，因为藏着《四库全书》，后来这套书被转移到甘肃去了，至今没还回来。

我们在这参观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南京作家苏童的一个比喻，大意是，写短篇小说像盖房子，中篇如建一座四合院，长篇就是宫殿了。面对这样一个超越中篇又很不靠谱的长篇，我心情七上八下，多不容易，好几辈儿人搭了这么个东西，到了了，还得去北京，侵占人家明朝老朱家的产权。

我的写字生涯到底图的是啥？肯定不是享福，就像历朝历代打江山的，不要命甚至不要脸地干，在骨子里大概就是想特别自我。

30

在酒店想玩儿什么自我，难透了。

起码着装上就不可能，条条框框的东西多了去了，坐着跷二郎腿都是违规的。

我所了解的汪虎就不一样，虽然是电台的DJ，但他还是漫画家。刚认识那会儿，他留着一条及腰的马尾辫，穿着灰色的布大衣，箍腿的牛仔裤，别说小姑娘，就我们这帮爷们儿看着也舒服。其实他长得不是多好看，关键是个性带出的气质十分了得。他脸特别像你伸直并紧了的手掌心儿，上面卡一副黑边大眼镜，身高一米八五，体重不到一百二十斤，但绝不会让你产生二级以上风去扶他一把的冲动，很稳。

他是武宁在一次画展上认识的，你没法不佩服武宁看相识人的能力。汪虎人品极正，而且是真正的视金钱如粪土，淡泊名利。武宁后来有一幅篆刻作品大价钱卖给了一个日本人，那上面就是配了汪虎的漫画。点子不知是谁提出来的，反正汪虎分文没要，武宁愣给，汪虎差点儿急了。

好东西大家分享，好朋友更是这样，武宁就抱着这个原则，把他介绍给了我们。

很长时间以内，他是我唯一一个原籍不在一起的铁哥们儿。

和汪虎、武宁等人见面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感到自己周围环境的可悲和可恶。

我跟施小君说，哥们儿如果在奉京肯定不比他们差，比现在活得好，你信不?

她只是点头。

可以说，朋友们是给我刺激的。

我和施小君回到望海，虽然再不写广播剧了，但对文字的依赖却比从前更强烈了。人总是要通过一种渠道发泄掉自己的郁闷，打架、

唱歌、聊天、做爱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还包括写作，我就是全来了。

施小君说，你写的东西我不懂，可是和你聊天感觉出来了，你寻思的事在望海越来越不实际，有点儿飘了。和你那样，你也特狠，比开始的时候还凶，我都不敢看你眼睛，像要吃了我似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要的生活给我的样子。

那副总和女主管在一起呢，他们要什么？

快感？权力？利益？交换？

巨恶难忍。

我再看见那对狗男女，既觉得可乐，又感到厌烦。

他们不会料到被别人看了毛片，在酒店里出现，依然人模狗样装腔作势的。

副总还时常给我下命令，刘言啊，你去那个那个……

我总想接话，小库房吗？我当然没接。

每当我去西餐厅例行巡视，而那个女主管不在餐厅里站着，我都问服务员，你们领导是不是去小库房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就又会接着想下去，副总这时在哪里？

这样想的结果，是我越发讨厌那个女主管，对副总更加不敬。

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人几乎都是镜子，而且是哈哈镜。你表现出来的举动都会折射回来。做出好样儿，他可能是凹镜，给你一个比较瘦的反光；你要是做得不如他意，那肯定是凸镜，变本加厉地还给你颜色。

副总很敏感，针对我的不敬，他非常快地给我穿上了小鞋，在大会小会上批评我管理工作做得不认真。

见我毫不在意，又加了砝码，说洗碗大姐有可能趁工作之便偷酒店的餐具和洗洁液，让我深入基层调查，方法就是我做一段日子的洗碗工，和那些老娘们儿打成一片，然后抓住真凭实据。

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刘言啊，你不是很想成为一名记者吗？看你在酒店这么有前途，估计是当不上了，这次有机会，你就像记者似的搞一个暗访吧。

我握紧拳头……

31

我没出拳，而是很市侩地说，您容我再琢磨琢磨。

黄韬、刘贤、二老胡都被我找到酒店来，碰巧大老胡从上海回来探亲，也闻风而至。

黄韬说，你现在要软弱了，以后就别想强硬了。

刘贤说，不能硬碰硬，拖一拖，用别的办法调查。

二老胡说，起起落落太正常了，这可能是“劳你心志，饿你体肤”的时候，估计天将降大任于你这厮人了。你还是先受着吧。

大老胡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真够乱的。

“五一”刚过，我父母和施小君的爹妈见面不久，正合计着啥时间给我们操办呢。

施小君兴奋得整天小脸红扑扑的，自己去各个婚纱店瞧了好多趟，合她眼光的，她都试穿过无数遍了，见了我还描述，那件纯白色的，裙摆特长，再戴上头纱，我都没见自己那么好看过，就是上身乱七八糟的塑料珠子太多，不利索。还有一件橘黄的，可前卫可性感了，特别适合我这样的短发女孩儿穿，不过，肩和胸露得太狠了，我有点儿不敢穿……

我说，我要是个洗碗工，你还嫁我吗?

她呵呵笑，那咋就不嫁了？你以为我嫁的是你这破经理呀？不稀罕。

我说，我他妈真要成个洗碗大哥啦！

副总还是要碰到的，就是我躲，也躲不过每天上午的晨会。

他头两天还真就没再提那茬儿。

我以为他耍耍，可能回头就忘了。

我长出着气呢，他又来了，刘言啊，想得怎么样了?

我说，没太想好，我不明不白地刷碗去了，谁信呐。

副总说，这个你不用愁，我已经替你想好了，就说是你管理不善，啊——酒店要辞退你，可你呢——又对酒店有感情，不想走，只好采用了这个比较人性化的办法。你看，这些天的会上，我不是给你铺垫好了吗？天天说你工作不努力，这是为你下一步打基础呀，啊——。

我心里早把他祖宗八辈儿骂个遍了。

也许，大老胡说的对，哪没有养爷的地方，我何必在这憋屈地受鸟气？

可是，一怒之下拍屁股走人，除了让这老小子心满意足以外，还有啥呢？

这是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之后，看清的问题。

一个下午，我召集各餐厅主管开会，包括总务部门，命令众人，必须在当天傍晚6点以前，把所有物品清点出准确数字，对本季度破损消耗品拉出明细表格，并说明理由。

已经有半年多没合计过这样的烂事儿了，当主管们把统计结果报上来，我顿时有些傻眼，每天消耗洗洁液竟有三十多瓶，风味餐厅平均一天打碎十四只茶杯，西餐厅不到俩月丢了二十多把牛排刀……

给我的理由是没有理由，不翼而飞！

32

我请财务人员给这些不翼而飞的物品做了价，然后，按级别逐层赔偿、罚款。我没办法脱离干系，也得陪着往里扔钱，而我在所有人中职务是最高的，每个餐厅又都有我的份儿，所以，掏的是最大头儿。

我想这样让大伙儿骂着，自己还实实在在地当了把冤大脑袋，副总也该放我一马了。

可没承想，他根本就不打算停手，刘言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不能就这么草草了事，要揪出原因，你总不能老这么罚款是吧，要杜绝，就得挖到根儿，是吧，所以呢，我还是希望你能到基层去，掌握到第一手材料，啊——是吧。

我转身，摔门而去。

我不会玩儿了。

当初，是酒店的“一把手”把我提起来的，认为我年轻、聪明，有才干，前途无量。我被委任的时候，也是雄心万丈，觉得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肯定光明灿烂。我以为在三十岁时可以做总经理，三十五岁以前能当上旅游局局长，再以后平步青云，箭一般奔政坛而去。可是，仕途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我在繁杂的接待工作中，知道太多风云变幻，看见太多比演员更会演戏的脸。他们在第一个包房颐指气使，到第二个包房敬酒就卑躬屈膝，出来之后又一脸庄严，吃着龙虾教训请客的人要廉洁，被请到第三个包房又满嘴跑荤段子。平时走路都懒得自己抬步，可见了比自己更强大的人，俩小脚颠得飞快，大头头单独吃饭，他们宁肯不吃，也得在门外等着，简直比追星族还让人不可思议。

这些，我做不来，可能是性格决定的，所以，我对自己此方面的信心日渐不足。

我还是对不起提拔我的那位老总的栽培。我的理想飞了。

实在有解不开的疙瘩，还得找他帮我，咋整，可。唉……

我说，副总纯粹是玩儿我，他想让我滚蛋可以直说，干吗扯这淡?

老总对我还是推心置腹的，你呀，年轻啊，他啥样我知道，可你不能因为他就不管工作了。

我说，这事儿，我本来没想跟您说，可那老王八犊子没完没了。

老总说了挺多安慰的话。

黄韬他们说，你还是得加小心，这个过去了，指不定还有啥恶心事儿等你呢。

施小君问我，咱啥时候拍婚纱照啊?

施小君着急也是有情可原，黄韬和小关在“五一”参加了黄韬所在系统于北京举行的千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小关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镜头前，甩了挺多如何如何开心的屁话，上《新闻联播》之前，黄韬挨个打电话请求注意收看，是哥们儿的，都蹲在电视旁边瞻仰了，他爹妈还给录了下来。郁东庆也不知怎么就那么有时间，从奉京跑到北京给他俩作了随行摄制，举个小DV机把全程拍了个够儿，就差洞房花烛了。

施小君说，看人家，小关大学还没毕业呢，就偷摸趁假期把事儿办了，你可好，也没人拦着就不往道儿上赶。

我说，我愿意，就这德行，想结婚你就老实儿等着，别磨磨唧唧的。

33

我琢磨该对副总动些手段。

过去，缺乏斗争经验，没咋注意老犊子的毛病，“书到用时方恨少”，把柄也是如此。寻思来寻思去，能真正叫住真儿的，就是他和女主管那档子烂事，可这年月谁还管作风问题？怪劲儿了，八十年代以前，不管男的女的，但凡裤带松点儿，准保没好果子吃，可随着大伙儿观念变新，除了卖淫嫖娼、强奸有执法部门盯着，再很少听说哪个组织去管婚外的性行为了，好像对裤裆的约束放宽了。倒是美国这样的，我们以为是很开放的国家，还时常揪着官员的那点糗事不撒手。

那就可经济问题来！

经他手进来的员工至少有三四十人，一个就按收了五百块钱算，也过一万了，说不定还不止五百呢，过线儿了，怎么不得判他两年，再不济也得给他个行政处分，让老家伙吃只苍蝇也多少能出点儿恶气。

我开始收集证据，可是，太难了。谁愿意配合这个？花了银子的，既然进来了也就封住嘴了。

把我愁的呀！

我和黄韬、刘贤说这个。

刘贤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干你的活儿吧，别惹火烧身。

黄韬说，防人之心不可无，那害人之心也不可有啊。

我还是拗着劲儿，什么惹火？他先惹得我。什么害人之心？我这是除害。

另外，我也确实腻歪了，想离开酒店，到外面去。

想法或许早有了，可这时更加强烈，过去看《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全当故事了，对里面耍心眼子、勾心斗角、玩弄权术一概瞧不起，可轮到自己，还不是那狗德行？

我问施小君，要是我辞职，你不会奇怪吧?

施小君说，嗯，那你干啥去?

我说，就那么一说儿。

真是很快，夏天都要过去了。

黄韬和小关四处散发请柬，他们打算在大富酒楼办婚礼答谢宴会。当时大富可是望海相当牛的大馆子，能同时容纳近千人狂吃。

我、刘贤、二老胡都被黄韬安排了任务，大老胡因为探亲假过期，回了上海，得以幸免。

二老胡负责指挥各个地点的人放鞭；刘贤在大富门前摆账桌，收红包；我接新亲、招待外地的朋友。对了，施小君也没落闲，要去陪小关化妆。

这两口子，想得不可谓不周全，二老胡是冷饮厂的厂长，平时就打电话吆五喝六的，会支配人。刘贤是东安省有名的青年书法家，把他搁那记账就是现场表演，说不上啥时候，他写出的账本就是珍本《兰亭序》的价儿。

牛波涛、郁东庆回来了，我和黄韬去接的。

他们下火车时已是傍晚，正赶上望海举行什么庆典，怒放礼花。

牛波涛扬头看着天上烟花绽开，一个劲儿地叨咕，这也太败家了，不就结个婚吗?

我们开怀大笑。

半夜，毛静也来了，我去接，郁东庆死活跟着。

我说，你休息吧，坐车挺累了，下车也没消停。

他说，我还是去吧，我们约好的。

我说，你们很熟了?

他没吭声。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黄韬举办答谢宴会的早上，汪虎也下了火车，风尘仆仆。从北京过来的，他女朋友橘子进京工作了，给什么网站做美编，他去帮着安顿了一下。

武宁没来。

34

武宁没来，我不纳闷，他有时候刻意躲避一些世俗的东西。

据说，他还是提前给黄韬打了祝贺兼致歉的电话。

二老胡说，即便是这样，也不地道，这帮哥们儿头一个结婚的，咋地也不能装相不来。

刘贤说，估计是有脱不开的事吧，你就别跟着瞎挑理了。

汪虎说，他最近挺穷的，一直伸不开腰。

武宁那些日子闹饥荒，我知道。

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

他毕业后，做广告迅速赚了二十多万，想就此歇一段，暂时告别了女友回望海写小说。他那时的女友还不是毛静，好像姓周。也是俩人总闹矛盾，他想避一避，冷静冷静。

据汪虎讲，武宁和女朋友发生冲突，是真打。有一回，在他们租的九楼的小屋，武宁都把菜刀抡起来了，吓得女朋友险些跳楼，还是汪虎和橘子恰好去串门儿，给拉住了。

打架的原因就是武宁总怀疑姓周的女人在外面不老实，姓周的女人不承认。不承认就不承认吧，顺嘴还骂武宁是活王八，估摸这话是个老爷们儿也忍受不了，更别说武宁那二踢脚似的暴躁脾气了。

武宁写小说写了一个多月，再返到奉京，发现屋子空了，那二十多万的存折也没了，打女朋友的传呼，连打了三四天，也没回。

从此，这人就算是蒸发了。

幸好武宁手里还剩点儿回家写小说时带的碎银，勉强度日。

武宁没咋提过这窝囊事，装得也跟不当一出的样儿，可我们都知道，他酗酒的毛病就那时养成的。

后来，他缓过神来，又通过帮电台整活动，小赚了一笔，并认识了毛静。可毛静要考中央戏剧学院，他带着跑北京找关系，又折腾得所剩无几。

黄韬和小关的答谢宴会隆重而新鲜。

按当地的习惯，接新亲得准备一溜卡迪拉克、奔驰、宝马之类的名车抖威风，最次也得鼓捣一排桑塔纳。黄韬可好，给了我一沓五块钱，要我在新亲集合的地方等着，凑合三四个人，就扬手招一台夏利出租车，往里面一塞，扔一张票，师傅，大富酒店，您稳当点儿开，这都是我们贵宾。妥了。

婚礼司仪也让黄韬犯过愁。我干过那活儿，他知道，可是，牛波涛、汪虎、毛静那都是专业呀，用谁都得伤好几个人的心，干脆全上！好家伙，改群口相声了。

中午，宴会结束。黄韬忙着收场，小关居然洗吧洗吧，换身职业装上班了。她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没一个礼拜呢，怕领导知道，对她不利。

施小君说，小关这婚结得可真马虎，早上化妆，我们约的六点，她愣迟到了将近一小时，没起来。

下午，汪虎、郁东庆、毛静在我家歇息。

我忙活了一宿加一上午，累了，说着话，一会儿就睡着了。

睡前，我注意到汪虎没咋搭理郁东庆。

35

黄韬夫妇又请了哥们儿一顿。

吃的烀饼。

这玩意儿我喜欢，是排骨炖豆角和发面饼的一锅出，香得厉害。

小时候，我妈偶尔给我做这口儿，解馋。当时放的不是排骨，那贵，搁猪皮顶的。下锅前先熬化了大油，就是荤油，然后把自个儿家下的大酱倒里半二大碗，炸开，葱姜蒜扔里，扒拉俩来回，豆角、猪皮就往里招呼，炒四五分熟，倒水，也叫添汤，再撒把大粒盐。这不算完，关键是上面罩一张发面饼，正好锅盖大，蒙住那一锅菜，啥时候菜汤都浸到饼里，熟透了，就是完活儿了，整口锅端到桌子上，一蹴，那味儿——香。

忘了听谁说的，这道东北特色大餐是黑龙江那边的伐木工人发明的，用的家伙少，好做还好吃。现在饭店里的做法改进了，搁的料也多，但不那么野性了。

吃饭时，我和汪虎挨着，郁东庆和毛静坐一块儿，挺热情地给毛静夹排骨。

我问汪虎，武宁到底为啥没回来?

汪虎说，我也拿不准，估计过一段日子，大伙儿就都该知道了，他碎嘴子，不藏事。

我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明白得过完多长一段日子。

没用多少日子，当天我就猜出了八九分。

吃完饭，天彻底黑了，汪虎提议到海边玩一会儿，大伙儿一致同意，小关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没去。牛波涛要回家陪陪老妈，也走了。

此时，水已经挺凉了，但借着酒劲儿，我们还要下去游泳。

没带泳衣，我和黄韬、汪虎穿着内裤就冲进去了。

我们扯着嗓子喊郁东庆，让他也下水来，刺激刺激，他没反应，也看不见表情，只是恍惚看见他特别孤单地在浪花边缘傻站着，月光下的造型挺拽的。

毛静和施小君坐在黑漆漆的沙滩上，说悄悄话，头埋得很低。

那晚，月光真是很美，甚至亮得有些耀眼，洋洋洒洒地照下来，把海面映得像鱼鳞一般，每有波涛轻轻荡过，就有无数变形的小月亮在我们身边滑过，我们唱着一些老掉牙的歌曲，随着节拍在水中跳跃，上身露出来时，挂着的水珠亮晶晶的。

在三人游泳比赛时，我们各自把小裤衩脱掉，谁游在最后，就会遭到另两个人浸满海水的内裤的狂砸。

郁东庆突然走到了水里，穿着T恤和长裤。

我们玩儿得正疯，是毛静的呼喊声将我们的视线拉过去的。

水已经漫过了他的胸口。

我和汪虎慌忙向他游过去，毛静也急赤白脸地穿着牛仔裤跑到水中。

郁东庆停住了，我们喘着粗气到他近前，看他对我们露出很尴尬的一个笑，嘴角高高扬起，抻出两个老大的酒窝，特深。

你要干啥？你咋回事儿？

我凉快凉快，无聊。

真操蛋！赶快上岸！

郁东庆转回身，湿乎乎地慢慢往回走，哗啦哗啦的。

黄韬在水中划动着两臂，若有所思。

我说，你咋没过去？

黄韬笑眯眯地说，他这是第二回。

郁东庆头一把玩儿这个我没见到，那是在他们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夏天，他正恋着那个靠过牛波涛肩头的浪货。他们一群人也是到这个叫月牙湾海滨浴场的地方游泳，黄韬、牛波涛都泡到水里，就连一贯讨厌海水的武宁都咬着牙扑进去了。郁东庆硬是站在海边发呆，那浪

货自己玩沙子，也不搭理他，他就默默地走到水中，很慢很慢地向里走，成了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套上水淋淋的裤衩走上岸时，施小君冲黄韬喊，你的手机刚才响了。

黄韬擦干手，摁了几下手机键盘。

奉京的号。

36

黄韬把电话拨回去，等待对方接电话的当儿，面向我们小声说，可能是武宁，这小子没回来，也闹心。

喂，傻了吧，后悔了吧，现在打算过来了吧？晚……哦，对不起啊，我当是我一个哥们儿呢，谁？我没听出来，啊，谢谢，谢谢，婚礼挺顺利的，你找他，啊，那好，你说吧，啊……

他接着电话走到远处。

黄韬下车时，把我叫了下去，那什么，咱俩商量一下明天的安排。

我说，明天我就只有晚上有时间了，这两天，我们那儿有大型鸡尾酒会我都没管。

我们说了两句这事，黄韬话锋一转，知道刚才是谁来的电话吗？

我摇头。

郁东庆他老婆。

怎么打你那儿去了？你也没让东庆听听。

她说不用郁东庆接，就问问郁东庆咋样，和谁来的。一听说有毛静，当时就哭了，说郁东庆跟她商量离婚呢，这次，她要一块儿过来，郁东庆没让，说没有女的。

咋地了，这是？

不知道，反正他老婆怀疑他和毛静好上了。

不会吧？！

郁东庆一直把汪虎、毛静送到我们家楼下，我这就真有点儿相信他媳妇的猜测了。

汪虎让我和毛静先上去，他说要和郁东庆唠会儿嗑。

我把毛静安排好，趿拉着拖鞋走到楼下。

刚到楼门口，就听到汪虎的声音，你还是不是老爷们儿，都和人结婚了，还他妈说什么当时没想好这样的屁话！别跟我说那些没用

的，你就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对不对？！爱情，是爱情吗？你别回头再来个“没想好”。

他们家瞧不起我们家，说我家是无底洞，我姐夫有病了，我想借给我姐点儿钱，他们一家子都不干，就这，谁能受得了？

那怎么就那么巧，啊？你这有矛盾，正好毛静就爱上你了，可能吗？

咋不可能？

我告诉你，你可得想好了，知道牛波涛和武宁怎么掰的吧？

不就是因为牛波涛他媳妇刁吗？武宁还有点儿不讲理。

什么呀？牛波涛那时候在电台，节目做得火，毛静就整天围前围后牛哥哥、牛哥哥地叫。牛波涛过生日，把他们都叫去了，结果，毛静谁也不顾，借着两杯酒劲儿，就抱着牛波涛不放手。牛波涛也是喝高了，还摸她手，把自己一个项坠摘下来给她戴上了。武宁当时就急了，把桌子给端了，不欢而散。牛波涛他们家周一健也不干，本来守着牛波涛就不放心，这下更没谱儿了，当晚就找到毛静，当着我们面，抽了毛静一个大嘴巴。你想想都多乱套，你怎么还跟着往里掺和？

我不是掺和，我是真喜欢她。

那你媳妇呢？咋办？你们才登记几天啊？喜事还没办呢。

无所谓，离呗——她有心脏病。

我去你妈的！

37

他们都离开望海，回奉京了。

黄韬开始他美妙的蜜月，二老胡、刘贤也在筹备各自的婚事。

我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寂寞之中。

现在，感觉自己只有两条路，一、和施小君结婚加入黄韬们的行列。因为有家庭的人和单身的人在心态上是不容易调和的，我们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泡在一起，这对我而言很有些不习惯；二、到外地去，走向也许是自由和广阔的环境。

由于旅游旺季已过，酒店餐厅的生意渐渐惨淡，各个环节露出懒散的迹象。我不想管，可是一考虑到自己要离开，总是过意不去。一方面觉得对提拔过我的老总太不够意思，另一方面怕别人说是能力不足，才臊吧嗒地抬腿走的，我心内实在不甘。

我想作一个挣扎，就当是在这里工作结束时的一次回光返照也好。

琢磨了很久，实在是没有太好的主意。

我找到老总，商量把菜肴、酒水的价位降到我们所能承受的最低点，然后，请厨师长重新设立菜牌，推出地方特色，什么蹓达鸡炖蘑菇、酸菜氽白肉、乱炖、红烧肉炖干豆角、土豆干烧茄子干、尖椒炒干豆腐、蘸酱菜……一概不起从前那种哗众取宠的名字，实打实地列到菜单上，最后，猛轰广告。

这样做，并不能足以解决问题，我只好觍着脸通过关系将一个著名的“鸡头”找来，和他谈，把手下的小姐领到我们的各个餐厅，就拿这当食堂，饭菜价格打五折，但如果有人愿意替他们付账，一定收全单，服务费都不能免。“鸡头”当时就喜上眉梢，你没啥其他要求吧？我说，当然没有，只要餐厅人气上来就行，这是双赢，对吧？对，对，那今天就让丫头们过来，你要看上哪个，随便。我说，大哥，你可别害我了。

我跟我妈说，我想辞职。

我妈一愣，为啥，不干得挺好吗?

我说，不好，压抑，我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

我妈看了我一会儿，真不知道你想要啥，回头跟你爸商量吧。

我爸那天在外边喝了点儿酒，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他洗脸的时候，我听见妈过去说，你儿子要辞职，说在酒店憋屈。

半天，我爸擦着脸，瓮声瓮气地说，竟他妈扯犊子，干得好好的，胡闹什么玩意儿?

我说，爸，我实在干着难受，我应该在别的啥地方发展。

啥地方?

我挠了半天脑袋，没想好呢。

那你这不是扯淡吗? 你小子翅膀硬了，是吧? 这两年混得稍有点儿人样，就不知道该咋折腾了，是吧? 你想没想过施小君，啊? 你们不结婚了? 人家跟你这么长时间，你以后没能耐养人家咋办?

她还用我养吗? 又不是家庭妇女。

屁话！你得对得起人家，男子汉大丈夫，干什么的?

我要干别的，她也不能拦着，她听我的。

哦，这就是你的想法。那你想没想过自己? 你现在月收入两千多块，在咱望海，这可不算少的了，干别的，你会吗? 还能达到这水平吗?

没干咋就知道不能?

少跟我顶嘴！我肯定是不同意，睡觉吧！

38

食色性也。

这话没错，餐厅的生意在半个月之后旺起来。

那些妖气洋溢顾盼生姿的小姐真管用，望海各类大中小款都闻着味儿来了，挥金如土争强斗富，给小姐们什么都舍得。为了自己也能顺当吃饱，还要些炖菜，一时间，夸赞餐厅为客人着想的声音不绝于耳。酒店就是这样有连锁反应，很快，客房那面儿的效益也上来了。

我暗自得意，请了假要再去趟奉京。

上火车时，左右手都没空着，拎了十盒我们酒店自产的月饼。

武宁和汪虎过来接我，武宁看见我以后，简单聊了两句，定了第二天见面的时间、地点，就骑上一辆叮当乱响的破自行车跑了。

我坐在汪虎的车后架儿上，一起到他家。

屋子很小，是个插间，也就是一个两室一厨的其中一间，对面邻居晾的裤衩、乳罩滴答着水挂在厨房里。

进屋，迎门有一张很大的工作台，铺了深蓝色的布，上面乱七八糟丢了许多画稿，还有收集的各种稀奇的笔、打火机。桌两边是黑而高的书架，很窄，挤满了成套的漫画书和电影杂志。窗前悬了两只汪虎自己雕的怪物。床单很鲜艳，和窗帘是一个色系的，床头有一台破电视和一台录像机，电视调台的旋钮没了，旁边配了把钳子，四壁挂着不同风格的漫画，水泥地被他涂上了黑色的漆，有些沉沉的感觉。

汪虎说，武宁告诉我你要来奉京当什么“文化人”，是吗?

我笑了，明明是棵君子兰，我们见天儿说是水仙花，到他嘴里准保成仙人球了。

哦，没这回事呀?

也不是，我想离开酒店。

为啥?

环境不好，感觉该走。

很多事儿，不是环境的问题，是心境的问题，你最好还是调整一下心境。

不，我觉得你们的环境就不错，或许更适合我。

好什么呀？我这屋子你也看见了，不过如此，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点儿头来。

我不在乎这个，开心最重要。

开心？呵呵，你问问，哪个真开心了？这屋是武宁大学毕业后租的，那时候，大伙儿群居。武宁和他女朋友，还有橘子，三个人挤在这床上，牛波涛和郁东庆打地铺，我在外面，和一起开装潢公司的人，在哪干睡哪。后来，武宁因为郁东庆老闷在屋里，不出去找工作，把他给撵走了。郁东庆就成天蹲在这楼下不远的立交桥底下，我有一回送橘子回来，看他正抱着包在那打盹儿呢。

现在呢？不也都渐渐好起来了吗？

是好点儿了，可那得吃多少苦，你知道不？

无所谓吧，郁东庆最苦，咋地啦？不都有自个儿的公司了吗？

那是咋开的？那是他老丈人出钱帮他开的。

他不是要脱离开他老丈人了吗？呵呵。

这事咱不说行吗？从咱身边哥们儿身上办出来这事，我闹心。

听说，你不也差点儿成富翁吗？

哪有的事儿？

我知道汪虎不想说，他最早开那个装潢公司因为正赶上奉京兴起酒吧的时候，其实没少赚，可他就是傻实惠，让合伙人的老娘当会计。干了一年多，生意没他们好的，都开上“捷达”了，可他那一算账，老太太告诉他，赔了两万多，还觍脸说，汪虎啊，大姨知道你不容易，这钱呐，就不让你一块儿往里填坑了，你们俩也不行，干脆，你干别的啥去吧。就这么两句话把他打发了。汪虎就和武宁唠过，武宁问他，为什么不跟他们争？汪虎说，怕伤感情。

39

我和武宁是在东安大学门口见面的。

我提着四盒月饼，武宁说要带我见一个对我可能有帮助的人。

其实，就是影视学院的一个头儿，武宁认定我会来奉京了，他希望我能混一张广电口的硕士文凭，然后去电视台。之所以找那人，是想让他帮着琢磨个办法，不上学，就等着拿学位。

我们去了该大学家属宿舍，忘了那位老师长得什么模样，也忘了和他说了啥，后来扔下月饼我们就走了。我说，什么学历好像没啥用吧？武宁点头，就是给你找个相对便宜点儿的住处，又怕条件不好伤你心，估计这能有美女，先给你点儿甜头。

把剩下的几盒月饼分光，我离开了奉京。

也许是秋天到了，我总有一种萧杀的感觉，冷飕飕的。

火车上，我想，如果真来奉京，住研究生公寓还的确是个办法。

这几天晚上，我一直在和汪虎聊天，没怎么睡觉，此刻，有些犯困，可对座一个大肚子爷们儿特别爱聊天。

兄弟是那酒店的呀？嗨，那儿我可忒熟了。

是吗？

你们抓经营的副总是我哥们儿。

我一听这个，更不爱答腔了。

他挺办事儿，我家好几个农村亲戚都是他帮着鼓捣进去的。

几个？我有点儿精神了。

我也忘了。说实话，现在这鸡吧事儿，都是礼尚往来。

是。

我对他也够意思，不瞒你说，我是搞装修的，你们那客房就是我带人干的。

厉害。

揽下这活儿，也不易呀，就不细说了，你们副总家的房子，整个就是我给装的，还有他弟弟家，他小舅子、小姨子家，我全包了，都是你们客房那标准的，甚至档次还高。

那得多少钱呐?

你是酒店的，你还不知道一个客房得多少?

我们副总是真有钱。

他是有钱，他不给我呀！

不给钱，你能干?

装糊涂，兄弟，你装糊涂啊，那点儿手工钱、料钱，不全算你们酒店账上了吗?

40

下车，我没回家，直接给黄韬打了电话，恰好赶上他媳妇值夜班，他乐颠颠地过来和我去“大花”吃烧烤。

我们边吃边聊，看着服务员把吱啦冒油的鸡脆骨端上来，我说，奉京我没见着这个。黄韬说，你如果真想出去，我还是建议你到北京，文化氛围更好，像你说的，靠卖字儿或者卖嘴养活自己，那儿成活率能高点儿。

我说，北京我没啥特别熟的哥们儿，心里没底。

黄韬摇摇头，在哪都一样，全靠自己。我当年就特想去北京，什么都想好了，可是我家老爷子死拦着，觉着我刚毕业，分配的工作不错，他还能帮上忙。我是怕真气着他，就没敢动，寻思缓缓，慢慢来，这么一弄，自己就颓了。现在爱人也有了，更不可能跑了。我那时如果迈出一步，肯定是另外的天地了……说着话，黄韬眼圈红了，他用餐巾纸遮眼睛，纸湿了。

这是我和黄韬交往十多年里唯一一次看见他流泪，很突然，我不知所措。

奔着梦跑。这帮人心里都有这样的种子。

施小君对我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既然那么想，你就去吧，我爸妈问我，我就说等你。

你真挺好的。

嗨，谁让我挑上你了呢？施小君的声音有些哑。你要是在外面混明白了，我就跟过去；如果确实苦，就回来。咱俩开个小饭店啥的，一样。

你银行工作不要了？

那不得全看你呀，你要说这就带我走，我现在就辞了。

别，我先一个人试试。

酒店里还是挺热闹的，中餐厅和风味餐厅的营业额一路飘红。

老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时，我满面春光。

效益确实不错，可是你还得多注意呀，现在对你的风言风语不少，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我要怕那个，我早就干不动了。

还是要适可而止，啊……是吧。

您这是啥意思?

我就直说吧，有些同志反映，你和那个小姐的头子接触很频繁，是不是，要结婚了，经济上不太充裕呀?

这……您说哪儿去了？我跟他就是很正常的合作，没有歪门邪道的。

最好是没有，啊。那也尽量少接触，那种人对你影响不好。

是，谢谢您提醒。

两天后，酒店中层开了个会，那位破鞋副总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

餐厅搞起色情服务，啊！这是不符合我们这里风格的，降低了餐厅的档次，败坏了风气，啊！是吧。大家都知道，酒店的餐饮部应该是最干净的地方，现在可好，藏污纳垢，成何体统？男女问题虽然没什么人提了，但仍旧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东西，心思老往这上扑，那绝不是个好同志，即使你打着为酒店着想的旗号，我们仍然唾弃！

我靠！就这样一个烂人竟然冠冕堂皇地大谈道德?

我刚要反驳，老总把话接了过去，呵呵，也不要把话说得那么严重，毕竟刘言同志还年轻，是吧。

副总眼看着台阶不下来，依旧不依不饶，年轻？年轻也不能掩盖问题！我知道您很器重他，可是，我也是为了酒店的将来着想呀。我这样公开说，就是不怕得罪他，我和刘言经理私人关系也很好，但不能因为这个就丢了大局，是吧。刘言和那个“鸡头”是咋个交换方式，我不好说，反正底下的议论很难听，有说给他提成的，有说是请他随

便玩小姐的。当然，这都是传言，我们可以不相信，但是，无风不起浪啊。

其他各部门的经理眼睛像刀子一样盯向我，我看出了带着嫉妒的愤怒。

血汹涌地扎向我的脑门子，我猛地拍了下桌子，站起来，你他妈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这么糟贱我？好话都他妈让你说尽了，你是什么东西谁不知道？啊！在这觍个老脸说作风问题，你有资格吗？西餐厅小库房你少去了？啊！

老总又发话了，刘言，你给我闭嘴！这是开会，不是泼妇骂街！

41

我和父母说要去省城奉京，他们仍旧反对。

妈换着样给我做菜，你看你要是到了外面哪有这样的好吃喝。

爸瞪着眼说，你以为你长大了，我就收拾不了你小子了？再跟我提这茬，我打断你腿，看你还想四处乱跑不?

得承认，我的确惧我老爹，小时候，他一撂脸，我能吓出一身汗。不打我，是上班以后的事了。

高中那阵子，有位英语老师喜欢我，上课老提问，要是答不上来，他还掂对我两句。我这个烦呐，开始还臊得慌，后来就爱咋咋地了，站起来三个字，不知道。这老师也生我气。有一次，正赶上我看小说呢，他点我名，同桌捅咕我，我起来顺嘴就说，不知道，全班同学都乐开锅了。其实，他问的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压根儿就没听见，他也是故意调理我。等我明白过来，一肚子火，小声骂了句，真他妈傻！没想到被他听到了，和我没完，我都说是骂自己的了，也没放过我，通过我们班主任，给我老爹打了电话。你想想，都高二了，哪还有叫家长的。我老爹到家给我一顿怒打，问我，以后还敢不敢了？我说，我背手撒尿，就是不扶（服）他这根鸡吧！老爹眼睛都红了，找来擀大饼的面杖，对我后背屁股又是一通狂抡，皮开肉绽内伤累累呀，害得我半个多月没能躺着睡觉，上课时只能扎马步，碰不了椅子。

挺多人说，你没进监狱就得感谢你爸，要是没他的“棒子炖肉”，你早完蛋了。我的确是不太敢惹他，他书柜里有本《满清十大酷刑》。

举报信这东西绝对是极端之举，我也是实在受不了了，把听说的和看见的破鞋副总的那些烂屁眼子事全写上了，之后，寄给了纪检部门。听说他们开始展开调查，我又动笔了，这回写的是辞职报告，扔到人事部，没等各方面批准呢，我退了工服，拾掇拾掇，闪了。

坐在回家的116路公汽上，我给老总打了电话，说了很多道歉的话。

他始终听着，临了说，别义气用事，啥时候想回来，只要我在，大门肯定开着，但到了别的地方，你也要记住了，有人的地方就有莫名的斗争。

家里没有人，我妈大概去买准备过节的东西了。

我给自己打了个行李卷，又把一些日常用品装到一个大包里，在肩上扛了扛，挺沉的。

想留张纸条，拿起笔，又放下了。

给黄韬打电话，今天就起程，回头你帮我告诉我爹妈一声，让他们别惦记。

想给施小君再拨一个，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碰话筒。

是从望海直达奉京的火车，下午四点五十五分开的。

夕阳很好，天高得让人眼晕。

42

联系不上武宁。

汪虎在台里录制“十一”期间的节目，他女朋友橘子从北京回来了，等着他完事儿一起坐车，去橘子海城的父母家。

郁东庆睡在公司里，他和媳妇已经掰了，工作室少了两台苹果电脑，被他媳妇的哥哥搬走了。

我在那儿找了个棉门帘，打地铺。

国庆节这天，郁东庆在水利大厦后面租下个插间，我跟着搬了过去，没有床，我们睡在油漆斑驳的地板上。毛静来了，拿来一台画面颜色怪异的电视，她家淘汰的，看十分钟得拍两下，要不然，荧屏上的人就变形，面目狰狞。

我自己到附近的古玩市场转了转，有不少仿造的“文革”时期的物品，看上去挺像的，要价惊人。

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妈接的，听到我声音，顿时就哭了。妈不是不让你出去闯，是怕你受罪呀，你咋连个招呼都不打？妈这心都快碎了。我眼睛也有点潮，我这不是打了吗？我挺好的，过完节，我就上班了，这边朋友都给我安排好了。妈喊爸的名字，让他过来听电话，爸始终没接。妈说，你爸那儿有事，下回打电话你再和他唠吧。我听见爸在一旁的声音，有狗屁事？！告诉这小子有能耐别和家联系，他再登这家门，我扒他皮！我妈说，你手上钱够用吗？可别屈着自个儿。

郁东庆把住处拾掇好，就回望海了，说是要办手续，离婚的。

其实，他这小窝也没啥可整理的，就比我带的行装多一个小锅、三个碗、三双筷子，还是新买的。

毛静去送他，然后就没回这儿来，大概直接回家了。

我开始感到寂寞。

牛波涛在城北买了房子，和周一健过上夫妻生活了，虽然暂时还没给婚姻注册。我想去看看他，可不知为啥，始终没打电话。

这时，我再想每一个人目前的处境，发现真不是没来之前寻思的那么轻松，谁过得都不算宽绰，请客吃饭敞亮，那是一时的，革命还的确不是请客吃饭。

我再次查了查带来的钱，五千块。究竟是交宿费，还是会做别的啥事，我不知道，但总这样在郁东庆的租住房蹭住蹭吃的，肯定不是法子。过去，住家里，吃酒店的，除了买点儿衣服，也没觉着世上还有啥花太多钱的地方。可眼前儿，我意识到的是，只要动一动就离不开那玩意儿，否则，只能干躺着，等死。花销得省着点，我如此提醒自己。

水利大厦挨着巨人广场，这个广场因为时常有廉价的鸡出没而闻名。

我在路灯大亮时，下楼找了家小饭店，要了盘炒面，这东西望海很少，而奉京几乎每家便宜馆子都有，分肉炒和蛋炒，价钱一样，凭你喜欢。我吃头两口觉得有点儿淡，就倒了些酱油，倒多了，又放醋往回勾，结果败了胃口。本来不能喝酒的，为了漱口，还是要了瓶绿牌儿，可乐和它价儿一样，瓶小。

肚里食少，又有些喝急了，在交钱的工夫，一个嗝顶上来，弄了个满脸通红。

我醉醺醺地到巨人广场瞎逛，只看见在附近站点等车的人群和一些无所事事的老头儿，没看见传说中的鸡。一个打扮妖艳的娘们儿迎面走来，我盯着她看，她胆战心惊地骂了一句，傻×，缺心眼儿啊？！我哈哈大笑着走开了。

我又失望又纳闷地往前走，到了幸福街的路口，别样的景象出现了，在一排停泊的轿车周围，零零散散地站着许多怀抱背包的女人，各个人老珠黄。从她们身边走过，我闻到一股劣质香水和雪花膏掺杂的气味儿，不少形容为猥琐的汉子缓缓地骑着自行车，在女人们面前

晃来晃去。偶尔有人停下来，小声交谈，或者男人撇着嘴走开，再继续晃，或者一对男女前后离开，不知去向。我不怎么就突然想到了《动物世界》。

看了很长时间这安静夜色下隐藏的热闹，我的酒劲儿消了。回到楼上拍打电视。

接下来的两天晚上，我重复着这样的旁观。

听汪虎说过，这些女人被称为“蹓达鸡”，意思是散养的，没有组织，号称“无公害”、“无污染”，自己的设备别人干。她们一般年龄偏大，长相客气，有很多是下岗工人，为养家糊口，不得已，才操持皮肉生意。眷顾的客人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色鬼，和一些憋得实在难受的民工，所以价钱绝超不过五十元，竞争很激烈的。

我发现，他们很多人谈妥之后，都奔北湖公园方向去了。我特想跟过去瞧瞧，纯粹的无聊加好奇。

但，通常盯不住，我没有自行车，走出一段路后，女的上了嫖客的自行车，很快就消失了。

那晚，被我跟上的那对野鸳鸯，女的精瘦，穿的也跟土坷拉似的，只是脸抹得惨白，眉毛画得浓黑，很粗。男的看上去起码有六十岁了，佝偻着腰，还戴了顶灰了吧唧的帽子。

他们在一棵大树下站了很长时间，东张西望。男的几次要搂女的，都被女的用胳膊肘支开了。女的后来迅速钻到树丛，好像从包里拿出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又放了层什么，男的急哧呼啦地扑了上去。

我走到他们近前的甬道上，才知道，越是离得近，越不能发现这俩人。我大摇大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又很快绕回来。男的还在用力。我悄悄走到他后面，慢慢抬起腿，照这个老嫖客的屁股猛地踹了一脚。俩人同时发出异常痛苦的嚎叫。那老头儿滚落到一旁，爬了两下没爬起来，一手撑着地，一手悬在半空。他嚣张的家伙渐渐颓废。女的战战兢兢地穿衣服，慌乱得发出喘息。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我糊里巴涂地喊了一句，转身溜了。

43

连续几天，我白天躺在屋子里发呆，晚上出去闲遛。我想，如果这是当年，如果这是武宁的房子，他看我这德行，会不会也把我轰出去？答案是肯定的。

可我出去干什么呢？找工作？餐饮行业我是肯定不能再干了，想起来都吐。而除了这个，我会什么呀？

我嘴唇和舌头上起了几个火泡，喝水都疼。

从郁东庆的行李里居然翻着一支手电筒。

我晚上拿着它巡夜了。

在北湖公园的小道上行走时，关着，一旦发现情况，冲过去，狠照。

那天，照到一对很年轻的男女，男孩以为我是警察，因为光柱晃着他，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身体胆怯地向后仰。叔叔，叔叔，我们，我们是谈恋爱的——不是那啥……女孩很安静，看着我，不说话，眼睛大大的，脸庞鼓溜溜，碎碎的短发，拽着凌乱的衣裙，竟还腰板儿溜直。

她像极了施小君，仅仅比施小君年轻五岁的模样。

我放下手电，默默离开。

走出几步，听见男孩小声对女孩说，不用怕，他要再照，我砍死他！

晚上九点多了，巨人广场东侧的立交桥上，车如流水。

我在临街小卖店的公用电话旁站着，抽掉了十多根劣质烟卷，感觉嘴里有一股过期的药味儿，酒店服务员都抽“七星”，我以前还嫌那不上档次呢，可现在……嘿嘿。

我还是拨了施小君家里的号码，她妈接的，问我是不是在奉京，责怪我，临走前也不跟她和小君的爸爸打个招呼，没等她絮叨完，施小君就把电话抢过去了，喂，是你吗？说话呀！

我挺好的，想我了吗?

想了……施小君声音有点哽咽。

别哭啊，哭我就挂电话。

你在奉京什么地方呢?

说了你也不知道，反正挺好的。

你怎么连我也不告诉，就走了呀?

又不是多大的事，奉京才多远，三个半小时的路，放屁工夫儿就到了。你咋样?

还行，是你妈和我说你到奉京了，你妈眼睛都哭肿了……

我听到施小君抽泣的声音，长途话费太贵，我就不多说了，改天再打给你。

不行，再说两句。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看你。

别啰嗦了，我还有事儿呢。

是不是去花钱? 酒店里的人听你们副总说，你从那个“鸡头”那儿没少吃回扣，还贪了挺多洋酒的钱，所以才跑的。是真的吗? 他们说抓到你会判刑的。

我又叼了根烟，点上。

你说话呀，快告诉我。

我狠狠地吸了两口，挂断电话。

44

敲门声响起时，我刚睁开眼，正摸烟呢。

是毛静，她说，武宁昨天给我打电话了，知道你来，让我领你去他家看看，他这些天一直病着，刚好。

我骑着毛静的自行车驮着她，往武宁住处的方向蹬。

在飞翔五小区一栋很新的楼前，停住车。毛静说，前面那座七层的就是我家，四楼。

我说，是去你家还是……

她笑了，当然是武宁家，就这个，五楼。

我说，挺近的，你们。

武宁的屋凌乱不堪，堆了很多写过字的宣纸和空酒瓶，一个床和一张圆桌，上面都放着书和报纸，有一面墙上，他用创可贴粘了幅自己没装裱的书法作品，“慎惰”，笔触狂躁。

和他在望海的家格局差不多，只少了一张床。他家在望海有七处房子，都是他父母置的。用他的话说，不租出去，一人一套妻离子散，还得闲两套。实际上，租出去五处，借给他叔家一处，他爷爷、父母、弟弟和他曾经住一起，而那是一个两室一厅和一个一室一厨的单元。他和爷爷住在一室一厨里，我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一室一厨。

我们都在望海的时候，他家是“点儿”，找谁不在学校、不在单位、不在家，准在那儿。

武宁丢三落四的，所以把门钥匙放在门前的电表箱里，这压根儿就不是秘密，我们谁去，就直接拿钥匙开门。

他们热爱书法的多，武宁、牛波涛、黄韬、刘贤经常挥毫泼墨，大老胡、二老胡不写，但评论得到位。我躺在武宁爷爷的床上看小说，有时偶尔捣捣乱，骂其中一个人写的不如我训练的猴儿，他们也不在乎。郁东庆坐在床沿，总是眯眼笑，不出声，离开或再来，都不打扰大伙儿的兴致，除非时间久了，否则没人注意。

武宁是他爷爷带大的，很宠着他，我们一去，老头儿就乐呵呵地到外面遛弯儿。我们说，爷，不影响您老休息吧？他就边走边回答，你们搞艺术，你们搞艺术。

武宁那时对书法痴迷得很，而且急于得到肯定，说别人写得不错，就夸，嗯——可以！能排望海地区第二了。言外之意，他是第一。有一回，他临了米芾的帖子，兴奋得没好样儿，挨个求，你夸夸我吧，你夸夸我吧，就是没人理睬他，大伙儿也是故意骄矜，还聊上别的什么了，他可怜巴巴的，站了好半天。突然把写的东西扔地上了，我们以为他要发脾气呢，只见他，“扑通”一家伙跪了下去，“哐、哐、哐”，对着字磕了三个响头，歇斯底里，牛×呀！大师的作品啊！

现在聊天时，武宁总是刻意回避从前的东西，说早就抛弃书法了，也不许别人提郁东庆，甚至望海这地名都成了他忌讳的。这和毛静有关，我们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但实际上，我却能在他的屋子里闻到“一得阁”墨汁的味道，他换了好多地方租房，我总是感觉到房间的结构和他在老家的小屋相似。

他激情四射，求新求变，但，骨子里恋旧。

我们在他飞翔五小区的家里，坐了很长时间，却没说多少话。

我们一直抽烟，他说，将来如果混不好，你肯定会怪我让你来。

我说，哪能呢。

他很无助地看着自己的字说，不用着急说不，我早看透这帮所谓的朋友了。

临走时，他从楼上扔下一张CD给我，说接住了就证明你能有好运气。

我硬挺着接了，砸得我手生疼。

是一张摇滚合集，第一首歌是老崔的《超越那一天》。

他从楼上喊，祝你好运！

45

我的运气咋样?

我整不明白，时好时坏吧。可能每个人都一样，我认为，这东西和心情绝对有关。

我扛着行李，像一个进城讨生计的农民工一样坐上火车时，真是特别悲壮的，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但挡不住那种兴奋。我说不清那心情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说不好命运将会是怎样的。

我有时难免感觉委屈，但我不害怕。

郁东庆回来后，很消极，几乎不怎么去公司。我问他，到底怎么啦? 他说，老丈人和丈母娘经常去公司找他，求他和媳妇和好，说他媳妇受不了了，过节这些日子，心脏病发作了好多次。我说，你不去看一眼，好吗? 毕竟还没解除那层关系。他说，还是不去了，见了面抗不住，就前功尽弃了。说这番话时，他挺痛苦的。我就不会劝了。

感情这事，谁能真正琢磨透了? 俗歌唱了，爱到尽头覆水难收。老话说了，强扭的瓜不甜。

我说，你这么耗着，也不是办法啊，早晚不得上班?

他说，不一定再去了，我可能去北京。

我说，从头折腾?

他努着嘴，点了好长时间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板。

去也行，你这技术，没问题，你还不怕寂寞。

他说，可能不是自己去。

我看他，和……毛静?

他说，主要是她想去，考中戏。

我说，她都考三年了，万一这回还考不上呢?

毛静说只要我去了，她怎么着也跟着。我的能力，可能也更适合在北京发挥。

我报了一个法律专业的研修班，在东安大学上课，就是为了混进学生宿舍。

从郁东庆那儿搬出来，打个出租车就把行李拉过去了，宿舍不在校园区，而是设在了长江街和泰山路交汇的一个破楼里。据说是哪个系专为创收，给自费读书的孩子准备的。只有两层楼，一楼是车库，男女生都在二楼，爬楼外的铁楼梯进去，进门左手边有个传达室，迎面是洗脸池，右拐是宿舍了，对门的，有六间屋是男生的，再往前，装模作样地拦了一道木隔断，有门，是女生的地盘。

这里的孩子平均比我小四五岁，有两个和我年龄一般大的，说是读了好多年什么学位，始终没毕业。

他们肯定想不到成全了我这样的流浪汉。

看见毛静爬上我选的二层铺，帮我铺被，那些傻呵呵的小伙以为她是我女朋友呢，连叫了好几声嫂子。我说，叫得也对，如果你们把他也当哥的话，我指了指郁东庆。郁东庆向他们点头，然后很灿烂地笑了。

我真搞不懂，这儿的很多孩子到底来干什么?

表面上看很容易理解——读书拿文凭来了，但细一打听，全都挺迷惘的。这里有学中文的，有学新闻的，有学广告的，有学英语的，有学法律的，却都不是自己喜欢学的，只有一个有理想的，还是想成为哲学家的。

他们大多都是高考落榜后，被爹妈牵着鼻子送来的。要么给他们承诺，毕业了有份儿相应的工作等着，要么就是先读着，反正也是待业，等有文凭了，再寻摸个单位。他们也难受，各大院校早就开始扩招了，可以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基本结束了，很多同龄人都在统招的院校里上课，可他们却被抛在了外面。实际上，里面的人也在面临着三四年以后的择业问题。

真的，很可悲，大家生存在一个用证件敲门的年代。就是我们这帮自以为是的哥们儿，奔向各自的美梦时，也绕不开。眼下对这东西

的要求业已细化，虚伪到要求对口的份儿上。所以，当初武宁计划让我去影视学院读研究生，也是非常无奈的举动。

而我讨厌那个，我极度讨厌。我没办法阻拦别人，可我自己肯定不会顺应。有人说过，你这样死犟，早晚让这时代的大浪潮拍个稀烂。我无所谓，我很想瞧一眼自个儿稀烂是啥造型。

46

至少，目前我还比较坚挺。

我在学生宿舍里像一个另类一样生存。我不用起早，不夹着书本去听那些将来必然没用的课，我只看自己买的乱七八糟的书和杂志。其实，他们也很清楚自己是去浪费时间，比如一个学新闻的男孩，他在学《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每天都是去划题，教材里涉及的文章他有一多半没听说过，更别提阅读了，所以就是死背，他说，能背到六十分就完活儿了。

大好时间就这么糟践了，多惨。

我开始给各个报社、杂志社投稿，并静等着电台的机会。

汪虎他们电台招声讯主持人，我去了。可汪虎告诉我，那纯是扯淡，没有可能被重视起来。

我还是去了招考现场，很多少男少女都花枝招展地徘徊在电台广告部一楼的走廊里。说实话，不看长相，就光看精神头儿，都比我年轻，弄得我激灵激灵的。

每个人都特认真。拿着报名表，交十块钱的考务费，领了面试准考证和一张印有朗读内容的单子，走到靠墙的一边，小声很虔诚地念。

组织考试的是个精神抖擞的矮胖子，以讲鬼故事名震白山黑水之间。他看起来年纪挺小的，当天衣裳穿得很单薄，由于天冷，冻得四处乱跑。那些来考试的都认出了他，有主动打招呼的，有让他签名的，有远远站着指指点点的，这就是那谁，他就是从声讯台干起来的。

我想，嗨，殊不知，那样的机会早没影了。

我陪汪虎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监考，让一部分参加考试的人过来，读手里的东西。如果表达能力基本合格，便在他们交的表格上打对号，过些天通知复试。

这些人多数口音浓重，只有极少部分晓得什么是普通话，而这少部分则以女孩居多。

一个长得酷似蜡笔小新的男生，几乎是喊着把东西念完，放下单子时，出了一脑门儿的汗，手还抖个不停。我代汪虎问他，为啥这样？他像士兵面对将军一样打了个立正，又喊道，忒紧张了！我说，有什么可紧张的？他憋了半天，我能撒泡尿吗？我们都乐了。

还有一位原籍大连在奉京读书的学生，无论读什么都往煽情了整，一篇庆祝某个工程竣工的新闻稿，叫他念得跟致悼词似的。汪虎写了个“黑”字，问他这字儿念什么？我当时就笑了，在大连的土话中，这念成“hě”，这小伙果然着了道儿，念“黑”呀。什么黑？“墨hě”、“墨hě”的黑。我说，有道理，墨盒是黑的。

有个女生倒是字正腔圆，甚至不请自来地表演了一个话剧片段，表现欲强烈得惊人。一打听，是牛波涛母校的。我们问她听说过牛波涛吗？她眨巴着大眼睛猛点头，认识，认识，他还给我们代过表演课呢，老幽默了。我嘀咕，难怪这么事儿×呵呵的。她没听清，老师您说什么？我说，我不是老师，是看热闹的，就是觉得你们学校出来的，都特有“范儿”。女孩一听顿时把一口小白牙龇出来了，听您说话，就知道您是内行。我说，你就别骂我了。她哈哈笑，您肯定是牛老师的哥们儿，你们说话一个调调儿。

我被姑娘一说，感到心里挺不是味儿的，来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和牛波涛见个面呢，也不知他咋样？

47

牛波涛此刻是真不咋样。

他在拍一部电视剧时把脑袋碰伤了，说准确点儿，是被道具给砸了条大口子，缝了20多针。

我去看他时，他头发刚长出青茬，看起来倒多了几分凶猛。

由于是自己找的活儿，单位不给报销医药费，还因为耽误了国庆节期间的汇演，单位要扣除他全年的奖金。据说，这是因为他业务好，换别人，就开了。

牛波涛不吃这套，不干了。

他说，有工作牵着，太累，还不如自己瞎玩儿呢，偶尔拍个广告、主持个什么综艺节目，自由，赚的也少不了哪去。可惜，现在形象太惨，把黄金时段大型活动的活儿都推了，要不然这段时间正是哥们儿秋收的时节。

我看他情绪不太好，也不想让他雪上加霜，就说，没事儿，过了这段儿，你还是条好汉。其实，你现在瞅着也不赖，比过去爷们儿。

他虽然知道我是捧着说的，但还是忍不住笑了。

我是着实不敢和他在嘴上过招儿，他嘴太损，我们一帮人绑一块儿也不是个儿。

记得以前有一次，黄韬喝多了，净冒实话，说牛波涛的脸长得违章了。牛波涛立马质问黄韬，这么说，你的脸是按图纸长的？把黄韬噎得直打酒嗝儿。那次，好像是送黄韬的弟弟上大学，牛波涛还把人弟弟也忽悠了——兄弟呀，收不少随礼钱吧？收了就交给你哥，让你哥帮你攒着，帮你攒钱——娶嫂子。

牛波涛也挺替我着急的，你得干点儿啥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想进电台或者电视台，没路子。

他说，进电台也没啥意思，你还是得写，写剧本咋样？

我说，没问题呀，能用这办法吃上饭，再好不过了。

他说，那就这么定了。我以后要演小品，你就写本儿，演一场，我给你一百，别的地方我给你联系，咋给稿费，你和他们谈。

我乐得直蹦高。

周一健那两天不在家，牛波涛让我晚上就在他那儿住。他还不会做饭，本来自己就拿方便面对付，可因为多了我这张嘴，他死活要到外面饭馆吃，是韩国风味的烤牛肉。

这东西在奉京遍地开花，味道的确很好，尤其是在我这段日子艰苦朴素之后，冷丁地一开荤，简直香得要掉眼泪儿。

我是真馋。

48

馋也没辙，带来的五千块钱，吃喝，买书，又交了学费、宿费之后，剩下两千左右，也不知还有啥需要花钱的事等着呢，我还没脸回家。

其实，我平时花销不是特大，中午四个包子，晚上咸菜馒头或一碗抻面。对了，奉京的鸡味手抻面也特别多，一般都配鸡架吃，除了周末或者旁边有熟人，我轻易不敢点鸡架。小时候，挺爱吃面条的，就是那段时期，愣把我给吃恶心了，现在一提抻面，我还直反胃。

相比之下，我还算不错的，和我住一个宿舍那位想成为哲学家的孩子，家是奉京附近乡下的。这年闹了旱灾，念书是家里把半大猪都卖了，还拉了饥荒，供他出来的，他整天就吃米饭拌大酱。我说，你也得整点儿蔬菜呀，要不然，身体都完蛋了，还搞狗屁哲学呀？他就买了一大捆葱，吃饭时，洗了，生嚼。他不像有的学生虚荣，装阔。他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熄灯后自慰。

人的理想和梦想实在容易混淆，尤其是我们这代人。

如今的小学校园不知怎样诱导孩子，我估摸，依照惯例，还是会让小朋友们大谈对将来的奢望。

我们小时，是这样的——让你用图画畅想2000年，好像这个年份非常遥远，而它到来时，一切的愿望都会得以实现，不管多么想当然、多么无理的。我们从许多混蛋课外书上，看到像我们一样大的娃娃坐在大小和身体匹配的火箭里，戴着安全帽儿，露出半截身子，笑眉笑眼咧嘴飞翔，旁边是四个角的星星和凹兜脸的月亮。我们就在泛黄的草纸上，临摹了这个没边儿的概念。

十多年很快就过去了，2000年也早就滑过身边，滑出很远了，我们发现自己被忽悠了，身体和模样没像画上那样吃了不老药般永远稚嫩，交通工具也不是尾巴尖儿冒火的小火箭。当年想得最美、画得最

浪的小同学，倒是每天屁股后面生烟，那是下岗后，骑三轮摩托拉脚维持生活的痕迹。

关于自己的未来，我们当年梦想从事的职业，一般都是科学家，最次的也是画家、歌唱家什么的。曾有个同学不入俗流地说要当司机，老师竟然讽刺地问，火葬场还有炼死人的活儿呢，你不想干吗？那位同学回答，那我就去火葬场开车，捎带手烧俩。我们暴笑，笑声中明显带着强烈的揶揄。而实际上，长大后真正实现那时自我设计的，只有他。

能怪我们吗？老师一边笑眯眯地说劳动不分贵贱，一边恶狠狠地告诫，学习不好将来就得掏大粪去。

压根儿没人告诉我们，未来必然成人，必然有不同的烦恼。

那位想成为哲学家的室友，精神上存在于幼年，无论他如何喜欢思考，他都没有想到现实龌龊的一面。他在被窝里上下翻动的手接近世界，而他又被瞬间的快意抛出很远。他没把今后要走的路当成自己身体上那个盎然的极端。

自以为，我和我的哥们儿们，比他强一点儿的地方，就在我们受的教育没那么根深蒂固。我们愿意并喜欢与现实游戏。我们的理想也与喜好有关，但我们的喜好和香喷喷的肥肉或者说现实无限接近。

周末，我去市场买熟食猪头肉时，选择了两块钱一斤的肥膘。

拿到宿舍，那些孩子说，看了都迷糊。怎么想起吃这个了？

我说，便宜、实在。不是今天想，天天想，平时舍不得吃。

话音刚落，传达室有人喊我的名字，电话！

49

电话是牛波涛打来的，他说，刘贤和二老胡下周末要一起举行婚礼，让我们都回去。

我说，你就代表我得了。

他响亮的笑声传过来，都他妈让我代表啊，过分了吧？！哈哈！

武宁、郁东庆、汪虎也都各自瞎忙呢。

据牛波涛回来说，这场婚礼别开生面，在望海不敢说后无来者，最起码前无古人。两对男女踏着音乐，并排走入所谓结婚盛殿——一个大饭馆，弄得各方亲朋眼花缭乱，甚至把牛波涛都转迷糊了，在主持仪式时，愣是把刘贤的老丈人说成了二老胡的岳父，还给二老胡的丈母娘起了刘贤岳母的姓，叫得还特亲，一口一个张姨。人告诉他不对，他也是忙蒙了，还一个劲儿劝人家，您别不好意思，姓张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人说不是不好，是不对。他还跟那拧吧，您忘了，您是姓张！这玩意儿有忘的吗？

我感觉，刘贤和二老胡不会怪牛波涛，也许牛波涛糊里糊涂造出来的效果，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都不是没有漂泊意识的人，只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没有迈出那一步。在结束单身的自由的最后时刻，折腾一下也算满足了一点心愿。

刘贤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是妈妈住在姥姥家，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他带大的。他大学毕业以后，姥姥年纪大了，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所以他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就只有扛起一个家庭的担子。他上学时始终用心读书，目的就是报答妈妈，工作了，成为一个中学的物理教师，仍旧保持念书时的那种劲头，甚至不谈恋爱，是他妈告诉他，得找了，他才想这事，还是姥姥托老邻居介绍的。

我和黄韬曾经问过他，你这样像完成任务似的搞对象，能有爱情吗？

他说，只要我妈和我小姥喜欢就行。

二老胡的原因我在前面说过，其实也并不全面，他是家里的老大，一切都要作出个表率。既然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就得按传统步骤走，差一步，就是越轨。他在那个破冷饮厂黄了之后，在我和黄韬的忽悠下，一度有过往外跑的冲动，可是，偏偏又碰到一件倒霉事。他爸虾场里的竹节虾中了瘟疫，大量死亡，赔了个掉底儿。他要每天陪父亲聊天，分散老爷子的注意力，以免他想不开。爷俩唠着唠着，就提到二老胡感情上的事了，也难免，中国的爹，到了年纪，这就是块心病。

二老胡说，还不想找。

他爸说，那能行吗？你都多大了？弟弟妹妹都看着你呢。

后来，他爸的朋友就给他张罗了一个姑娘，人不是很漂亮，但温柔贤惠。再后来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他和我们中断了很长时间的联系，我们找他，他总有事。

我在望海时，只见过一次他媳妇，当时还叫未婚妻，我们很匆忙地打了个招呼，没有太深的印象。

我想，如果我不是如此狼狈不堪地跑到奉京来，是不是也该办喜事了？

还是很想施小君的。只不过，只不过是羞于那种面对面炽烈地表达，也没个人模狗样拿什么和人谈“爱”字儿啊？

50

爱这东西看你咋想。

要简单了，也容易，那必须有一颗年轻的心脏，学生的。

很多人激烈地反对早恋，是很世故的想法。你们还小，将来不会成的；你们目前的任务是学习，这样会分散精力；你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等等，一堆狗屁不通硬摆出来的道理。为什么将来就不会成啊？有你们软硬兼施地拦着；什么分散精力？工作了就不分散精力了？工作就不重要？你们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你告诉我呀？不就是那些物质条件吗？爱情里掺和着这些，就对了？

我这样替那些被折磨的孩子反驳。

但是，我毕业多年了，我无法躲避成年人对恋爱的理解，虽然我也讨厌。

宿舍是个年轻人的阵营。

套用武宁在他的一篇小说里的话，“年轻必有爱情”。

我知道有两个小女生看我很顺眼，她们喜欢我这样洒洒拉拉的风格，她们喜欢我不同于那些小男孩的、在她们眼中的所谓成熟风范，她们喜欢听我直言不讳地讲荤段子，这种喜欢就是我说的纯粹。别以为我自作多情，我真能看懂她们，看懂她们比水还清澈、比空气还透明的眼神。我相信，略施手段就可以把她们骗作己有。

而我暂时还不想那样。

我并不是善良，还是牵挂，牵挂施小君。

我至今还保留着从真心和她在一起开始，写下的日记。我没脸把它公之于世。那些让我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的句子，真是出于我的笔下吗？它比我龇牙咧嘴挤出的任何小说或剧本都让我自己震撼。我现在回忆来奉京以后的心情时，咋就没有了那种感觉？而它又确确实实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是的，回头看过往的事情总是会被眼前的情绪、思维模式所左右。而人在叙述时，对肉体经历的描画往往超越精神层面，虽然是精神决定了路线和后面的结果。

冬天到了，干冷干冷的。

爸妈、施小君都以为我在电台工作了，当然是我这样告诉他们的。我还说，目前收入不错，最起码比酒店高多了，有食堂，也是免费的。我还租了个装修过的小单间，有浴霸，每天都能舒舒服服洗个澡。

实际上，我还在宿舍里混着，拢共只有180元的收入，100元是给牛波涛的小品本子，他还没演呢，说是预付的，80元是一篇发在晚报上的随笔，还是请了编辑吃饭，他帮着优先发表的，否则，不知得等到驴年马月才能登报。其他投出去的稿子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迟迟不给寄稿费。

施小君死活要来奉京看我，被拒绝了很多次，都急了。

她在电话里说，我就是想你，顺便给你把毛裤带去，你妈说你厚衣服全扔家了。

我说，我都新买了，不用。你怎么跟家庭妇女似的？也不怕操心操老了。

她气嘟嘟地说，谁呀？你怎么说话老是这么歪呀？我告诉你，我还真有点儿不放心，听人说，你在那边又找了个女孩，好像是学生，我还真想见识一下，帮你把把关呢。

我说，听谁放的屁？哪有那出戏呀？你是不是有病啊？

说完这话我突然想起一个月前，我和比较喜欢我的那俩女孩子去附近批发市场的时候，在农贸大厅前面遇见了给酒店送海鲜的批发商老宋，我们还聊了一会儿。他当时就怪模怪样地看了俩姑娘好几眼，也怨不得他，打招呼时，我一边一个都挎着呢。这在学生堆儿里很正常，可社会的眼光是复杂的。

我突然有些心虚，虽然什么事也没有，但还是对着电话喊叫，你要真不信我，你他妈来检查吧！

施小君顺话茬就爬上来了，那好，我就这周末过去，坐咱俩上次去的那趟火车。

51

我去接施小君之前，和牛波涛通了个信，一定帮我瞒好，住你家了。

他很是无奈地叹了口气，你这是图啥呀？行啊——就这么整吧。

我现买了件半大棉衣和一条牛仔裤，放在床头，出发时急三火四地套在身上，跑了五六分钟到公交车站点，上了一辆210路大巴，特挤，趁乱逃了票。

去的稍微有点儿早，站在出站口外边冻得直跺脚，早上也没吃饭，饿得有些耳鸣。点了根儿烟，扬头看站前广场前的一个陈旧雕塑，是一辆刷了黑漆的坦克，炮管怒指发灰的天空。我有些头晕目眩的感觉。

施小君走出来时，笑盈盈的，背了个大包，右手提了个满满当当的方便袋。到我身边，扔下袋，众目睽睽之下，就狠亲了我的脸一大口。我愣了会儿神，竟猛然激动起来。

我傻笑着接过她的包裹，收小腹撅屁股，控制着身体上的无耻，走，先吃饭去。

她说，你可真重视我，还穿身新衣服，迎驾似的。

我说，穿挺长时间了，我仔细，干净。

她又笑了，拉倒吧，棉衣标签还在后脖颈子挂着呢。

我说，我喜欢收集这个。

出奉京站广场，到上海路，就有一家肯德基，开得挺早的。

我以前和黄韬来时，就想尝尝新鲜，可是走错门了。它那牌子太大，包了下面的其他馆子，结果吃了顿鸡味手抻面，回去还跟刘贤他们抱怨，啥肯德基呀？就他妈鸡汤里下的面条，不过倒不是像传说的那么贵，基本上也能吃饱。

带施小君来，不那么傻了。

这快餐店铺安东大学附近也有，虽然没去吃过，但我进去上厕所时也看了个大概，是汉堡和炸薯条、炸鸡柳之类的。进门直接到柜上去买，点完付了钱，服务员把东西给放托盘里，你再自己端着，找座儿。有点儿像生产队时期的大食堂，的确，在他们屋里吃，叫“堂食”，也不知是哪的土话。

我们吃饭时，我悄悄把衣服的标签撕了下来，对她狠吹在电台如何自在。

她听着挺高兴的，还说要去瞧瞧。

我说，今天我不上班，就是上班也不让随便带家属进。

她半信半疑地点头。

后来，去了牛波涛家。施小君问我，干嘛不先回你那，把东西搁置好?

我说，我那儿现在改分户供暖呢，拆得乱七八糟的，晚上还特冷，待不了，我这些天都在牛波涛家住呢。

牛波涛和周一健都在家，很热情，还猛夸我在奉京混得如何明白，这都是设计好的。

施小君也不好再怎么详细打听了。

晚上，吃过饭，周一健和施小君刷碗的时候，牛波涛从床头柜抽屉中拿出俩避孕套塞到我口袋里，你还是得备着点儿，这时候比画上，对你们没好处。

我激动万分，牛波涛两口子把他们屋电视的声音调得死大，看来是不想受干扰。

脱衣服时，我的腈纶衫起了静电，劈啪响，皮肤被刺激得痒痒的。我们缠绵在一起，被子掉在了地上，也毫无察觉，她热烈得令我几乎窒息，我顷刻间变得异常的贪婪，肆无忌惮。

我们在并不很暖的北屋流着汗休息，没有缝隙。

很快，第二次洪峰到来，我们仿佛相互撕扯，分不出你我……

早晨醒来，施小君张着大眼睛在看我，一只手搭在我赤裸的胸前。

我起身喝了口水，还想，呵呵。

施小君撅嘴说，不行，你不是说就两个“措施”吗？我现在是危险期。

没劲！我拿开施小君的手。

要不然你再向牛波涛要一个？

不用了。

还不好意思呀？哎，那两个是他给你的吗？不是在别的女孩身上用剩的吧？

你说啥呢？！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呀。她开始挠我，我痒得蜷缩成一团，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抓住她的手，反剪起来，开始报复，她也笑得花枝乱颤，我像扎猛子一样，把她扑成一汪水。

你可别。没待她说完，我已经冲进去了，我像一只野兽一样低吼着，频率急促，她开始推我，后来两手搂在了我的背后，紧闭着眼睛，死死地叼住了被角。

阳光射了进来。

52

我和施小君去了步行商业街。

路上，她问我，还打算回望海吗?

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烂外面我也挺着。

在东亚商场，施小君被一件蛋黄色的大衣迷住了，看了很长时间，我暗自咬牙，问她，喜欢吗?

她笑笑，咱们老家联营商店也有差不多的，但收腰那儿没这精细，款式差些，价还高。

我告诉营业员，给开个票儿。

施小君忙拉我，干吗呀？我不要，就看看。

我掏出钱夹，送你的，来奉京你总得让我表现一下吧，呵呵，没事，我现在挣得多了。

她穿上，照镜子，还真漂亮，跟长你身上的似的。

太贵了，八百多呢。

靠！我啥时候被钱吓着过。

她说，还是到你那儿看一眼吧，要不，回去你妈问我你那啥样，我都说不出。

编呗，想象力还没有啊?

这有什么可撒谎的?

算了，别去了，太远，回牛波涛那儿晚了，他该着急了。

你是不是家里还有别人怕我看见?

唉？！这话咋说的？怀疑我，是不?

你老这么掖着藏着的，谁不多想啊?

你怎么还这么多疑了呢？你要不信我，我也没招。去看了，要是没有人，你还会说我是让那人先躲起来了，对不?

我才不那样呢。

别扯了，要蹓达累了，咱就回牛波涛家，少整那用不着的。

啥用得着用不着啊？很正常的事，咋到你嘴就变味儿了呢？

我就这鸟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又不是我请来的。

施小君坐车返回望海时，一定还在流眼泪。

我始终没说上一句暖和话，事儿办得也大多像冰溜子一样，拔凉、梆硬、尖利。

在她的提议下，我们试图聊聊将来，可是，太糊涂了，她不知道自己到奉京能干什么，我不知道两个人会怎样齐头并进。研究了挺多，最后的结果是，以后有钱了，俩人开个茶馆，特传统那种的，她负责账目和服务员管理，我就是和客人闲扯，每天定点说书，讲荤段子。本来说得挺好的，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目前的窘境，另外，我发现说什么都扯到他妈人民币上，真是恶心透顶。我也不是不喜欢那玩意儿，就是爱得发腻，又看不到边儿，滋味儿实在是不好，所以，我莫名其妙地发起了脾气。

这次见面很失败。

53

“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纯是玩儿人的话，稍有一点儿积极意味，就是让你别太难受了。除了那星蹦儿点子背到后尾巴根儿的人以外，一般老百姓的日子都是起伏跌宕的，有低潮时候自然就有高潮阶段，我从小就被看牲口的张大姥灌输了这个，所以有时装得跟“胜不骄，败不馁”似的。

但那段时期，我确实有点支撑不住，把施小君送走，基本上储蓄卡里就空了。我这人天生不爱朝别人借钱，就得干挺，可“屋漏偏逢连雨天”，我正天天节衣缩食呢，郁东庆跑来了。

郁东庆刚刚从北京回来。脸色晦黯，口袋精光。

他还没离婚。估计最近半年离不上，他老婆心脏病严重了，进京做了大手术。他迫于法律上的关系，也是不想做得太绝，还是过去护理了。他说，他和老婆的娘家人几乎没说话，谁也不知说啥，尴尬之极。医生也不让他老婆说话，怕耗神，而他老婆在病床上始终不肯撒开他的手，睡着了也不松，他刚往回收，那边暗暗加劲儿，郁东庆就那么让她握着了，一直到进手术室。

动刀前，老婆硬拧着让他签的字。

在手术后的隔离观察期，郁东庆跑到各个公司转了转，还参加了一场招聘会。

我说，你是彻底对你老婆没心了。

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苦笑着说，观察期你能跑开，去找工作，足以证明她在你心里啥地位。

他好像想解释什么，但嘎巴了半天嘴，没出声。

郁东庆在公司里的那点儿股份被他大舅哥抽出后，合伙人跟他商量，能不能就按一般打工者那样继续合作。他想了想，挺没趣的，就

领了最后一笔款子，出来了。而这点碎银也都花在北京了。他把租的房子退掉，准备撤出奉京。

来我这，一是告别，二是让我帮着张罗些盘缠。

我头痛欲裂，我说，要不咱一起找汪虎想想辙吧。

汪虎说，你们这都是折腾的。

我说，我不用，我有办法，过一段就好了，主要是他。

郁东庆也不吭气，在那儿低头抽烟。

汪虎穿上外套，走吧，提款去。

郁东庆掐灭烟头，一千块就够，我先回望海，我们厂子正办“买断”呢，没这事我还犹豫，现在想好了，让他们把我“买”了得了，正好有底。

我也没走大脑就蹓达出一句，哎，你咋没跟毛静商量一下，才一千。

郁东庆吐字不清，哪能把手心伸向女人啊?

汪虎边穿鞋边瞪他，别人说这，我都听着，你呀，自己想想吧，自己怎么活过来的? 还不向女人伸手，你别装犊子了!

我说，行了，行了，都这样了，咱就不说那个了。毛静也不一定比咱富裕。

郁东庆干咳了两声，说，她上学，还得我到时候……资助呢。

汪虎锁上门，扫了东庆一眼，真他妈贱!

54

贱?

是人都贱！贱是一种柔软、无奈，除非真的无欲无求了，否则，都得间歇性发作。

无欲无求?

你能吗？反正我不能。

我走出来，就是有欲望，甭管追求的是什么，肯定是和自己叫上劲了。谁让我假装精神丰富呢？但是，有一样，的确比精神更要命，那就是吃饱肚子。当饿得俩眼发花时，我知道了“贱”的许多内涵，“贱”变得越来越中性。

在泰山路把头儿，有个铁皮房子，挂的大牌是“洗衣店”。

我去打听各种衣服的洗熨价格，直到那个热气腾腾的老板娘都烦了，我才吭哧瘪肚地问，大姐，你这需要工人吗？老板娘正熨衣服，听我说这，抬头看了我一眼，闲得吧？是不？不洗衣服，我这儿可没空搭理你。我说，真的，大姐，我没开玩笑。她把连着根蒸汽管的熨斗搁在架上，我可雇不起，小本儿买卖。以前，我同学家也开这个，我懂，天冷的时候，活儿好，您能忙过来吗？可别累着。她“扑哧”一声笑了，嘴挺甜呐？我说，计件儿给钱就行。老板娘叹了口气，我挣的就是计件钱，哎，看你这打扮不像穷孩子，学生？去麦当劳啥的呀，那是论小时给工资，环境好，也体面。我说，大姐，我不稀罕那行业，喂猪似的。老板娘发出响亮的笑声，找工作还挑，该去的地方还不爱去，怪了，你。我说，大姐，我就是不想干餐饮，以前恶心着了。说实话，就是在你这儿干，我也不是想做长了，就是跳板。我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老板娘回身又拿起熨斗，嗯，回头我再合计合计。

从农贸市场买回来的廉价方便面就剩三袋了，未来哲学家的大葱我也偷吃了小半捆，真要弹尽粮绝呀。

那两个喜欢我的姑娘给我买了午餐肉罐头和一根很粗的火腿，我问，啥意思?

她们说，你这个食肉动物已经很久没沾油了。

我寻思了半天，拿走吧，我还没到用人可怜的份儿呢。

俩姑娘劝了我一会儿，后来寝室别的孩子回来了，她们扔下东西，出去了。

她们一个叫马彤，一个叫赵盈盈。一个高挑，一个小巧，高的瘦，矮的胖，都不漂亮，但可爱。

和我同宿舍的小伙儿，有个喜欢赵盈盈了，看她们爱找我，就跟我透话，帮兄弟联系联系，你也不能“一个王俩二”啊？我说，有想法，你最好还是自个儿说去，我从中间，显得你不真诚，另外，我也不好给人做媒那口儿。他倒没说啥，就是有点儿不大高兴，我也没当事儿。

看见赵盈盈和马彤出去，这小伙儿望了人家背影好一阵子，回头看我，脸色就不大好了。

我说，你不是总想找赵盈盈，没机会吗？现在哥给你一个，这是她们给买的，我不想要，你给送回去。我把那些食品递给他。

小伙儿没接，你别整那假了吧唧的，看我小，耍我，是不？拿一边去，寒碜谁呀?

我举着的手不知怎么放下来了，兄弟，我没别的意思，你可别误会。

误会？靠，你以为我缺心眼儿啊？你们狗打连环地，还拿我玩儿，也忒不讲究了吧?

我说，你这是扯哪去了？咋想那些用不着的?

他站在寝室中间，气鼓鼓地，你说谁想用不着的？我拿你当事儿，你是可乐；不当事儿，你他妈就是酱油！

我也站了起来，我靠！给你脸，你不要脸。是不？肚脐眼儿长毛——还跟我装上×了，我充愣耍横的时候，你他妈还坐板凳蹭卵子

呢！

骂着，我操起寝室的板凳就要抡他，这时，其他孩子缓过神儿来了，急忙拉架。

那孩子看我真来狠的，惧了，趁别人拉，顺竿溜下来，到外面抽烟去了。

也赶上我们情绪都不好，在那之前，关系还是不错的，有个周末，我还和别的小孩去过他家。在城北郊区，是个屠宰场，属于私屠滥宰的，什么费用也不交，什么病畜生都敢杀，所以黑钱确实没少赚。他爹灌了两盅烧酒，还正儿八经告诉过我们，这年月谁要实惠儿地做生意，谁就是傻×。

闹了这次小矛盾，他对我都有点儿敌意。我琢磨着自己年龄大些，还是不和他一般见识，就找由头，跟他把关系往回拉，可这孩子也许是以为我怕了，也许是挺记仇的，就是不理我。混在学生堆里，我也犯了嫩病，跟着叫上劲儿了，能看见他，就把马彤和赵盈盈找来，有时候还故意动手动脚的。

55

动手动脚有两种解释，都和男女问题有关。一是耍流氓，如今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性骚扰，单方使坏的；二是打情骂俏，你情我愿，互利互动的。我和赵盈盈属于后者，但也仅限于开玩笑，没有任何深入。为了不让她产生错觉，我和马彤也经常这样胡闹。

她们当时对我的感觉，我至今理解不透，要说单纯，那是胡说，可是也不太像爱情。她们经常两个人出现，而且谁也不比谁表现得更多。有一次，甚至这样问我，如果我们都做你的情人，你能答应吗？当时就把我给问蒙了。她们不是让我选择，更不是说婚姻，而是正常思维以外的东西。我想，这就是代沟吧，也就索性不多琢磨。

那时，想的最多的是怎样把肚子问题解决好，挺到有出头之日。

我不同于那些特纯的艺术家，他们对物质生活一般少有追求，而我还是希望锦衣玉食的。我俗，改不了。我在那种日子里，不由自主地总想到酒店时期的奢靡生活，说酒池肉林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衣食无忧。我为啥要背叛那种所谓体面的享乐呢？吃饱了撑的？这山望着那山高？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洗衣店老板娘在我第四次去询问的时候，心软了。

反正你也不可能学会了抢我生意，你来吧。

我干了两样活儿，熨、洗。

都在她家里，而不是那个铁皮房。铁皮房实际上是用来收活儿的。

不像你们想的那样，鼓捣鼓捣机器就把啥都干利索了。

洗，实际是刷，把收来的脏衣服，先用祛油膏擦掉油渍，然后按颜色深浅，分放在不同的大水缸里，加上水、洗衣粉，泡。差不多了，挨件拎出来，用一把硬毛大刷子狠刷，最后漂净、甩干、晾。

熨，在店里有一台老式熨烫机，那是给顾客看的，很多衣服还是在她家的小屋处理，用李逵的板斧那么大的一把熨斗，在一个老板娘

自制的木架上完成。熨的方法特传统，干衣服铺在架面儿上，把一张白布放在水盆里浸湿，拧掉多余的水，再蒙到衣服上，用滚烫的熨斗压过去。一般熨一件活儿得把白布浸湿三四回，我这双手也就跟着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水深火热。

学、干都不难，看两遍就会了，只是絮烦，抬不起头，容易出汗。

我想，人家老板娘一个人咋撑下来的?

她丈夫不知什么原因进了大牢，她带着个刚上小学的小孩儿守活寡，苦熬。她喜欢唱歌，所有的歌都被她统统改造成她的唱法里面，虽然声音尖利，但不难听，有股很自然的感觉，后来，我知道，专业人士把类似的动静叫“原生态”。

无论洗熨什么东西，她一件给我一块钱，很够意思了。顾客送她那儿熨条裤子才给三块，当然上衣稍多点，五块。

我每天中午吃过饭就去，晚上九点左右回宿舍，洗漱之后，在传达室外的破沙发上写稿。

那些孩子问我，出去都干啥？我说，瞎逛。

在和赵盈盈马彤逗闹时，被她们抓住了手，马彤惊叫，哎呀，你手咋起这么多茧子？赵盈盈也跟着大喊大叫的，太硬了！正好那个喜欢她的男孩进来，看见她们拉着我的手，酸唧唧地骂了一句，贱！赵盈盈也是个刀子嘴的姑娘，马上就回口，你才贱呢！脑袋让门挤了吧？男孩红着脸，怒视她。我说，别，你们都同学的，干嘛呀？这小伙儿肯定是要在赵盈盈面前撑撑威风，操你妈，你少跟着瞎掺和！

我平生最讨厌骂人带上娘，所以，立刻就翻脸了，他还没把第二句脏话吐出来，我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回手抓住他头发抬腿猛踢。也是近来干活儿练的，手劲十足，他死活挣不开，一直踢到他叫了亲爹，我才放手。

我下手也重了点儿，那孩子脸上的淤血半个多月才消下去。

其实，打架并不可能真的解气，多有后患，起码是报复，而这东西的到来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56

新年的前一天晚上，我从老板娘家出来，正往宿舍赶，撞了个醉汉，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突然问了一句，你是刘言?

我纳闷，异乡遇异客?

是呀，你是?

我还琢磨着我到底在哪见过他呢，后脑勺就挨了一记狠砸。

接下来，雨点儿般的拳脚都招呼在了我的身上，我想赶快逃跑，可是，刚下过雪，太滑，没两步，就摔倒了，压根儿没机会看他们的样子，大概有五六个人，棒子、脚玩命地抡、踹。我紧抱住头，感觉喉咙发咸。

后来，他们可能是打累了，停下来，我想偷眼瞧瞧他们的脸，没看清呢，就又吃了一棒，我只好一动不动地装死。他们仍不罢手，仨人按住我的手脚，其余的动手扒下了我的衣裤和皮鞋，脱得只剩裤头和袜子时，他们叫住两辆出租车，迅速钻进去，跑了。

冰天雪地的元旦前夜，我几乎光着屁股，蹒跚在泰山路，感觉不到冷。脑袋一跳一跳似的发涨，又摔了两个跟头，吃力地爬起来，晃悠着扑拉扑拉身上的污垢。手碰在了渗血的大腿上，我顿住了，轻轻抹一下，又直起腰，顶着西北风朝前迈步。

院子铺满了雪，中间踩出条小道，宿舍楼各个寝室的灯都大亮着，晃眼。

袜子踏在楼外的铁梯上，好像能粘住。

小孩们在走廊拼了几张桌子，喝酒，守候新年的到来，乱哄哄笑成一片。

看见我脏乎乎满身伤痕地蹭进来，立时，静了。

我鼻子还在流血，不停颤抖。

次日，汪虎和毛静来看我，我还躺在床上，浑身疼痛难忍。

屋里的孩子说，他衣服都被抢跑了，劫匪太狠了。

我说，不好意思，弟兄们，能让我和哥们儿单独待会儿吗?

他们鱼贯而出。

幸亏他们没带片刀，我说。

汪虎问，报案了吗? 毛静半张着嘴，看见我时脸上绽出的惊恐还没消散。

我说，没，有用吗? 呵呵，我现在想报案也出不去，呵呵。

疼吗? 毛静碰了碰我擦破的手。

我看她，又看手，这，还行。

汪虎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

毛静说，要不是上午我办新年听友见面会，遇上你们屋的同学，还不能知道你这样呢，你是不是也不想告诉我们。

我含糊了两声，哎，郁东庆咋样了，回去一直也没来个信儿。

又去北京了，可能和一家公司谈得挺好，过完年能上班吧。

那个、那个，武宁呢，老也不出现，打传呼，停机了。

他去电视台了，做专题，我也是听汪虎说的，他除了汪虎谁也不见。

我还以为我到奉京，我们这帮哥们儿就能泡在一起呢，唉。

很长时间，汪虎才回来，提着两个大袋子。

毛衫、毛裤、羽绒服和一双登山靴，内衣、裤子啥的，你可能还有吧，就没买。

这、这，得多少钱?

你就穿吧，别废话了。

走，咱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我穿衣服时，胳膊、腿像拧歪了，不好使。

57

向老板娘请完假，我拿着一瓶她现跑到药店给买的跌打损伤擦剂，和汪虎、毛静到长江街边的沙锅居吃饭，我点了酸菜白肉血肠和拆骨肉蘸酱油。

我问汪虎，武宁在电视台到底做啥?

汪虎说，新闻调查类节目。

我说，我这新闻估计他能帮着调查吗?

汪虎晃脑袋，那些人认识你?

我说，我猜出个八成，有可能是我们寝室小孩找的人。我把之前的事讲了。

那你就报案，让派出所审他呀。毛静喝着冰红茶说。

能问出啥来? 就是查出来了，顶多赔俩医药费，轻伤害可能都够不上。等我养好了，再干他一顿就得了!

汪虎说，别折腾了，这么打来打去不是法儿。

我吹着气，喝酸菜汤，你说私屠滥宰，你们新闻单位能感兴趣吗?

能啊，正好要过年了，这方面抓得严，咋想起这个来了。

我有线索。

58

武宁没露面，他们电视台的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和汪虎来的，还有武宁找的什么周刊的一女的，背着老大个摄影包，狐狸脸，花棉袄，花棉裤，脑后的辫子伸进后脖领子，藏了起来，应该挺土的，可罩她身上显得另类，耐看。

我们又找了公安局和动检站的执法人员，开了三辆车，直奔城北。

在同寝室小孩家的屠宰场外，车停下来，里面灯火通明。

我坐在车里，没下去。他们叫门，很快冲了进去，接着传来吵闹声，一个老娘们儿的大嗓门格外响亮，我听出来是那孩子妈的动静。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记者和执法人员走出来，一个动检站的同志打手机，那孩子的爹笑眉笑脸地挨个敬烟，谁也没搭理他。一会儿，来了一辆货车，车门上印有防疫站字样，几个人从屠宰场里往外搬生肉，扔到货车的后厢里。

动检站的一个干部对着摄像机，语调慷慨激昂：他们非常猖獗！没有执照、没有任何手续！所宰牲畜可疑！我们要进行异地封存，并进行检测！这里要查封！业主要接受询问、处罚！如果肉品存在问题，还要追究业主的刑事责任！对！我们决不手软！

我又到老板娘家上班了，怀里揣了把尖刀，一直揣着，其实也只是揣着而已。现在，它锈迹斑驳。在和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还翻出了它，不知为何，竟哑然失笑。

59

在母亲和朋友的劝说下，我回了望海过年。

到家的时间我只和黄韬说了，他来接我，一起去了我家。

我妈看见我，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爸虽然还故意板着脸，但眼睛里全是笑。

咱提前包顿饺子。我妈说，你把小君也接来，黄韬别走，一块儿吃。

施小君已经回银行上班了。

我和黄韬到她单位，她还没下班。黄韬说，进去把她找出来。我说，在外面等会儿吧，给她个惊喜。

在附近的一家商场，黄韬买了两瓶红酒，说送给你们家老爷子。我没拦住。

我们又逛了一圈儿，边逛边聊，说着在奉京一塌糊涂的生活，我有些难过。

黄韬望着穿梭的车流，说，别看眼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能折腾并且在折腾，就不是坏事。

熬到施小君下班的点儿，我们又走到了她单位的对面。

我看见施小君出来，刚要过去喊她，发现她笑了，不是对我。

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支着摩托车在向她鸣笛、招手。她美吧唧地跑过去，戴上头盔，上了车后座，双手环抱住了男人的腰，自然而然的。

我气喘如牛，夺下黄韬手中的红酒，向那边冲过去，刚跑到马路中央，那摩托车已经发动，很嚣张地尖叫着离开了，再追，摩托车已经疾驰而去。我冲着它渐远的尾灯，狠狠地砸出手中的酒瓶，酒瓶翻滚着飞成一道弧线，暴躁地落在地上，碎成一地血红。

黄韬追上来，使劲儿拽住我的胳膊，又赶忙抱住我，刘言！冷静点儿！……兄弟……听话……冷静点儿……

我他妈能冷静得了吗？！

黄韬和我打了台出租车，直奔施小君家。

天已经黑透了。

我要直接上楼去找她，黄韬说，等会儿，先打个电话，不要发脾气，策略一些，问问她咋回事。

我们抽了两根烟之后，黄韬用他的手机拨了施小君家的号码。

小君吗？我是黄韬，最近怎么样啊？呵呵，我也挺好的，给你一个……对，对，他回来了，我让他和你说话。黄韬把手机递给我，皱着眉头晃脑袋，小声说，冷静点儿，别激动。

我深吸了一口气，啊，施小君呐，我回来了，你到家了，我们还在你单位等你呢，怎么这么快就到家了？

施小君顿了顿，我……我那个……我打车回来的，天儿太冷。

我说，你现在出来呗，我过去接你，我妈让你到我家吃饭呢。

她说，好，我马上下楼，你过来吧。

我让黄韬到施小君家楼院外去等我，我站在了她家的楼门口。

施小君见到我想来个拥抱，被我粗暴地推开了。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家的？

她支支吾吾。

我瞪着她，眼睛可以喷出火。你，怎么回来的？打车？

我……啊……打车。施小君怯生生地说。

我猛地扬起巴掌，她向后躲，撞到了一辆停在身旁的自行车上。我悬在空中的手狠狠地抽在自己脸上，清脆而响亮。

她拉我的胳臂，被我甩到一边，我又扇了自己两个耳刮子。

施小君哭了，拼命抱我。

我说，也许是我错了。

后来，黄韬走过来，劝我们都平静一些，打了辆车去我家。

黄韬吃过饭，临走的时候压着嗓门儿和我说，要不然，你们就算了吧，对你们都有好处，何苦呢。

施小君除夕夜在我家，和我在一起，看电视，发呆。

我们之间，好像没啥话可说了，她问了我几次，什么时候结婚，我都没回答。

我咋回答?

这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恶心得要命，除了一个舞蹈和赵本山的小品，其他节目简直不堪入目，也不知是导演切换了镜头，还是进直播大厅的观众真那么无知，还乐得前仰后合的。我吃着饺子骂，这帮混蛋明年要还这么糊弄，我就再也不看晚会了，老不变，不折腾，他们自个儿不腻烦，我还堵得慌呢。

施小君说，有几个像你那么爱折腾的。

我说，多了去了，你不是吗?

初一，我很晚才起床。

我爸喊我去放鞭，我闷在被窝里说，您比我还年轻呢，快六十岁的人，十六岁的心脏。

看他气呼呼地拎着一挂“大地红”自己到晾台上去鼓捣，我心里酸溜溜的。小时候是我缠着他，要买炮仗，不管多大个儿的，都要自己点，他不让，我还撒泼。这两年，我们爷俩好像掉了个个儿。

马彤和赵盈盈分别给我家里打了拜年的电话，都一口一个“达令”的，施小君在一旁听得直瞪我。我撂电话，她问我，你这什么情况啊?

我开始不吭声，后来嬉皮笑脸，你不都听见了吗？你说呢?

她把俩人当成了一个，真不要脸，还主动打两个。

我说，你别在那叨叨咕咕的，大过年找不痛快呀?

妈听声过来了，刘言，欺负人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高兴点儿。

我真的高兴不起来。

初三，我和施小君到她家，给她爹妈买礼物时，不?因为什么，我们又生起了闷气，谁也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她还拉着脸，她妈问我

们怎么了，我说，没事。可心里始终在想，有劲吗？我们以后还有可能走到一起吗？过去一个局长家的公子就够戗了，如今又来了个骑摩托车的，真乱。

我们的前景太渺茫了。

从她家出来，她送我到楼下，挺冷的。

我们不声不响地站了很久。

我说，施小君咱们还是分手吧，咱……到头儿了。

施小君看着我，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你不喜欢我了？

我说，说那个还有啥用啊？

她抽泣着问，你是不是真在奉京有别人了？

我沉默良久，想再提那天看见她坐在别人摩托车后面的样子，想了想，还是换了话——都这样了，我也不想骗你，是的，我有别人了，我们——很幸福。

是不是上次我去奉京，你就有了？

是的。

那你干嘛不告诉我，还和我那样？

和你熟练嘛。我使劲儿挤出坏笑。

不会的，你撒谎！她的声音大得震耳。

我笑得更坏了，你激什么动啊？你得允许像我这样知道甜头又只身在外的同志耐不住寂寞。

绝对不可能！不可能！她的眼泪止住了，泪痕犹在。

凭什么我就不可能？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说实话，我对你的总结就是两个字——傻×。

施小君的喘息有些不均匀。

真的，事到如今我得跟你撂句实话，我一直都在玩儿你。你还是趁早把我忘了吧，还省得糟心。

施小君咬着嘴唇，一眼不眨地瞪着我，双眼干涩，渐渐有些发红。

我说，别这样，我又不是被吓大的，好好结束，给我留点儿好念想吧，呵呵。

突然，她飞一样跑回楼里。

重重的脚步声，重重的摔门声，重重的沉寂。

看着漆黑的楼道，我的心像被无数的虫子嗑了。

后来，我去找黄韬、刘贤到“香梦”，平生第一次喝了很多白酒。

后来，听说大老胡、二老胡、郁东庆也来了，我不知道。

60

那个春节我们哥们儿圈儿发生了三件事。

我的已经说给你了。

刘贤开始卖书，是一个很有些名号的书业连锁机构的加盟店，租了死贵的两间门市房，还进行了一下堪称奢侈的装修。尽管我们都劝他，这样干，很有可能会把卵子赔青，可他还是摽上了，说主要为自个儿藏书，把我们听得直起鸡皮疙瘩。这腰得多粗，敢说这么大的话？我想，可能，有个这样风雅的门脸儿，是他许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吧。

而二老胡的，和本心的想法毫不相干，他下岗了。

刘贤在办执照时，“耍了个鬼花枪”，他用的郁东庆的名字，而郁东庆已经“卖”了自己，只要不犯法，做啥都可以减免税费。刘贤和老婆都有工作，白天不可能照顾生意，就得雇人手。妥，他把二老胡再就业问题解决了。

和一个“80后”孩子闲聊，听他说过一个赤裸裸的观念，朋友的价值是啥？是看我能利用他多少。

听着心寒呐，可是又不得不承认此言比较现实的一面。

“关键时刻见真章儿”、“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类怪话多的是，都挺不露骨的。说白了，还是现在孩子悟出的那点儿道道。无论装得多像君子，把哥们儿义气摆台面上使劲儿敲打，那绝对是触到个人利益了。满嘴埋怨的，即便有理，也是心里揣着朋友能给自己锦上添花的指望，结果事与愿违了，受不住。

纯“铁子”，东北民谣总结有如下几样：一起下过乡的、扛过枪的、同过窗的（也有说同过床的）、分过赃的、嫖过娼的。提炼中心要素，就是在一起办过坏事的，互相知根知底，抓着小尾巴呢，谁也别装相，真实了，就好相处了。

我的“发小儿”都是在一起偷过铁的，“卖铁能换钱，拿钱可以换好吃喝”被认为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经常在放学后及节假日，纠集在一起，翻入各个工厂的院墙。后来为节省体力，甚至直接到废品收购站下手，扔到墙外，再背到墙里去卖。

很小的时候，我和牛波涛、武宁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听相声。可是零花钱不够买磁带，我就约他们一块儿去偷铁，牛波涛放风，我和武宁做活儿。彼时，望海已经逐渐兴起城市建设，我们奔走在各工地之间，拽麻花钢，有一个工地被我们干毛了，钢筋都用8号线缠起来，上了锁。我们还气得够戗。武宁面对这个问题时，显露了他思维广阔的特点，号召我们把工人蒸饭的铁筐和里面装得满满的饭盒都卷走了。饭菜喂了牛波涛家的狼狗，差点儿把狗撑死；饭盒挨个砸扁，卖铝了，不重，还比铁值钱。

基本上，我们对武宁的崇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说实话，刘贤、二老胡、郁东庆三人之间过去虽然也算哥们儿，但不是特亲，自从刘贤挖了个开书店的“火坑”，领着另外俩人跳下去，这关系一下就厚了，用二老胡的话就是，好得“噔噔”的。

在一起做一件事，很重要。

61

我在奉京最憋屈的日子，洗衣店的老板娘拉了我一把。

这和友情不沾边儿，我认为是恩。

那也是一起做了一件事。

回到奉京，“回到”？我已经被自个儿搞糊涂了——我在奉京说“回望海”，在望海说“回奉京”。

听说，每个在外地混的，都这样。

我带了十斤干豆腐和五斤虾皮儿去老板娘家。

全是望海的特产，干豆腐出在红螺，虾皮儿出在海边，这两样儿都是生熟皆可入口的美味。虾皮儿鲜，干豆腐香，口都重，吃完爱渴。

老板娘家里坐了个男人，头发极短，眼神很凶，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也不客气，抓一把就往嘴里塞，涨得两个腮帮子突起出来，整张脸看上去像一个得了小肠疝气的阴囊。

老板娘年后刚刚开业，活儿不是很多，在刷一件大衣，看我进来，摘下胶皮手套，你爹妈过年都挺好的？我说，挺好。她指着男人说，叫姐夫。我点了点头。我和老板娘有一搭无一搭地唠了会儿闲嗑。那男人始终没理我，在那儿干豆腐就虾皮儿吃得“吧嗒吧嗒”的。我想劝劝他，这样吃不好，放屁腥臭，可想了想还是没开口。男人走过来问老板娘，还有啤酒吗？老板娘说，一早上就让你灌没了，有酒瓶，爱喝自己换去。男人没吱声，又蹓达到厨房，嘴对着水龙头咕咚咕咚地喝了一气儿。我说，大姐，你看今天用我干点儿啥吗？她说，活儿少，不用了。我说，那我就先走了。

第二天，我先到洗衣店，想问问活儿收得咋样。

进了铁皮房，看见老板娘坐板凳趴熨烫机上，我喊，大姐。

她抬起头，眼圈肿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也破了。

大姐，你这是咋地了？

昨天和你姐夫硌叽了两句。

他揍你了?

老板娘没回答，瘪着嘴看铁皮房的小窗外。

他因为啥打你呀?

老板娘摇头，刘言啊，以后你就不用来干了，你姐夫这不是回来了吗，手够了。

我说，他凭啥打你呀，我咋就不明白呢，这属于家庭暴力，你知道不?

老板娘说，唉，他就这驴脾气，说打就摞。两口子，哪有不打架的。

那他也忒狠了，打成这样了，都。

听姐的，你走吧。我也不瞒你，他和我动手，就是因为昨天你来了，他以为我养汉呢，误会了。

我说，那他咋不冲我来?

老板娘撇嘴，他敢吗? 跟你不惜外，说实的吧，他不是放出来的，整出事儿，他也怕局子来人抓他。

那他再打你咋办?

嗨，他还能老打呀，过两天，就好了。

我从铁皮房出来，在街上没头苍蝇似的逛了小半天儿，最后还是去了派出所。

警察和我先到了老板娘的家。

我叫门，那男人刚把门打开，俩民警一个箭步冲了进去，把他按在地上，铐住了。

警车很快开到了洗衣店，老板娘正在收活儿，看见我和警察进去，愣住了。

她也被戴上了手铐。

我赶忙说，警察同志，她是好人，你看昨天他还被丈夫打了呢。我请你们来，是抓她丈夫。

警察吹胡子瞪眼地，好人？他妈好人还窝藏逃犯?

老板娘冲我脸上吐了口唾沫，呸！你个白眼狼！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木了，欲哭无泪。脸上，老板娘的唾液无声地滑落……

那个铁皮房后来一直上着锁。泰山路扩道时，一群民工把它拆个稀巴烂，空架子被吊车拉走了，它占过的地方后来铺了彩砖，好看，空落。

62

老天爷总是给人活着的理由和机会。

我失去了洗衣店的收入后，意外之财奔我而来。也算不上完全意外，都是和写字儿有关的。牛波涛用我写的本子在省里的小品比赛中获了大奖，他跟着一个团四处走穴，回来后，给我分了成儿。他的几个演员朋友也陆续来找我，让我帮着写本儿。我的两篇纪实人物专访稿子，也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八卦杂志上发表了，并先后收到了还算厚实的稿费。

我离开学生宿舍，在附近租了个单间儿，像上了发条一样，进入疯狂的码字状态。

当然，也有消遣，就是去北行俊书装书店的茶吧。

一般是在下午，有时也在那里写东西，多数时候，就是喝饮料，免费看喜欢的书。这副反穿皮袄进牛棚——装犊子的德行，跟过去看的洋作家传记有关。据说，那些金发碧眼一身羊肉串味儿的家伙就喜欢在咖啡厅或酒吧里冥思苦想，或找人胡说以获得灵感。

这里除了有签名售书或讲座之类的活动以外，一般少有人来。估计，营业员怀疑我没安好心，懒得理我，我只能自己拿个假深沉的造型，独守一角。

赵盈盈和马彤偶尔到我新租的房子，说一些新鲜事，捎带手帮我收拾房间，还陪我去茶吧闲坐。

她们都是奉京人，也有各自的小圈子，听说在一起，就是玩儿游戏机、上网吧、去迪吧。她们说，虽然跟我混，也闹，但有安静的感觉，挺舒服的。

我想，不管哪个“代”的人，都是两面的。

春天来了，冻得硬邦邦的土渐渐松软，露出潮湿的颜色，像脾气暴的老爷们儿拥着自己中意女子时的心情一样。

我的收入虽然时多时少，但去茶吧闲坐的毛病算是给自己惯出来了。

我喝着雪碧，看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我惊讶于这个像吹糖人儿老汉似的家伙阴郁的想象力，书中那个“能喊碎玻璃”的侏儒似乎就有我们的影子，拒绝长大而又遭遇爱情。

而时间就这样安静地流淌，很不听话。

许久以后的一天下午，一个身材丰腴的女人无声地进了茶吧，斜倚在吧椅上，要了杯清水，喝着，和营业员聊天。

我看她背影，觉着熟悉。

63

我放下书，看她身后垂到腰际的长辫，辫梢系着鲜艳的红布带，我以此推断，她应该是个不入俗流的女孩儿。我把眼睛移到别的地方，琢磨究竟在哪见过她。

后来，在那听饮料还剩一多半的情况下，我走到吧台边，向营业员要红茶。

她侧过身，看了我一眼，又慢慢喝水。

想起来了，是上次和汪虎他们一起去屠宰场帮我报仇的什么周刊的记者。

我说，你好啊。

她笑笑，你是?

我说，你不认识我了？她虚着眼睛想。营业员捂嘴乐。

你是记者，对吧?

她笑了，算是吧。

啥叫算是吧，我跟你一起采访过。

年前，抓私屠滥宰那次，你自己去的，背个大包。

啊，呵呵，我替朋友去的。

你不在那家周刊?

我是他们那的特约记者。你，想起来了，你好像没采访。

啊……我不是记者，混子。

是吗？够牛×的，敢说自己是混子的一般都不赖。

我注意到她用了脏字，很自然的。

你有名片吗?

哦，我不用那个，要电话?

啊？啊，不方便就算了。

给我张纸，她对营业员说，然后，从包里找出一支水性笔。

她写字的样子真的很好看——罗罗。

名字这玩意儿挺有讲究，不光是受不受听的问题，还牵扯许多乱七八糟别的事儿，起俗了，容易重。太拽了，也不好，仨字里有俩大伙都不熟的，别人喊着也别扭——啊，赵那啥、李那个什么，费劲儿。许多名字很嘎，也容易记住，我就喜欢。比如我小学的音乐老师姓管，叫管风琴，特别恰当。还有个女同学叫岳玉，听着像罪犯不服从改造逃跑了似的。她妹妹叫岳晶，一听名就知道，准是个姑娘。也不能怪她们爹妈欠考虑，因为老家方言把“岳”说成“药”，所以不出门儿一般感觉不出来。还有在琢磨名儿的时候，没想到其他地区口音的，大学同学有个女孩，叫任静，也没啥毛病，偏偏喜欢她的那小子是营口大石桥的，天天傍晚从食堂出来，听他在女生楼外狂呼“阴——茎——”真是难受。

罗罗，这名字好。应该不会有太多重名的，也不像其他重叠名字那样听起来贱呲呲的，属于比较得体那类。但是，呼唤起来还是怪异，尤其懒懒的连读，特别像我国东北农村妇女喊猪到槽子边吃食时，半张着嘴，抖着舌头，呜啦出的动静。

之后的某天，我这样在电话里和罗罗交流对名字的看法时，她哈哈笑个不停。

她说，听书店茶吧的妹妹讲，你挺能装相。

对，我总去那“钓鱼”，不，是撒网。

捞着了吗？应该收获不小吧，你这么能说。

刚下手，你可以问书店的营业员。

我为啥问她们，呵呵，我可管不着这个。

你结婚了吗？

结了。

我拿着电话的手微微一抖。

64

手微微一抖，是被心跳刺激的。

没防备地得知意料不到的消息，容易让我这样的人发蒙。

汪虎说，电台最近给一家杂志社发了几期招聘广告，很适合你。

我带着简历和发过自己稿子的杂志、报纸去报名。

面试的人居然曾经在很早以前和我、武宁在一起吃过饭。

他问我武宁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在电视台呢。其实，我很长时间没见到武宁的人影了。听汪虎说，武宁一直对郁东庆和毛静扯到一起的事儿很伤心，现在还没缓过来。他怕了，怕老家的哥们儿再扰乱了自己的生活。有点迷信。

我没带毕业证书，因为他们要本科以上学历的，我是专科，不灵。

那人说我，你也够马虎的，应聘怎么连最重要的东西都忘了。

我说，这不幸亏遇到您了吗？要不然我还得回去拿。

他帮我填着表格叨咕，你是“人大”毕业的，对吧。

我说，您记性可真好。

我们在一个饭桌上时，他问过我是干嘛的，我和武宁让他猜，可能是我长得嫩，他琢磨了一会儿，说，肯定还是个学生。我们逗他，说，好眼力。武宁就顺嘴胡说，他是人大的。意思是“人民群众大家庭里的”。可这厮不懂装懂，还跟我们点头，不错，不错，这小兄弟我一看就不错——人民大学，好，出人才呀。他这么一来，我们倒不好再多解释了。

想起汪虎讲的一件事，有个长得文质彬彬的小伙儿去他们台实习，谁问是哪个学校的，他就说是“北广”的，也就是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叫法儿。在广播口儿，这名头比较砸人。后来他因为顶着电台的名义四处行骗，被公安逮住了，一揪底儿，大伙才知道，这小子是“北方广告学校”开除的。

面试快结束时，一个挺水灵的姑娘走进来，问了我一些对杂志的看法，我就胡言乱语，想博她几笑，她居然着了道，一个劲儿抿嘴笑，行，想法比较有新意。她说，你以后跑娱乐怎么样？我说，您是不是看我长得挺娱乐的。她笑得异常灿烂，我们重视这方面信息。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这家杂志社的副总编。

关于应聘，我想再多聊两句。许多人把它看得很吓人，我见过不少如信徒朝圣一般，沐浴净身还连着抽签打卦地把自己累个半死，才去比画的。说实话，我尊重这种人的真诚，不过，也感觉太事儿了，心理不够健康。我认为，只要别让招聘的人看着太窝囊就得了，当玩乐，有个游戏的态度关键得很。

汪虎和我的观点不一致，他重视行头，说，体面的外表，可以加强对方对你的信任。因此，在确定我那次要去面试之后，把我拉到了休闲服饰广场，声称自己要买两身衣服，结果，给我买了件带五角星的套头绒衣，和一双底儿像链轨一样的大头鞋，叮嘱我，一定去时再穿，换条干净牛仔裤。我要给他钱，他说，就当你到奉京有了第一份工作，我送的礼物吧。

收到被正式录用的通知，我先告诉了汪虎，又给牛波涛拨了电话。

之后，坐立不安，想让罗罗知道，可又给不出自己合适的理由，人家凭什么和我同喜？

我去了茶吧。

65

路上，遇到了马彤和赵盈盈。她们逃课出来逛街，好像逛得挺高兴，要拉着我去看一家专卖店门口拍巴掌招揽生意的男孩。马彤说，老帅了，我都迷死了。我好信儿，去瞧了瞧，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儿，的确挺俊，只是，身上有股很阴柔的气息。

我问，你们喜欢这样的?

赵盈盈说，啊，养在家里，多好啊，看着跟棵花似的。

我说，真他妈色！还有没有点儿大姑娘的腼腆样儿?

她俩在人行道上笑成一团，我冲着看她们的路人大声问，谁知道白宫往哪边走?

很多人吓得加快脚步，她们笑得更来劲儿了，哈哈哈哈，大哥，这是奉京。

我没研究过姑娘们的心理，但我知道一般老爷们儿在异性面前总是特别能耍，好像是一种本能，也就是原始性。在这方面，人不如牲口，动物受发情期限制，人随时犯骚。管不住自己的，就出问题；憋着的，就改成口头强奸或者意淫。除了装大尾巴狼装得特殊严实的，正常情况，男人聚到一处准说荤话，琢磨的大体都是谁谁好拿下，适合什么时候拿下，然后揣测人家被拿下的表现，在毫无遮拦的口腔快感中，扮演一次现实无法完成的施虐狂，要不就说自己多能耐，时间质量保证得都好。听他们吹吧，信了，医院男科就都黄了。跟女的在一起虽然嘴上带着刹车，但心里踩油门，只要身体情况正常的，各个那德行，要不怎么搞公关都安排妙龄女子呢。不是让她真豁出去，就是起个助兴的作用，把老爷们儿那点儿残存的豪情都勾搭出来。可是，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当药引子的或起到了激发作用的女人，肯定不是受启发那位汉子想娶回去当老婆的。

就是这样，我喜欢在马彤和赵盈盈面前装疯卖傻，换来片刻幼稚，但我这种怪态和博红颜一笑什么的无关。她们有一大把青春可以

用来挥霍，我陪着沾点仙儿气就知足了。不和她们搅和在一起，感觉不到自己还有那么多包袱；不和她们胡闹，似乎自己会很快老去。

我们还是去了茶吧，我告诉她俩，我马上要工作了。她们大惊小怪的样子，说必须请她们吃饭。

我问营业员，罗罗跟你们是不是很熟？两个姑娘就唧唧喳喳地问我，罗罗是谁？

营业员看着我笑，你嫌不够啊？说完看马彤和赵盈盈。

我说，她们是我妹妹。

营业员跟我兜圈子，那罗罗你想是你什么呢？

我说，就是随便打听打听。

营业员说，看在你是老主顾的份儿上，我还是劝你别胡思乱想了。

我说，没有，啥乱想，她都结婚了，我还能咋样啊？

营业员说，你不觉得你们年龄有差距吗？

我说，差不多吧。

营业员掩嘴笑，还说啥也没想呢，她35岁了。

我说，不会吧，看着挺小的呀。

营业员说，她保养得好，没孩子，听说，还不做家务。

我说，那可把她家老爷们儿坑了。

营业员说，她老厉害了，在我们这都搞了两次签名售书了，一本是摄影集，一本是散文，都特别好。

我说，现在有她的书吗？我没注意过。你们搞活动我嫌乱也没参加。

营业员说，摄影的应该还有两本，你去找找。

马彤和赵盈盈也过去和我一起找，唠叨，不就是罗罗嘛，看看啥样。

66

罗罗的样子好像一直没变。

她的摄影集里有一张十年前的自拍照，图片说明是“25岁的第一场雨”。虽然话写得有些傻，但我最起码知道了营业员的话确实没错。

杂志社安排我到体育馆采访一个颁奖晚会，是电台办的。

当天，居然下了场大雪。

我分到了五张票，给了马彤和赵盈盈一人一张，又给牛波涛送去两张。剩下的一张也用不上，我有证，就给罗罗打了电话，问她凑不凑这热闹，她说反正也闲着，就看看吧。

我像个票贩子似的站在体育馆门前，迎着雪等她。

雪花很大，但落下来就化了，乱哄哄的人群脚下脏得要命。

我猛然打了个喷嚏，震得肋骨疼，刚直起腰，就看见罗罗背着摄影包，一身鲜艳地走过来。

走到体育馆的台阶上，她说，你等会儿。然后掏出相机，照抱着一大束花等退票的孩子。

我又跟着她绕着体育馆转了好多圈儿，她看见有意思的人就“咔嚓咔嚓”按快门。

我说，你也带任务来的?

她说，没有，拍着玩儿，这么早进里面去多傻呀。

我说，你自己出来，你老公不能担心吧?

她说，老公？……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我说，我是觉着一男一女的这么转悠，让你熟人看见不好。

她笑了，你心里有鬼。

我说，我有啥鬼呀？是替你想的。

她说，用不着为我想，上次没告诉你？我早就离婚了。

我说，靠，那我不是有机会了吗?

她笑了，胆子不小啊，挺敢说。

进场时，她没亮票，径直和我一起从舞台场地的入口往里走，几个虎视眈眈的警察竟没拦她。

颁奖晚会实在没什么可看的，我在后台的休息室，和几个一直戴着太阳镜的歌星聊了些很下作的问题，就匆匆跑回到罗罗旁边。

舞台上的灯忽明忽暗，色彩斑斓，晃到罗罗的脸上，很生动。她几乎都是在听我说，时而，露出微笑。我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刺槐花香。

散场后，我们走了很远才打到车。她住在小南加油站附近，出租车钻进楼群拐了好多个弯，才到了她家楼下。我说送你上去吧，她说，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呵呵。

那天我睡得很晚，除了写现场，还胡编滥造了三篇长长的人物专访。

躺下以后才想起来，毛静白天给我打过电话，说明天早上要去北京，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专业课加试。

67

提到专业加试，就想到武宁。

他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报的是美术类广告专业。但在那之前，从没拿过画笔。仰仗着多次参加书法展，认识了一个比较崇拜他的小伙儿，长得和他很像，是一个师范学院的美术生。他把人拽到考场替他糊弄了素描、色彩考试。

武宁上大学和别人不同，是为了爱情。

他的那场爱情是在19岁。一次现代书法展上，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画家。他的胡说八道很被女画家赏识，便约他日后有时间，到自己生活的小镇去玩儿。武宁还真就去了。那位女画家托了一个短发、剑眉、大眼的女孩来接他，他当时就被女孩的精致的美给震住了。一聊天，还特别对路子，结果，女画家没怎么联系，他和这女孩倒成了武宁日记里很长时间的主人公。

武宁也算是阅人无数，但就在这姑娘身上栽狠了。

他得了癔症似的整天和我们唠叨，你们没见过她，就不知道什么叫清纯。

听曾经做过他中学同学的刘贤讲，武宁刚发育那会儿，也叫过春，挺凶的。因为一个“白白的大白丫头”，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就想跟所有和丫头说过话的男性拼命，他妈因为这个还特意给他转了学，怕他伤人害己。可是刘贤知道，武宁那一出，与体内变化有关，就像更年期的妇女总要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一样，多遗两次精，就败火了。

可这次不同，他除了祥林嫂似的和我们絮烦女孩的好，其他表现，则更像个酸腐的诗人。具体反应是，每天保证往邮筒子里扔两次信，还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那一句句比喻听得我们浑身发冷，“她带给我这枚儿童的蜜糖，仿佛我思念她的心”“她的眼睛宛若六月的溪水”……

在黄韬的资助下，他去过女孩家乡的小城，不巧的是，正好赶上人家去奉京考学了，他居然没皮没脸地从人家门口嗷嗷痛哭着跑回车站。

也是武宁命中注定有此番情债。在车站，他刚好撞见了买完票马上就要起程的女孩，女孩也是心软加寂寞，就把他也顺带着拉到奉京蹓达了一圈儿。

这下，武宁回来可有得吹了，那美术学院绿油油生机勃勃的，我们好像行走在童话里，远处是红得烫人的太阳。我靠，语不酸倒牙，他死不罢休。

姑娘当年在考学状态中，又缺少贴心人，只好把一肚子酸词滥调往他身上招呼，而他非常配合地失去了深厚的文字鉴赏力，被拽入类似现下“小资”那种格调之中，晕晕忽忽。

最哏的是，姑娘把9岁时尿过炕的经历都跟他说了，但却不承认也不否认俩人之间是男女之情。

武宁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竟然从中领悟了什么是瞬间美丽——每次见到她时，一搭眼的感觉。

姑娘在考了四次终于念上美术大学的第一年，有了自己真正的男朋友，而武宁并不认为这阻碍他追求的步伐。他经过锻炼、自我洗脑，迷恋的是那“瞬间美丽”了。他希望自己能够经常感受到这种被电打着的滋味，可是，次数太少。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这话谁说的？以前听着有股傻乎乎的装蒜味儿，但从武宁那里，我知道，它偶尔还是应验的。武宁就是时刻准备着要和姑娘好到一起的，在期待的漫长中，他玩味着自己的悲喜，最后，看见了光亮——离姑娘所在大学不远的一所艺术学院招生了！

武宁拿着印有招生简章的报纸四处圈拢，走，和我一起去上学吧，能改变命运，还能看见那个六月溪水般清澈宁静的女孩。

68

我起得很早，送站。

实际上，没什么用得上我的，毛静的父母都去了，她的行李办了托运，零碎的杂物很少。

她算是孤注一掷了，没考试呢，这边就全辞了，要到郁东庆那里落脚。

我知道，毛静让我来，是送给自己的一个仪式。她会在将来，对自己说，在告别奉京的一刻，有亲人朋友在身边。没有出门远行的人，不会知道它对于选择离开的人意义何在。就像祝福，是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但很少有人不喜欢。它改变不了什么，只能代表一些善良的心情，可是，能温暖听者的耳朵和记忆。

我当初是自己上车的，但我不想再看到任何朋友孤独地奔向外面。那滋味儿，并不好。

和她一起去参加考试的，是她一位女同事，五官都长得特大，还有些妖气，听说报了中戏的表演专业。送她的是她男朋友——汪虎他们电台那个讲鬼故事的家伙。

我站在双层列车外，透过雪亮的车窗看坐在里面的毛静和与她同行的女人。

毛静笑得很甜，我从她的眼神儿中，看到了自己冲出家乡望海时的光芒。

坐在她身旁的妖气女孩，上车前还咄咄逼人的样子，现在已经哭成泪人了。她的男朋友笑着向她挥手，她小嘴一撅一撅的，车启动前，她的眼睛已经肿了。

她男朋友和我站在月台上抽烟，偶尔看她两眼，说，就这样，有点儿事就哭天抹泪的，管不了了。

说完，听到铁路工人已经吹响了起车的哨子，我们向后退了退，他又笑呵呵地扬手。

火车“晃荡”了一声，毛静笑眉笑眼地慢慢朝我们摇胳臂，学电影里的慢镜头。

她妈眼圈闪着泪花，他爸笑得挺夹生。

鬼故事大王神采飞扬地甩了个飞吻，随着列车前行，他那妖气女友凶狠地拍打了很多下窗户，仿佛生离死别。

走出火车站，我们打车去了电台，找汪虎。

我问汪虎，怎么没去送毛静?

汪虎说，送别宴吃了五六顿，看见她都腻味了。

我说，你啥时候去？那边不都有人安营扎寨了吗?

汪虎笑了，不去，谁爱去谁去，我觉着在家待着……挺好。

我说，你就装吧，有你后悔的。

中午，我、汪虎，还有鬼故事大王在一家抻面馆吃饭，聊得正欢呢，一帮小孩凑过来，找鬼故事大王签名，得到的，欢呼雀跃着跑了。原来这附近有个小学校，不少孩子都是鬼故事迷。跑回去的孩子，报了信，不大一会儿，小馆子里被挤得水泄不通，孩子们叽喳乱叫，有的都脱了毛衣，叔叔你往这写——把小背心举起来了。

我和汪虎到外边抽着烟等他，汪虎说，看见了吗，这就是名人过的日子。

我说，牛×。

汪虎想反驳我什么，顿了顿，改口了，是，牛……你想要的是不是就这样?

我说，比这得严重。

下午，我回单位交稿子，编辑问我，能搞到图片吗？咱摄影记者包丢了，片子一张没保住，说你还带了个照相的。然后，露出挺猥亵的笑。

69

我说，今天的故事开始了。

罗罗在电话那边笑出了声。

我说，昨天你拍的照片能借我用几张吗？应急。

她说，都是场面，没有单人的。

我说，行，你在哪？我过去取，先谢谢了。

她说，都是数码片子，发到你邮箱就得了，你不用过来了。

我说，谢谢了，我收完片子，交给编辑之后，马上请你吃饭。

她说，你能不能不这样假兮兮的？

我说，我是很真诚的，本来就应该谢嘛，你帮了我们的忙，我这是代表组织的。再说了，请你吃饭有什么不正常的吗？假吗？

她说，要是真的，那就改天吧。

我说，你有事儿？

她说，没有，只不过觉得这样一点小事，被你请了饭，没劲。

我说，那不是因为这个，就当朋友请，你能去吗？

她说，可以考虑。

我们去了北湖公园旁的一家川味火锅店，我发现她特别喜欢吃芍粉和黄喉，吃芍粉时，用筷子夹起来，举到与眉同高，然后侧头，轻轻吹一会儿，放到酱料碟里，搅匀了，再晾片刻才送到嘴里。

她问我，怎么老盯着我，我又不是菜。

我说，秀色可餐，看你吃东西的样子挺可爱的。

她说，别的时候不好吗？

我说，都好，随时看见都养眼。

她说，嘴真甜，肯定没少骗小女孩儿。

我说，没有的事儿，你怎么总是把我想成花花公子啊。

她说，那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说，这可是你说的，你承认了。

她笑，我说什么了？开玩笑呢，我弟弟都比你大，你信不信？

我说，年龄是问题吗？大野洋子还比约翰·列侬大七岁呢，不也好得一个人儿似的吗？

走出火锅店，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逛，我告诉她，我刚到奉京时候，晚上就经常在这片晃荡，还到公园里面偷窥，练得一眼就能盯出哪对儿是情侣、哪对儿是破鞋、哪对儿是卖淫嫖娼的。她说，那今天你带我去看看，你帮我指着，把这几类都拍下来。我说，你这是侵犯人隐私，犯法。她说，那好，就拍卖淫的，当新闻暗访了，反正你能分辨出来。

70

北湖公园的人造湖里有半个月亮，和天上的呼应着，很亮，静得让人窒息。

我们慢慢地走，不时停下来看看，到处是朦胧的树影，枝丫还枯干着，坚挺着刺向漆黑的天空。

大概是天冷的缘故，没发现我过去看过的影像。

我们往外走时，我有点儿累，又总想抓她的手，但始终犹豫。

快到西门的时候，我说，你最近写东西了吗?

她说，在给几家杂志、报纸写专栏，基本上都是一周一期的。

我问，什么内容的?

她说，就是小情小调之类的吧。

我说，有那么多可写的吗?

她说，骗钱呗，得生活啊，谁不需要生活?

我迅速把她搂到怀里，我让你感觉个真实的……生活。

她往后闪，适得其反，差点跌倒，我扶住她。

她没再挣扎，她的脸和唇冰凉，我拼命要把舌头挤到她嘴里，可是被她的牙齿挡在了外面。我们就那样僵持了十多分钟。我很近地看着她狐狸般的脸，她轻轻闭着眼睛，不像陶醉，似乎在休息。她的眼睛很长，眼角有一点向额头上挑。我再次闻到了淡淡的味道，犹如刺槐花香。

她坚持着没再让我送她回家。

那次颁奖晚会的报道，单位领导挺满意，主要原因就是我避开了报纸类的新闻，瞎编的明星专访也被多家网站转载，另外，图片角度也是绝对的独特。社里一个叫刘树的摄影记者和我成了朋友，因为我在争取罗罗同意的情况下，把照片都算在了刘树的名下。

在那之后，一个来自台湾的大舌头歌星到奉京开了个人演唱会，我也作了跟踪采访。

在那个能容纳6万人的体育场，我算领教了什么叫偶像的力量，很多孩子远远地喊他的名字，喊爱他，把嗓子都喊失声了。我根据上次采访颁奖晚会的经验，告诉刘树我要什么片子，他很听话地配合。

听说，罗罗也来了，但我没有遇到她。

从北湖公园分开后，我打过几次电话给她，她总是找借口推拖，不和我见面。

我想，可能是我太冒失了。

从体育场出来，要打车的时候，看见了牛波涛和周一健。

牛波涛剃了光头，满面春风的，说刚拍了一部古装戏。过来凑热闹是因为周一健听别人说，这场演唱会的舞美和灯光都特好。

牛波涛说，刘贤最近要到奉京来进书。

我说，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他说，可能觉得你工作忙吧。

我说，还是你这样的自由人牛。

周一健满脸埋怨地接话，牛什么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牛波涛愣了一下，含糊着，可不是……哎呀，钱不好挣啊。

我问，现在几点了?

周一健抬手腕，看表，十一点。

我看见周一健手腕上亮闪闪的，这是欧米茄吧?

浪琴，还不到二十万。

我和牛波涛哈哈大笑，周一健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71

刘贤在图书批发市场挑书时，我们也跟着看，发现他的选择太接近自己的爱好。

牛波涛说，你净可着自己的口味进书，运回去还能有人买吗?

刘贤说，改变一下咱们望海人的读书习惯和品位。

牛波涛表情夸张，哎我操——使命感挺强啊！

刘贤笑了笑，露出东倒西歪令人称奇的满口怪牙，有些自嘲的味道。

牛波涛请客，在一家酱菜馆吃饭。一进门，他就高喊，我先说好了啊，超过五十块钱的部分得刘言出。

我说，这哪像个戴二十万块钱手表人的老公啊?

牛波涛解释，哥们儿也没办法，兜里就七十，还不得留俩打车钱儿? 自从把工作扔了，你嫂子就盯上我了，花钱得记账，挣钱得交她。

我说，好家伙，刚出虎口又入狼窝，你就是叫人管着的命了。

跟他们提了提罗罗。刘贤撇着嘴问我，你认为合适吗?

牛波涛说，你是不是就找个人填空啊?

我说，还真有点儿动心。

牛波涛说，动心? 咱这帮人动心的事还少吗?

我们又提起了武宁，说武宁为那个短发、剑眉、大眼如六月溪水的女孩都跑奉京来了，那才是真动了心。

在学校，武宁公开宣布，喜欢美院的那个女孩。女孩的男朋友都要跟他急了，他还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劲头——怎么地? ！就喜欢！爱谁谁！

过了很长时间，女孩给他来了个精神转移法，帮他选择了一位他们学校表演系的同学，他这才稍微放放手。要说武宁也会整，天天跑到表演系女生那里，讲他如何追求短发女孩的故事，添油加醋，什么

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祝英台、张生崔莺莺、罗密欧朱丽叶都没他那个更催泪，把个女同学听得神魂颠倒，为能认识这样一位情圣并有可能相恋喜不自禁。武宁每次去讲故事还都不空手，虽然没拿枝花，但也都带个西红柿拎根黄瓜什么的，女孩本来就不严实的心扉没多久就被武宁给砸开了，这女孩就是携武宁血汗巨款潜逃的人。

跟刘贤、牛波涛说不明白为什么就喜欢罗罗。其实，跟谁我都说不清。

我从前一直说讨厌狐狸脸的女人，看起来太风尘，不放心。而且，我天生有股大男子主义，觉得爷们儿不能比自个儿媳妇差了，要不然没法过日子，低气。可是，这些在罗罗那儿都不灵光了，我什么都不在乎，就是她离过婚我认为也挺正常的，有什么呀？不就是曾经办过个手续吗？能怎么地呀？多少没迈过这道坎儿的姑娘不也都有这个事实了吗？还不见得经历得少。婚姻在现实里到底算怎么回事？想来想去，就是给做爱一个合法证明，给以后生孩子上户口提供个方便。其余的作用太坑人了，一旦结束，再找，不能按原装的算了，开过线了，有个补丁恶心着你。反正这一条要从正面意义解释，也是对形成婚姻关系的人的一个保护。可万一离了，就被大家伙划另一个堆儿去了。

我要把罗罗划回来。

72

我们工作主要是月末那些天，平时非常闲。

一般编辑、记者都有兼职，领导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方面我还算舒心，采访时遇到其他杂志的记者，听他们聊，几乎天天奔波，各个都有广告任务，和别人吹，人五人六的，可私底下到处低眉顺眼地找企业谈业务，不容易。

前些年，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把很多圈里人都牛得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真把自己当人看了。可如今风水变了，有人干脆说，记者比妓女都多，这行业也越来越不景气。唯一站在老观念阴影里的就剩下混在旧体制内的老记者了。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人养着，旱涝保收，改革后的都市报、晚报、期刊，只能累得鳖犊子似的自己找新闻。竞争激烈，本地的七八份报纸杂志摆在地摊上，任人宰割，看着哪个好吧，被相中得多，生存的几率就大，还有可能被哪家大的报业集团相中，招到旗下，当干儿子，就算撑上了大伞。长时间没人理，准保死定了。这就是走市场，跟在国外作应召女郎差不多，漂亮、嘴甜、招人疼，回头客爱找你，你就能赚更多；点子正，再被哪个二百五收养了，得，虽然名分不好听，但衣食无忧了。要是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身上土渣子拉不净，嘴还硬，那彻底完了。

杂志在奉京还算能凑合着混日子，因为办得相对少一点。

我也是傻人傻福，一竿子就插这种地方来了。可是，时间稍长，心里还不是滋味，这活儿太不过瘾。你总不能把那些娱乐界的星啊腕儿啊写成小说发表到杂志上吧？八卦新闻也是有它的游戏规则的，不能有文学性，不能有思想，越是看着不用过脑子的东西才越受人待见。当然，糟践人家或拍人家马屁，也都得讲究技巧，让大伙看着好玩儿，还不能把明星真惹急了。话是那么说——“盼着他们跟咱打官司呢，告吧，告了咱就出名了。”可事实上，真叫人咬住了，不撒嘴，就直眼了，那只能成为同行采访的猛料了。没人愿意这么助人为乐。

还是希望自己能悠闲地写写小说。

玩儿笔杆子有挺多种，做个生产垃圾新闻通讯的记者是最低级的。

我和罗罗在一家串店这样说。

为说出这番话，我已经傻呵呵地在她家楼下站了两天了。

罗罗说，你要是认为自己有那能力就那么干呗。

我说，等我再攒两个钱儿，买台笔记本的，到哪都能写。

在罗罗眼里，我还是个浑身热血沸腾的小伙子，来缠着她，也不过是一时兴起，过劲儿了，或是被臊一阵子就冷静了，甚至忘了。

她跟我说出了这层感觉，我立刻急了，小声说，你也别太自以为是，好像什么都能看明白似的，我现在的感觉，你根本就没体会。我要是憋的，有的是花钱的地方，要愿意泡妞儿，身边也不是没的可选了。

她说，那你干吗不去选?

我说，因为我喜欢你。第一次看见你穿着花棉袄出现，就觉得特别美。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能给我根儿烟吗？她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长长地吐出一条笔直的烟雾。

我头一次见到她抽烟，很熟练的样子。

我们本来喝的是可乐，我让服务员换了啤酒。

她问我，能喝吗?

我说，一瓶，肯定就高了。

她说，我也那德行，咱就要一瓶吧，喝多了，不好。

我说，无所谓。

她说，那就喝吧。

我喝得很急，一口一杯。

她说，你还是慢点儿吧，脸都红了。

我不做声，继续怒饮。

有句话－－前生五百次的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的确爱你。

说完话，我趴在串店饭桌上昏睡过去。

73

只经过几场雨，夏天就来了，干热。

我和罗罗有不错的进展，偶尔能在一起逛逛街，手牵手。

她白嫩得像个婴儿，气质比我还年轻。

有同事看见我们，回头在单位告诉我，你和媳妇看着真般配。

我美滋滋的。

罗罗不让我送她上楼。

每次到门口，她就说，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吧。

74

马彤通过他爸爸的关系，趁暑假的时候来我们单位实习。

她总是跟着我，和摄影记者刘树也混得特熟。

马彤说，刘树在追我。

我说，你看着办吧。

一个周末，刘树说，想去望海玩玩，也拜访一下我的父母。我答应了。他说，带着马彤。我想了想，说可以呀。马彤要找赵盈盈一块儿去，可赵盈盈得了急性肠炎，根本出不了家门。我想，如果罗罗能去，就再好不过了。但罗罗这时候在黑龙江伊春的一个小木头房子里，给人家写一部青春剧的本子呢。

没办法，只有我、马彤、刘树三个人。

因为去车站的路上下大雨，很多街道汪水，塞车，我们都迟到了，没有买到车票，只好混着挤上一列长途火车。本来要补票，但车上实在动弹不得。我给黄韬打了电话，告诉他多买些站台票，把我们接出去。马彤说，你可真高。我说，什么呀，这是上大学时别人教的。

到望海，我们先看望了我的爹妈，放下随身携带的包裹，就去“大花”凶狠地暴吃了一顿鸡脆骨，然后分配住宿地点，我和刘树到我家，马彤到黄韬家。

我家当时有两处房子，一套我父母住着，另一套本来是准备给我和施小君当新房的，但现在闲了下来。我带刘树去了空房子，一人一屋。

我给罗罗拨了个电话，告诉她现在已经在家了，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另外一个编剧到她房间来喝酒，正聊着呢。我问，男的女的？她说，当然是男的。我说，那你们好好聊吧，晚安。放下电话，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起床，和刘树先到黄韬家，马彤正在洗澡。黄韬告诉我，你这小妹妹太爱干净了，从昨晚到现在洗了四遍了，奉京人都这样？我说，她可能是热的，你海涵着点儿。

刘树去黄韬的书房看黄韬的篆刻作品集，黄韬和媳妇给我们准备早饭，这当儿，马彤擦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了，到我旁边咧嘴傻笑。我说，你不是在奉京没洗过淋浴吧？怎么跟过瘾似的？她有点儿不好意思，不就冲冲凉吗？我说，人家黄韬现在有根橛子还在大肠里硬憋着呢。她乐了，往四下瞧了瞧，看没人注意，飞快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顿时就傻了。她笑嘻嘻地说， 行了吧？别说我了，今晚我去你家住。我说，你拉倒吧，我们家可没有洗澡的地方。

75

没有云，漫天晃眼的湛蓝。

我们租了两个泳圈游出很远，直到都没了力气，感到海水清澈冰凉。

我说，我有一个女同学，他爸特别爱她和她妈妈。许多年前，她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一家人来这个浴场游泳，她爸就像黄韬推着你那样，边游边把趴在汽垫上的我同学，还有她妈妈带到海最安静的地方，他们随身还带了个大西瓜和一把小刀，放在网兜中浸在水里，这样瓜瓤就很凉。后来，他们切开了西瓜，准备搭着汽垫吃，在分块儿的时候，汽垫被小刀刺破了，三个人里，只有她爸爸会游泳，所以，当时就乱了。她爸爸一会儿救她，一会儿救她妈妈，还声嘶力竭地喊人，结果，人来的时候，她妈妈已经不行了。这个意外，后来变成了刑事案件，她爸爸被抓了起来。据说，她爸爸承认是自己故意要害死妻子，就是因为太喜欢她，怕这样的日子不能常在，所以选择了在最美的时候结束。这种说法，在那个年月简直就像离谱的传说。可他爸爸跳进了自己的设计之中。我的同学宁愿相信，她爸爸那么说就是为了追她妈妈而去。

刘树和马彤都张大了嘴。

黄韬说，这故事你以前给我讲过吗?

我说，肯定没有。

这是罗罗讲给我的，有关于她自己的从前。

她说，小时，她家在山东一个靠海的小城，出了这件事以后，她被大姨带到奉京，上学，工作，结婚，辞职，离婚……

我仅仅是自作主张地更换了故事主人公的身份。

刘树能喝也爱喝，在“香梦”，和二老胡拼上了，俩人棋逢对手，你来我往之间，喝得昏天黑地，双双尿了裤子，还在大声叫嚣，“谁不干——谁家死人！”

我和黄韬、刘贤是把他们分别抬回家的。刘贤说，二老胡这一年多压抑得太狠了，今天是个释放。我说，刘树什么时候喝，都这么情绪高涨。黄韬说，要是大老胡、牛波涛也在，就更好玩儿了，都能灌抽过去。刘贤笑，那咱仨可就惨大了——怎么背啊？哈哈！

马彤留在我那儿，死活不和黄韬回去，估计是我早上的提醒刺激着她的自尊心了。

后来，黄韬和刘贤走了。

刘树呼噜打得震天响，开着窗户，楼上的邻居直敲暖气管子。

我到晾台上，给罗罗打电话，响了很长时间她才接，说正写得兴奋呢，问我玩儿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那男编剧没再找你喝吧？她呵呵地笑了，喝完走了，也写去了。我醋了吧唧地说，每天业余生活还挺丰富。她说，你不也不错吗？我说，还行，也跟一个妹妹喝酒聊天呢。她说，你就别耍小孩脾气了。我说，不信我可以让她和你说两句话。她说，算了，不听了，祝你春梦了无痕。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马彤过来，满嘴喷着啤酒花味儿，说想起我白天讲的故事有点儿害怕。

我说，你就别给自己耍流氓找遮掩了。

她举着小拳头打我，我搪开，人家刘树可正追你呢，我和他现在也算朋友，是吧。

马彤说，他追我是他的事。

我说，不好吧，咱也是哥们儿啊。

她顿了顿，问，你喜欢我吗？

我说，喜欢，你和赵盈盈我都喜欢。

她说，这不就行了吗？

我说，这怎么就行了？

她说，有感觉啊。

我说，没听人说吗，喜欢和爱是两回事。

她说，现在还有爱这回事吗?

我说，你今天是喝蒙了。

她说，没有，我喝得不多，按你的标准，爱不就是“单吊”一个人吗？我和赵盈盈都觉得你很好，我们要平分你，所以，这肯定不是“爱”了，对吧。

我说，以前没听你们说过呀。

她说，我们做得不够吗？说着话，她眼泪泉水似的涌出来了。

酒精似乎对我们都起了作用。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她再不说话了，肩膀一耸一耸地哭，我把她揽到怀里，尽量像个大哥一样哄她。她撅着嘴停止了哽咽，梨花带雨地看我。我觉得她呼吸很热，但眼神明亮。我情不自禁地埋下脑袋吻了吻她的眼皮和脸蛋。她很温柔地抱着我的脖颈。我说，睡吧，明天咱就回奉京了。她抱我的胳臂加了把劲儿，说，不……再坐会儿。

窗外夜风习习，吹进来却并不解热。我说，我都出汗了。她很调皮地笑，然后，亲我额头上的汗珠，顺着汗的流向，缓缓移动嘴唇，到我的耳际，突然吐出了舌头，很滑，很湿，甚至有些响亮地荡来荡去，很有力量。我把她紧紧搂住，回吻她，比她更热烈……我想到了罗罗，又突然想到了曾在这座楼下久久伫立的温璇，我顿时疲惫不堪，浑身松软。

76

买车票的时候，我让刘树和马彤在候车室门前的石柱旁等着。

回来，看见马彤正低头倚着大柱子，刘树两手撑着柱面，用胳臂把她挡在中间，深情款款地说话。

我想和他们开个玩笑，悄悄地绕到了柱子的后面。

马彤很小的声音，咱俩还是应该买票，这回来玩儿，让他花得太多了，过意不去。刘树说，没事儿，他就那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小地方出来的人，假实惠，给他一次臭显摆的机会，他得偷着乐。你没看昨天他那帮哥们儿吗？一个德行，歪瓜劣枣似的，还装，叫我震住了吧，一群傻×。马彤说，你别这么说，人家好赖也是请咱呀。刘树来劲儿了，你还真没见识，这也叫请客？靠，啥玩意儿！反正也可能小城市人就这水准，切，回去我带你吃饭去，你看看那是什么档次。

我险些气昏过去，稳了半天神儿，走到他们旁边，给你们把票买好了，你们一会儿坐车就走吧，我临时有点儿事，就不跟你们多聊了，我赶半夜的车。刘树说，啥事儿这么急呀？用我帮忙不？我说，小地方傻×的事儿，你整不明白，还是走你的吧。

我给罗罗打电话，问她，你对小城市人咋看？

她说，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没什么看法啊，人嘛，哪的都一样。

我说，不对，我觉得奉京人不是很瞧得起外地人。

她说，你受什么刺激了吧？

我说，的确遇到点儿事，但以前也有这感觉。

她说，你还是去的地方少，你不爱听我也得说，奉京人相对还是不算排外的，有的是地方的人瞧不起外地人，但话说回来，这排外的，也不是全部。

我说，他们凭什么牛啊？把事儿整明白的、办成的，有几个是他们当地人？

罗罗说，这没办法，你也管不了人家怎么想，对吧。成功了，把成绩摆他们眼前，你自然就挺起来了，站稳了。再说，你别总这么乱想，活的是自己，又不是偏要给谁看。

我说，不，我非得让他们看看。